

风泪眼

作者：从维熙

第一节 第二节
第三节 第四节
第五节 第六节
第七节 第八节

这儿是苇乡，遍地是铁秆芦苇。

时正初秋，芦苇绿转青黄，密不透风、厚如墙垣的芦苇塘，到处飞舞着灰白色的芦花。它比春天的柳絮片儿要大，比天上匆匆行走的云片要小，灰蒙蒙地在芦苇塘的上空飘来荡去，似在宣告着绿色的夏天已经过去，萧瑟的秋天已经来临。

前几天，苇乡下了场秋雨，由于芦苇遮天蔽日，虽经秋阳几日酷晒，芦花荡里的盘肠古道仍然是泥水汤浆。车辙里江着积水，蛤蟆从积水中伸出尖尖嘴巴，瞪着圆圆眼珠，嘎嘎地叫个不停。驴、骡、牛、马的粪团，被路面洼田里的泥水湮开，像是被撕碎了的粗纸，又像宴席上盘中的口蘑，零零落落地浮在水面上。绿头苍蝇、黑脚蚊子、黄斑牛蛙如同高质量的空降伞兵，准确无误地落在这些粪团上，拼命吸吮着里边的什么东西。偶尔萧瑟的秋风从苇塘的间隙扫进来，粪团被风吹得微微蠕动，那些食客就像是舟上的乘客，一高一低地起起伏伏，任粪团把它们载到任何地方。

靠近道边的地方，泥多于水。泥浆里横七竖八地露出枯黄的苇叶，如同猪圈的稀泥塘里掺进去的谷草。这是劳改队出收工踩出来的道路，地边的苇子被折断，像森林的倒木一样，伸向四面八方。泥浆里留下各式各样的脚印：水靴底印在上边的一道道波纹——那是劳改队长走过这里；胶鞋底印在上边的星星——那是荷枪的警卫走过这里。但留在这条泥泞路上最多的，是赤着脚板走过的脚趾骨印儿；如果一切古老的工艺品都比现在的东西要值钱的话，这些脚印则价值连城，因为这些脚骨的印记，更像老祖宗类人猿捕猎时留下的天足印迹。有的是平足大象脚，有的脚形弯如弓，有的趾骨印儿抱成一团，形若春兰吐蕾，有的细长的趾骨印伸展开来像秋菊的花瓣。但这些东西都不因其原始，而比穿鞋人留下的印迹更值钱——因为这是被打入另册的中国公民留下来的。

这天，秋阳高照，盘肠古道上走出来一个赤足人。稍仁立了三两秒钟，从芦花荡里又出现了一个荷枪的士兵。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向前走着，枯黄的大苇塘里只闻鸟啼，却听不见人语。好像这两个人一个患了喉炎，一个生来就是哑巴，偶尔听见“叭”地一声，那是黄斑牛虻吸吮人血时，行者巴掌拍击在腿上或脖颈上发出的单调声响。

秋阳已然爬起老高，盘肠的泥泞路上才刚刚漏进去一缕阳光。两个幽灵似的影子在阳光下开始露出清晰的轮廓。前边这个赤足人，身量瘦高瘦高的，他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浅灰制服，上衣五个纽扣有三个解开着，露出来溅着泥点的紫红色绒衣；下身灰裤挽过了膝盖，膝盖以下的小腿，裹满一层稀泥巴。乍一看，如同民国年号士兵缠着的黄布绑腿。这倒也好，省着牛虻往腿上落了。走近了细看上去，这小子脸庞长得还够秀气的，白净净的脸上鼻梁隆起，两眼眯眯地带着笑意。大概是想起什么有意思的事情，走在这条泥泞路上还挺开心。那神气，就好像是这一带苇乡的后生，过银钟河去相亲似的，喜眉笑目中带着凝思——谁知道他有什么可喜的呢？！

“快点走！”他身后那个武大三粗的士兵一声吆喝，打碎了芦花荡里的沉寂。

“是！”

像饭锅上的热气，没过上三分钟，他的脚步又慢下来了。他顺手揪了片苇叶嚼了嚼，

想从里边吸吮点水分润润喉咙，苇叶干涩得如同木屑，他把苇叶扔进了泥塘。

后边的士兵同样干渴，他喉头上下蠕动了两下，把枪从左肩倒到右肩上，继续催促着赤足人：“索泓一，俺叫你快点走！你耳朵里长老茧了？”

“这家伙不是个河南兵，就是个山东兵。”索泓一从那个“俺”字上揣摸着相送他的士兵。他又扯下一片苇叶，用手捏成一个小口笛，开始“嘀嘀哒哒”地吹奏起来。他先吹《雨打芭蕉》，又吹《彩云追月》，引得苇塘里的苇扎子鸟，叽叽嘎嘎地叫唤起来。索泓一换了口气，吹了一阵豫剧《三上殿》的牌曲，又转换成了山东吕剧《姐妹易嫁》的锣鼓调。

那头戴五角星军帽的士兵，不再催他快走了。

“班长（劳教成员和解除劳教的就业人员，一律称呼警卫为班长）！你是河南人还是山东人？”索泓一顺水推舟地和那士兵攀亲，“我老家是山东和河南交界地方的人，班长你无论是山东人，还是河南人！都是我的老乡。”

士兵拒绝回答，以显示穿鞋人和赤足者中间的距离。

“班长！聊聊天么！到银钟河对岸的金盏乡，路还要走好一阵子呢！”索泓一回头看了士兵一眼。

绿色帽檐遮住了士兵的眼睛，索泓一没有看到士兵的表情；但他明显地感到士兵的脚步也慢了下来——他俩都累了。正好苇塘边上有个馒头形的土岗，索泓一没有得到士兵的许可，便稀里哗啦地揪了一把苇叶，铺在坟坡上：“班长，坐一会儿吧！”他一屁股坐在泥地上，把铺着苇叶的地方留给了士兵。

身材魁梧的士兵没坐在铺苇叶的地方，却坐在了土岗的另一侧。他卸下肩上背着的步枪，把枪抱在怀里；摘下军帽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擦额头上的汗。索泓一跷起屁股，挪到士兵身边，自我释疑地说：“我不能坐在土岗那边，这土岗像座珠穆朗玛峰，班长看不见我，我要主动接受班长监督。”

士兵本能地把步枪从怀里挪开，放在索泓一伸手够不到的坟坡上。

“班长警惕性真高。”

士兵把皱巴巴的手绢塞进裤兜里。

“班长入伍几年了？”

士兵戴上军帽没有回答。

“班长！你看过我的演出吗？”索泓一喋喋不休地说，“春节，‘五一’，我在场部台子上演出过魔术（大变活人），你们连长还把我请到连队，让我给你们专门演出过戏法（仙人脱衣）。”

“那是警惕劳教分子，从五花大绑的绳套中逃走！”士兵开口的第一句话，就指出警卫连看他变戏法的严肃意义，“其实，你那一套玩艺都是假的；就是有人真能逃脱法绳，他跑得像一蹦三条拢的兔子，也快不过子弹。俺们手中步枪，哪杆也不吃素。”

“请放心，我不会脚下抹油溜号的！”

“你跑俺也不怕！”士兵神色庄重地看看坟坡上的步枪。

“班长！你别吓唬我。”索泓一诡秘地笑了笑，“我要是真想跑太容易了，只要往大苇塘里一钻就没影了。你的子弹往哪儿去瞄准？熬到天黑，我游泳游过银钟河，那边就是自由世界了！”

士兵的脸马上涨红了，连脸上一颗颗粉刺苞儿都像是充了血，他扭过粗壮的脖子，认真地打量了索泓一半天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你别调歪，对付不老实的牲口，俺口袋装着嚼子哩！”士兵从腰间拉出一条盘好的细麻绳，在手里掂了两下。

“班长，你……您误会了。”索泓一连忙摆手说，“俗话说，咬人的狗不叫，汪汪叫的狗不咬人，我要是真想溜号，还会事先向班长挂号？”

士兵半信半疑地瞥了索泓一一眼，心中余悸尚未消除。

“班长！您可千万不能捆上我走。我是农场右派队第一个解除教养摘掉右派帽子的人，我到河对岸金盏乡，为明年春天第五届普选去画墙头宣传画的，您背着枪跟着我走，就够扎眼的了，要是再捆上胳膊……”

“那你就规矩一点！”士兵训斥着他，并把那捆细麻绳重新夹在他的腰带上，

“走！”

酷夏似乎不愿意让位给秋天，在这两个行者身上，施展着火热的余威。士兵把那顶军帽已经推到后脑勺上了，汗珠还是从他粗硬的短发里渗出来；索泓一把那两颗尚未解开的纽扣解开，后来干脆把灰白色褂子脱下来搭在胳膊弯里，只穿着那件紫色的薄绒衣。

溅满泥巴的前胸后背上，隐隐约约地露出来一个字：奖。

“你还受过奖？”这个字使士兵对他的热度略略回升。

“怪吗？”

“在哪儿！”

“居庸关外的一个铁矿。”

“居庸关在哪儿？”

“长城脚下。”

“那也是个劳改点？”

“反正也有你这样的班长，给我们站岗！”

“你在那儿下井开矿？”

“不，我在井上烧石灰窑。”

“俺没入伍前，也烧过石灰，一天下来，个个都成了白脸曹操！”那士兵此刻似乎忘记了穿鞋者和赤足人中间的鸿沟，有滋有味地说，“先拿撬棍把石灰石从俺家乡伏牛山山坡上撬下来，大石头滚下山坡，举起十八磅的大油锤把大石头破开，然后像蚂蚁搬山一样，把破碎了的石头码进灰窑，点火开烧。”

“噢！”

“冬天干那活茬倒不错。把玉面饼子往窑顶上一扔，不须一袋烟的光景，上边就烤出一层焦黄的嘎渣儿！”士兵咽了一口口水，神往地说，“俺们河南伏牛山一带，年轻后生和扎辫子的妞儿，十个里有五个会干这营生！”

“噢！”

“你欢喜干这营生吗？”士兵问道。

“喜欢。”

“俺想，你不喜欢这活儿，劳改队也不会奖给你这件绒衣了！”士兵为索泓一的回答印证了自己的判断，而有些得意。他快走两步，沿着苇墙另侧和索泓一走成一条平行线。两个人的队列变格了，士兵不再只能看到索泓一的后背，而把他的目光投向了索泓一的脸。

在士兵眼里，这是一张使他怪异的脸。他上县城高小时，美术教师教他画脸谱速写有两点秘诀：表现人的高兴时，只要画他嘴角上翘，眉梢也随着嘴角上翘而微微上挑，这就是喜兴的脸谱。表现人的沮丧时，嘴角下沉，眉梢也随着嘴角而弯弯下垂，这就画出来倒霉人的脸谱。眼前索泓一这张脸上，综合了沮丧和喜兴两种特征；你说他是神情沮丧，他嘴角分明向上翘着，似乎在笑；你说他真是那么高兴，他那双眉梢又向下弯曲着，好像在哭。那位老师讲的勾画脸谱的秘诀，在索泓一脸上完全失灵，好像他又高兴又苦恼，又似哭，又似笑。这位士兵傻了眼了，他琢磨不透他押送去画宣传画的对象，心里究竟在想什么。

更使这个河南士兵吃惊的是，索泓一那两只眼睛亮度也不尽相同。他左眼似乎挂着雾蒙蒙的水珠，右眼则干净，透明，晶亮，让他想起在岗楼上站岗时，常常看到天上的那颗启明星。难道他在哭？哭也只能两眼同时落泪，哪有一只眼泪汪汪，另只眼不带一点水星的？士兵和索泓一攀谈的兴味，完全被诧异代替了。他圆睁着两只大眼睛，眼神在索泓一脸上滚来滚去——他想解开这个谜。

索泓一完全没有觉察到士兵窥视的目光。不，他连这个士兵什么时候和他走到一条平行线来的也毫无察觉。刚才他勉为其难地和士兵搭讪，完全是出于应付，他脑子里反复地琢磨着他解除劳教的心事。他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六一年的五月二十五日[注]，右派队集合在一个只有铁箍而无篮网的废弃球场上，听候训令。

coc1[注]按着法典，劳教分子应当由收容宣布劳教那天计算教养期，但劳教右派宣布于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。五八年到六一年的日子等于虚掷。coc2

柳树脖子上挂着的大喇叭，哇啦哇啦响了好一阵子，老右们才明白了今天的会议主题：由矿山管教科长郑昆山代表劳改局，宣布每个右派的劳动教养期限。郑昆山是个干巴瘦的中年干部，直条条地站在操场上，活像一条蒸干了水分的鲟鱼干儿。由于他的脸色比得上褐铁矿石，以致使他那两条眉毛和一双眸子，都失去了应有的亮色。他个头不高，即使是老婆为此煞费了心机，让他总穿着一双加厚了鞋底的大头鞋，对他的身高来说仍然无济于事。他在矿山所有干部中个头第末，但管教科长这个职务却为这些干部之首；此时，宣布老右教养期限的事儿，理所当然地由他执行。因为这件事情，和每个老右利害相关，几百个人的会场，竟然静得像没有人迹的沙漠。

索泓一也在屏住呼吸静听。郑昆山首先宣布劳教一年的右派，他没有听见自己的名字；在劳教两年、三年的右派中还是没有他的名字。他心跳得如同一阵乱鼓，他正想写张纸条问问郑昆山，是不是漏掉了他的时候，被老右们暗地里称为“鱼干”的郑科长，突然嘴对着扩音器宣布了一个震惊会场的消息：索泓一从即日起解除劳教，同时摘掉右派帽子。

索泓一由于过度的惊喜，而愣住了。会场上的老右也像索泓一的表情一样，无不感到愕然。要知道，这是对所有劳教分子宣布教养期的大会，而他居然羊群里跑骆驼，几秒钟之内，成了鸡群之鹤。愕然之后接着是一片哗然，老右们开始窃窃私语。尽管郑昆山列举了索泓一的多项认罪表现事例，比如：说他劳动之余宣传工作出色，活跃劳教队文化生活有成绩云云，其中特别着重地提到索泓一在抢救将要被大风吹走的石灰堆时，被石灰迷了左眼，他蒙上一层纱布重返灰窑的改造事迹，但老右们仍然觉得他讨了便宜。索泓一从飘飘然中清醒过来，脸涨红得像猪肝，他把头一下埋进了怀里。

“喂！你走了红运！”

“能不能向我传授点改造经！”

“命运！这是命运！”

“你小子是个幸运儿！”

索泓一不知道这些话是“同窗”的耳语声，还是他自己那根心弦上蹦跳出来的声响。他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好像有许多架蚊式轰炸机在他心上盘旋，起飞，降落。有一霎间，他甚至认为是自己耳膜发惊，听错了郑昆山的话；但当他把头从怀里缓缓抬起来时，那些同窗的目光，都在朝这儿张望。

“幸运儿——”

“幸运儿——”

每一双目光的背后，都隐藏着无声的潜台词。祝贺，羡慕，忌妒，讥讽，无不囊括其中。索泓一有些惶惑，但更多的是沾沾自喜，他暗自琢磨自己，确实算得上一个幸运儿。他所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这个结论，因为“鱼干”对他的印象一直不佳：记得那是他和“五毒”中的其他四毒——地、富、反、坏，从康庄火车站倒乘拉矿石的卡车，抵达铁矿的当天，他们第一个劳动项目就是在岗楼下，编织一圈围起他们监舍的铁丝网。索泓一一边蹬着铁锹挖着支撑铁丝网的立柱柱窝，一边感叹地自语：“哎！这是地地道道的‘作茧自缚’！”

“鱼干”郑昆山像从天降，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他拄着一根在矿井下用来敲帮问顶的长把铁榔头，京话里掺杂着塞外土话问道：“你刚才磨叨个啥？”

索泓一直起身腰，手拿着铁锹语塞了。

“你再磨叨一遍！”

索泓一看了一眼这个小瘦猴儿般的郑昆山，心想这个长城外的乡巴佬，或许根本听不懂“作茧自缚”四个字的意思，便胡乱地向郑昆山支吾道：“报告科长，我没说什么反动话，我只是说……说……蚕在茧里正好冬眠，冬眠……就是睡个大觉的意思。”

郑昆山凹进去的双腮，蠕动了一下：

“你是不是叫索泓一？”

索泓一有些奇怪，他只在来矿山的火车上点过一次名，怎么会叫得出我的名字来？

“我问你话呐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
“是。”索泓一心情不那么轻松了。刚才又开站着的双脚，赶忙地合拢在一起，像个士兵“立正”，规规矩矩地站在了郑昆山面前。

“对你说老实话吧，在火车上我就看着你不老实。别的‘右派’都耷拉着脑袋反省过错，你干啥来着？给那些流氓、小偷用手绢变戏法，逗得他们朝你挤眉弄眼的。你知道你是干啥来的不？不是到长城外边来逛景，也不是上铁矿来演出魔术，你是来洗资产阶级的肠胃来了。你可能把我们这些本地的土干部都看成乡巴佬了吧！告诉你，你刚才把你们比作自个给自个织网的蚕，发泄不满情绪，是反改造情绪的大暴露。”

索泓一哑了，乖乖地垂下了头。

“这笔债先给你记上帐！”郑昆山倒背着双手，用他那双黑炭块一样的眼睛，狠盯了他几眼说，“你如果再二再三，劳教队和劳改队只隔着一堵墙。你看见没有？”他指了指劳教队的邻居——那儿矗立着丈八高的大墙。

“看……看见了。”索泓一嗫嚅地回答。

郑昆山是什么时候离开他身旁的，他全然不知道。直到在他身旁用铅丝编网的“老

右”说了声“鱼干走了”，他才如释重负地抬起头来。从这时起，索泓一算是对郑昆山了解了一点点，别看他又矮又黑，其貌不扬，看上去完全像山沟沟里的土老倌，还不是好糊弄的呢！没过上两天，从队长嘴里听说，郑昆山只上过本地的初中，年过三十了，依然是孤身一人，连山乡的女娃都嫌他长得太丑，他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了。正因为他没有一点家庭牵赘，他白天、黑夜都对这些劳改分子睁着眼睛——索泓一是他向反动“右派”打响的“第一枪”，索泓一在老右中第一个当了靶牌。

为了挽回他留给郑昆山的不好印象，索泓一收敛他爱发感慨的习惯。他每天收工像个“白无常”似的从窑上回来，强迫自己多干些工作。伙伴们聚在一块因饥饿而“精神会餐”，他拖着咕噜噜乱叫的肚子去写黑板报；每逢节日到来，他一次次地登台表演那些以假乱真的魔术。这些玩艺儿，虽使许多干部为他鼓掌，但他从郑昆山那两只黑炭块似的眼睛里，从来没找到一点反应。那神情就好像看牛拉套，马犁田，毛驴转磨盘一样，不要说为他的表演鼓掌，那张黑铁板一样的脸上，就没露出过一丝笑纹。好像因为他说了“作茧自缚”那句话，就难以再改变郑昆山对他的印象，他真要像一只作茧的蚕一样，吐尽了丝便在自己织的网里长眠了。

现在，包围着他的茧突然有了空隙——他被宣布解除教养同时摘掉右派帽子，这是他做梦也梦不到的事情。他思前想后，忽然间闭塞的脑子好像一下开了窍：噢！这幸运的渊源都是因为眼睛——那只左边的眼睛……

士兵终于受好奇心的驱使，向索泓一提出了问题：

“喂！俺想问你一下，你那两只眼睛咋会是两个模样哩？”

索泓一的思绪被打断了，这时他才发觉士兵已然和他走到一条平行线上来了。他沉吟了片刻，回答说：“我的左眼有病。”

“啥病？”

“遇着风吹就流泪。”

“噢！俺老家那边，管这个叫‘风泪眼’！”士兵说。

“那就把这只眼也叫‘风泪眼’吧！”

“咋得的？”士兵刨根问底。

“娘胎里带来的！”索泓一胡诌地回答。

“你咋不治治？”

“不治之症。”索泓一急于想中断士兵的盘问，继续想他那只眼睛的事情，便含蓄地说，“秋天风多，我只好让它像烛油一样，一滴一滴地往下流了。”

士兵单纯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，把枪往肩上背了背，独自低声哼哼开河南梆子：

一支红烛万滴泪，

一更流到五更天

……………

……士兵的梆子调哼哼过后，芦苇塘重新回复了刚才的寂静。索泓一非常需要这种沉寂，好把眼睛——幸运儿的过程，重新咀嚼一通。

索泓一自信自己是个唯物论者，并不相信人世间真有什么命运，但命运偏偏向他叩门。这要追溯到六年的暮冬早春，大雁虽然早已经拍着翅膀飞过群山，向人间报告春天的信息，但塞外的倒春寒，仍然很冷。那天夜里，刮着五六级的大风，索泓一龟缩在石灰窑的火墙上值班看窑，他木呆呆地听着大风的喧嚷，那凄凉的声音一会儿像饥饿狼群的嘶叫，一会儿又像是谁擂响了千面大鼓，最初他听着这大自然的雄浑粗犷交响乐，心里倒是十分惬意。他把双手揣进破棉袄的袖口，身子往火门上抹着泥巴的墙上靠了靠，想在这牯牛吼叫的风声中打个盹；但他的肚子咕噜噜地向他提出了抗议——他饿了。其实，两个玉米面的窝窝头，和几块刚刚从封冻的土地里抠出来的鬼子姜，就在他的手边，他摸来摸去就是舍不得吃。“我不饿！我不饿！”索泓一经常使用阿Q抑制肚饥法，现在又使用了出来，他伸手摸摸已经烫手的窝窝头，又把它放下，“嘎渣儿还没烤焦哩！”

再等一会儿吃更香！”

为了转移饥饿对他的挑战，他微闭着眼睛，开始想些快乐的事情。他记得有那么一天，几个老右在宣传室外向阳的墙根下“精神会餐”。甲说：

“全聚德的烤鸭香得流油。”

乙答：“又一顺的也够味儿！”

丙插嘴说：“别忘了，还有一家烤鸭店是便宜坊！”

丁君眉飞色舞地喊道：“我愿意用我的行李卷，换一只烤鸭；不，哪怕是只换一条鸭腿，我也认了。”

当时，索泓一正在这间屋内画劳教队的墙报报头：一个身强力壮的矿工，头顶上举着一块超过自己体积的矿石。他听见窗根下同伙们正在精神会餐，他陡然起了个开玩笑的念头。他用画笔蘸着调好了的颜色，在一块白纸上画了一只浑身油亮的烤鸭，又用一截短线头拴好，从窗棂慢慢地坠到他们面前。像天上掉下馅饼来一样，这几个老右先是愣愣了一阵，短短的寂静过后，甲乙丙丁中的两位，摇摇头向探出窗口的索泓一贪婪地一笑；而剩下那两位戴眼镜的秀才，竟然伸手去抓那张画饼充饥的烤鸭。那个起誓要用行李卷换一只烤鸭的丁君，手疾眼快地一手抓住了鸭头把纸上的烤鸭狼吞虎咽地咽下肚子。大概是因为颜料气味反胃之故，他的嘴又像喷泉一样，从他喉头一下把一团团乱纸吐了出来……索泓一急忙跳出窗子深表歉意地为他捶打后背。没想到丁君反而感谢他说：“你变的戏法不错，偏方治了我的饿病，这回我一下午都不会饿了，谢谢！”

这一幕饥饿世界的真实童话，索泓一深深地记住了，以致在他的半睡半醒中，那只冒着油光的烤鸭的形象还历历在目。他打着盹，流着口水，两只手本能地各抓着一个窝窝头，好像生怕被大风刮跑了似的。忽然，他觉得手中的热窝头，被什么东西拉动了一下。“兴许是寻食的长尾巴松鼠吧！”他迷迷糊糊地想，“你有松籽可吃，何必来和我争食！”他恍惚地感到另一只手上的窝头，也蠕动了一下，索泓一猛然惊醒了，他掏出值班用的电筒向左右看了看，松鼠倒是没有看见，两个窝头和那几块鬼子姜却不翼而飞。他用电棒向前扫了扫，看见不远处有个影影绰绰的人影，正在向前飞跑。

“月黑风高的更深午夜，谁到这荒山野岭来抢我这口食物呢？！或许是后半夜来接班的同伙，在和我开玩笑吧！”索泓一猜测着。所以，他靠在石灰窑的火墙上悠悠地喊道：

“喂！我看见你了！”

黑影不理睬他，继续往前跑。

“别开这样的玩笑好不好？这是我晚饭领来的两个窝窝头，没舍得当时吞下肚子，特意拿到窑上来烤着吃的！”索泓一语声里掺杂了躁音。

那黑影不但没停住脚步，反而脚步加快了。

索泓一警觉地站起来，顺手抓起身边那根捅火棍子，朝那人影追了过去。在电棒的光束下，他看见那个奔跑的人，后背上的棉袄咧着嘴，袒露出开花的旧棉絮，头上戴着一顶耷拉着耳扇的棉帽子，那两个耳扇因为奔跑而忽扇忽扇地上下摆动着。

“站住！”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

“我开枪了！”索泓一拿着那根捅火棍比试着，他想让他停下脚步。

哪知这一下那个抢了他窝窝头的人，反而和他打开了“游击”，那黑影不再笔直地朝前跑，一闪身躲到了石灰窑后边去了。——显然，这个人当真认为索泓一手里拿着步枪。这儿一字排开有七座高高的石灰窑，石灰窑旁边还有一堆堆用破苫布、烂席头盖着的石灰堆，那个人凭借这一个个小山头和他兜开了圈子，给索泓一对这位不义食客的追寻，增加了很多麻烦。

索泓一毫无畏难之意。因为这两个窝窝头，对他来说太贵重了。晚饭时，他拿着两个窝窝头，思想斗争进行了足有一个时辰。一会儿，他急不可耐地想吞掉它——这不需要更多时间，只需要几秒钟。一会儿，他又想把它装在口袋，等到了窑上值夜班时再吃。在窑上吃他可以先用自制的木片刀，把烤得焦黄的窝头切成像蚕豆大小的块块，然后用刀尖叉起这些小块块慢慢咀嚼，反复咂摸滋味够了，再把他咽下喉头。在度荒年月的劳教队，这是生活中的一件乐事。索泓一自认为并没有因饥饿，精神塌方到了丁君那样的程度，明知是画饼硬要拿来充饥；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，饥饿给他带来了精神变态。比如：他吃饭之前，先要抱着铝制饭盆，喝上一饭盆水，直到他一挪动身子，腹内发出咣当咣当的水响时，才停止他的牛饮。之后，开始对着窝头相面，先看看个头大小，再翻

过来看下边的眼儿大小，第三道工序才是检验是否少校缺角，最末一道检验程序是看手中的窝窝头周身，是不是在那儿被粘掉了一块皮……这天，索泓一这四道工序统统检查完毕以后，他思想斗争才有了结果：把它带到窑上去吃，他知道抵抗塞外夜寒需要热量。于是他先把稀稀的菜汤盆对满了水，咕噜噜地喝了个水饱肚儿圆，便揣起窝头到石灰窑来了。哪知，他靠着窑门火墙打盹时，竟然冒出来一个“三只手”，索泓一怎么能善罢甘休呢？！

他用电筒苦苦地搜寻着，终于看见了那个猫腰和他转大窑的人影。电筒是新换的电池，光圈很亮，这使他能看到这个“三只手”的一切动作。使他心悸的是，那个人好像一边跑一边往嘴里填着什么。索泓一知道事情不妙，只好一边追一边向这个人展开了宣传攻势：

“喂！放下窝头、鬼子姜，我不开枪！”

“你的嘴怎么还在蠕动，我可要开枪了！”

“你别跑了！我把那几块鬼子姜送给你吃了！”

“你可得把那两个窝头给我扔下。”

怎奈那个人好像也是个饿死鬼投生的，依然故我地边跑边吃。索泓一忍无可忍，把裤带往里紧了一扣疯了般地朝那个人扑了过去。他身体因腹内缺食就够虚的，那位“三只手”似乎比他还要虚弱，因而在360度的圆周的追遁中，索泓一和那个人距离在不断地缩短。眼看，索泓一扬起胳膊，那根木棍就要够得上那个人了；那个“三只手”突然弓下身子，从石头压着的烂席片下抓起一把石灰，顺风扬沙地向他脸上一洒。

索泓一手中的木棍落在了地上……

他双手捂住了疼痛的眼睛。

他的饥饿被眼痛所代替……

索泓一一屁股坐倒在石灰窑旁。

之后，发生的事情完全像是一场梦。他恍恍惚惚地感觉好像是被一个人背在了身上。去哪儿，他不知道；背他的是谁，他没有工夫去想。他只感到左眼火烧火燎地疼痛，直到他又能重新睁开一条眼缝。

这个地方是距离灰窑不远的一条不封冻山泉，他躺倒在沟沟里一块长长的青石板上。暮冬之夜的月亮外边虽然绕着一个大风圈，但皎洁的光亮仍像一盏天灯！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人，半跪在青石板前，一捧一捧地把冰冷的泉水浇在他的眼上。他从那顶棉帽上茸拉着的耳扇辨出：这就是和他争食的人。

“告诉俺能看见月亮了吗？”是个外乡女人的声音。

索泓一蠕动了几下下巴颏。

“可吓死俺了，俺以为你手里是杆枪，真要开枪打死俺呢！”她语音里流露出惊喜，两手不断抚摸着索泓一的眼皮说，“我捡起你掉在地上的电棒照了照，原来是根烧火棍！你要是不用枪吓唬俺，俺也不会去抓石灰！”

眼睛没瞎，使索泓一的怒气消了一半。他睁开烧伤较轻、已完全复明的右眼，看了看这个满脸污垢的女人，诧异地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盲流！”

“哪儿的人？”

“河南兰考大沙窝的！”

“怎么到了这儿！”

“俺饿！”

索泓一的心像被钳子夹了一下，一挺身腰从青石板上坐起来：“饿？”

“你知道俺河南饿死多少人吗？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”索泓一不愿听见这些，“你一个女人家，怎么只身跑到这儿来了？”

“俺是成群逃荒出来的，进了北京被抓‘盲流’的给抓散了。俺溜进了车站，坐上北京开往张家口的火车。俺想：去哪儿都行，就是不能回那兔子也不拉屎的兰考，哪怕俺就是到边关去抱瓢讨饭，也比饿死在大沙窝强。俺可没想到，火车上查票查得那么紧，要是被铁路警察抓了去，还得送俺回兰考。趁路警不注意的当儿，俺在康庄车站溜下了车，又趴在一辆往啥矿拉煤的卡车，看见这儿有灰窑，俺想暖暖身子，便趁着卡车爬坡慢行的当儿，俺滚下车来。俺在一座窑门火墙根下睡了一觉了，醒来嗅到一股烤玉面饼子味儿，俺挨着几口灰窑找这气味，找到了你歪斜身子打盹的那口窑门，俺……俺就……”女盲流坦然地向索泓一谈着她的来历，毫无难为情的样子——索泓一凭直感判

断，她对风餐露宿的盲流生活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一种人类同情不幸的本能，迅速抓住了索泓一的心。他第一次认真打量了一下这个逃荒的女人，她脸上沾满煤粉，黑得就像来自地球的另一角落——非洲，这使索泓一无法判断她的年龄；他的目光顺着她的脸颊向下移动，那开花棉袄也像她的脸蛋一样，像是在煤堆上打过滚似的一抹乌黑。这个女盲流，似乎发现索泓一在凝视她，她立刻蹲在山泉边哗啦哗啦地撩水洗脸，然后从一个草黄色的破背包里掏出一条毛巾，擦净脸上的水迹，重新坐回到青石板上，把棉帽子往石板上一扔，仰脸看着他。

索泓一马上闭合了眼睛。因为重新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和一张没有皱纹的脸。索泓一心想，她顶多不过二十岁出头，竟然离乡背井独身流浪到这个山洼里来了，他心上不由地打了个冷颤。

“你咋合上眼了？”

“我眼痛。”

“俺再给你洗洗！”

这次她不叫索泓一躺在青石板上洗眼睛了，而是拉起他的一只手，把他拽到山泉边，强令他仰起头来，翻开眼皮往上撩水。她怕冷水顺着他的面颊流进脖子，便把她擦脸的那块毛巾，围在索泓一的脖子周遭。索泓一几次想挣扎着坐直身子，不再让她洗眼睛了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开口，而是让那盲流姑娘的湿手掌，不断揉擦着他的双眼。

“俺想知道你叫啥名儿！”她说。

“我叫索泓一。”他答。

“俺叫李翠翠。”她自动报名。又问，“你是公社烧灰窑的？”

“……是烧灰窑的。”他虚掉了他的从属单位。

“索师傅，你顶多不过二十八九吧？”她问得非常唐突，但口气十分自然，就好像唠家常话。

“你估少了两岁，我今年已经三十一。”

“你家在哪儿？”

“……”索泓一只好虚指了一下东南。

“家里都有啥人？”

“……”索泓一模糊地感到这姑娘好像有点什么心思。

“你咋不言语？”

“我眼睛好像不那么疼了！”索泓一的脸移动了一下位置，躲开了盲流姑娘的手。这一霎间，他的理智完全清醒过来：我的命运就够苦的了，不能这样对待这个比我更不幸的逃荒姑娘。

“生俺抢吃窝头的气了？”她很敏感地瞅了索泓一眼，“原谅俺吧；俺太饿了。俺上过村里小学，知道人有脸，树有皮，可是俺再不吃食，就快饿晕了。从上了火车，只吃了一个面包，那是乘客看我这个盲流可怜，施舍给我的。”

“没有生气，只是那两个窝头太少了。”索泓一低垂下头。

“那……是抱怨俺向你脸上撒石灰？”她神色沮丧地自问自答说，“俺怕你拿枪打死俺，俺娘生下俺来，活到二十三也不容易！要死死在兰考，干啥跑到这山旮旯来吃枪子儿？俺出来就是为了有吃，活下来。俺今天碰上你，你就救救俺吧！”

“李翠翠，我……”索泓一低垂着的头仰起来。“我的命运……”

“你的命在天上，俺的命在地下。”那姑娘好像怕这只救生圈随水飘走了似的，急不可耐地截断了他的话，“你有窝窝头吃，俺是讨饭的叫花子。”就着，泪儿从眼角夺眶而出，滚下脸腮。

索泓一乱了阵脚，他几次翕动着嘴唇，想告诉她自己的命运并不比她好，然后，再说点空头的安慰话，让这凄楚的盲流姑娘另奔他乡。可是这些话，如鲠在喉，难以吐出口来；他不是怕暴露自己卑贱的身分，而是怕在她苦涩的心田里再浇上黄连。深更半夜的高山大峒，你叫她往哪儿走？盲流姑娘一掉眼泪，索泓一就更没了主意，他把想说的话，一下锁在了舌尖上。

“俺知道你的心思了！”盲流姑娘用袖口沾沾脸腮上的泪痕，“你是怕俺进你的家，只会吃你喝你，是吧？地里的镰刀，炕上的剪子，俺样样抄得起来。五五年互助组合并为农业社的时候，俺还当过两年社劳模哩！俺现在不需要别的，就需要一个能吃饭的窝！”

索泓一眼窝酸涨了，他避开姑娘求救的目光。他装作去洗那只被石灰烧痛的眼睛，

蹲在咕嘟嘟冒水花的山泉旁边，貌似洗眼，实则是用泉水冲刷眼泪。冷水浇在他赤热的脸眼下，他紊乱的心思似乎冷却了一点，经过缜密的思考，他觉得无力拯救这个姑娘，便把温手在棉袄上蹭蹭，从内衣小褂口袋里掏出白天刚发下的劳动工资——二十四块钱，他把四块钱自己留下，把两张拾元一张的票子，转身递给这个盲流姑娘：“喏！给你。明天天亮，你到康庄车站，是南归是北上，你看着办。翠翠姑娘，我就这么大的能力，帮不了你别的忙了！因为我的身分比你盲流还不如。就这么办吧！”

盲流姑娘没有伸手接钱，睁大两眼直溜溜地看着他。

“拿着吧！都是天涯沦落人，用不着不好意思。”

盲流姑娘一动不动，大眼睛里再一次盈出泪光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索泓一诧异地问。

“俺不要。”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俺领你的情了。可是二十块钱只能买三十个高价窝窝头。俺把三十个窝窝头吃光了，还是没俺一个窝呀！一个女孩儿家，东逃西窜的到哪儿才是俺的归宿？”盲流姑娘颓然地坐倒在青石板上，又霍地从青石板上站起来，“索师傅，俺看出你的心思来了，你不信俺李翠翠是个正经八百的好女子，不敢往家里领！俺该怎么向你表白呢！”她低下头看了看她那双咧嘴的棉鞋，突然像旋风一样靠近了索泓一，索泓一还没纳过问来的时候，他的一只手已经被她塞进了她的棉袄襟，同时嘴里喃喃地说：“你摸摸……它还是硬的，俺是真正的黄花闺女，索师傅，你就收下俺吧！俺看得出来，你是个老实的光棍汉，岁数又和俺差不多，俺愿意跟你吃糠咽菜……你要是还不信俺是个好女子，俺可以在这儿把身子给你，让你试试……”她边说边哆嗦着肩膀嚶嚶地哭起来，颤悠悠的声音像发抖的孩子，“俺……俺……再不当盲流了，收留下俺吧！俺这就把身子……身子……”

索泓一万万没有料到盲流姑娘的唐突举动。最初的几十秒钟，他有些晕眩。那只被李翠翠紧紧按在胸上的手，引起了她极度的冲动，他甚至姑娘的圆硬的奶子上抚摸了几下，当他的嘴唇，本能地贴近姑娘的嘴唇时，他嗅到了泪水的苦涩气味——她在为寻找落脚的枝头而哭！“你站的那根树枝能允许翠翠落脚吗？那是男性劳教分子睡的大炕！你要真干出来那件事，等于是乘人之危！”索泓一猛然惊醒，继而有力地把手指从姑娘身边推开，他自己也一屁股坐倒在青石板上，双手用力地捏着自己的手指。

李翠翠不再哭了，冷冷地骂道：“俺把你真当成汉子哩！怨俺瞎了眼！”

“翠翠，我在这儿没有家，我是个劳教分子！”索泓一怕她听不懂劳教分子这个词，咬文嚼字地告诉她，“用俗话说，就是专政对象。”

“甭骗俺，被专政的反革命能这么自在？”李翠翠怒冲冲地瞪着他。

“谁说瞎话让天上下来的雹子把他砸死。”索泓一难以找到让她信任的东西，对盲流姑娘起着天誓，“让我这两只揉进石灰的眼睛都变成瞎子！”

起誓比解释的作用略大一些，那盲流李翠翠审慎地盯了他几眼说：“俺告诉你，俺要在这山沟沟盲流几天，要是发现你骗俺，俺要撞到你家炕头上，像粘糕一样粘上你，你吃，我也吃；你喝，俺也喝。俺逃荒在外没学会别的，学会了二皮脸。这年头横的怕楞的，楞的怕不要命的，不要命的还怕不要脸的哩！为了饱肚皮，俺学会不要脸了！”

“翠翠！”索泓一重新掏出那二十块钱递给她，诚心诚意地说，“留着上路用吧！这儿不是落脚的地方！”

“俺偏不！”李翠翠手一拨，把票子拨在了山石上，“俺在这儿要寻个汉子，让他日子过得舒舒服服，气死你这烧灰鬼！”

索泓一猫腰拣钱的当儿，女盲流抓起青石板上的帽子，在身上狠狠拍了拍，套在头上独自去了。她沿着水沟沟走了一段路，停步回头对索泓一说：“俺谢谢你那两个玉米面窝窝和那几块鬼子姜，只要俺在这儿落住脚，俺还要偿还给你的。”

索泓一愣愣地站在那儿，茫然不知所措地望着她，直到她那黑憧憧的身影消失在一块大石头的背后。他若有所思地垂下头，把刚才的事情琢磨了好久，直到风声中传来下半夜接他班的老右呼唤他的声音，他才转身往灰窑走来。

围着风圈的月亮掉进大山背后去了。就如同火炉突然灭了一样，索泓一本能地感到了寒冷。寒冷勾起了他的肚饥，肚饥使他双腿打颤。他掏出手电筒，用那一星光亮照路，向阳的石缝里刚刚钻出尖尖的野蒜，被他抠出来在棉袄上蹭蹭泥土，顺手塞进嘴里咀嚼着。好不容易爬上沟坡，夜风差点把他掀了个跟头。他忽然觉得左眼麻酥酥的，用手抚

摸了一下，那是一滴眼泪，他用手掌把它抹掉；但没上几步，那泪疙瘩又蒙住了他的左眼。索泓一终于明白了：这个女盲流赏赐给他一只迎风流泪的“风泪眼”。

天地突然开阔了。泥泞道路两旁的苇墙，让位给了蓝天、白云、远树。

“真有意思。”索泓一喃喃地说。

“你说个啥？”士兵也因天地突然开阔，激起了说点话的兴致。

“你看两边的苇根留得多齐！”索泓一着三不着四地说。

“俺也能割得这么齐！”士兵搭讪说，“俺镰刀活儿不错。”

“你知道这片苇子是谁砍的吗？”索泓一兴冲冲地问道。

“俺说不清。”

“那时候，你或许正在别的劳改队值勤呢！”索泓一说，“有一天晚上，场里和金盏乡的贫下中农开联欢会，我当然是必须要登台去献丑的了。大汽灯在空场上点着了，农场里的各个中队的成员，像托儿所排排坐、吃果果的娃娃，在‘队长阿姨’的指挥下一排排地在台前坐下，可是金盏村的老乡来得很少，只从拖拉机的拖斗里，稀稀拉拉地跳下来几个半大后生。别看人少，他们可是代表贫下中农来的，所以节目照常开演。哎！劳教队的节目演得倒挺带劲，哪知道人家是‘明修栈道、暗渡陈仓’，趁全场的人都聚在这儿看节目的时候，他们大车、小辆地开进了这片苇子地，几个时辰就把这片铁杆苇子砍了个精光。简直是一手绝活儿！比我的戏法变得还精彩。”

士兵的脸涨红了：“俺听说过这件事，那是地主富农干的！”

“我在银河河边看过芦苇，打鱼的老乡告诉过我，他们这个村里倒是有一户地主，可是，他早就死了！”

“他还有崽子哩！”

“他是个绝户。”

士兵脸上的青春痣都鼓了起来：“反正俺不允许你满嘴跑舌头，胡诌八扯！”

“班长！我说的是实话。不信你到金盏村去问问。”

“俺的任务就是押着你去画画，俺不管那些闲事！”士兵白了他一眼，忿忿地说，“你们的郑科长也真是怪了，干啥要给你这号右派下了帽子，要是俺……哼！”他呸地一声，往地上吐了口唾沫。

“班长！我是不配摘帽，我……”

“少说废话，目标正前方。”

“是。”索泓一无可奈何地应声。

刚才平行走着的队列，又改回到原来的格局：索泓一在前，士兵跟在他身后。不过，士兵不再专注地盯着索泓一的后脑勺了，因为这儿驿道两侧的芦苇，被老乡用大扇镰（安着长长木棒的镰刀）给割光了，他可以不必担心索泓一会钻进芦花荡。索泓一像机器人一样，僵硬地往前迈着两只泥巴脚。他看看天上互相追逐的云朵，又看着一丛丛的远树，突然他两眼盯在一个小小的黑点上，那黑点越来越大，索泓一终于看清了：那是一只顺渤海湾飞来的鸥鸟。尖尖的嘴巴，洁白的羽毛，嘎嘎地嘶鸣着，自由自在地飞掠过他的头顶。秋风从开阔地带横卷过来，索泓一赶忙低下头掏出手绢——他那只风泪眼又流泪了。

眼睛——他又想起了这只眼睛给他带来的一切。

那天后半夜，他瘪着肚子靠在石灰窑的火墙旁边，囫圇个儿地迷糊到天亮。他恍恍惚惚地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杂乱无章：一会儿好像在河沟下的青石板，一会儿是垂落着紫色幕布的舞台。幕布拉开了，索泓一眼前没有观众，有一片眨着眼睛的小星星，那些颗璀璨的星儿，像万花筒一样突然变成一双双明亮的眸子。其中的一双凝眸逐渐扩大，他辨认了出来，是她。

“苏雪——”他喊。

“你在台上叫喊什么？”她笑着，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。

“这儿是劳教队！”他说。

“不，这儿是演戏的舞台，你正在表演两面人哩！”

“道具呢！快点拿来！不然要露馅儿了。”

苏雪递给他一个牛头、马面的脸谱。

他走上河沟那块青石板。

他像五角大师卓别林那样，变幻着脸谱。一会儿是人，一会儿是牛头、马面……

笑声。

掌声。

拳头声……

口号声……

“右派分子索泓一，你本来就是两面人。人是你的画皮，牛头、马面才是你的本色！”声音震耳欲聋。

他在青石板上低垂着头。

他在大舞台上抬起了头。

观众都不见了，只剩下满天星斗。

他在星斗照耀下的街市蹒跚而行。

他在一所小四合院门口停步，想叩门又停下手。他离开小院，又折身回来，轻轻地叩打门扉：

“苏雪——”

“苏雪——”

“苏雪——”

声音一声高过一声。

苏雪好像正在九霄云外唱一只歌，歌声缥缈得像一缕游丝：

家门口 朝南开
牛头马面莫进来

“我要去劳动改造了！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”

门眶当一声开了，门口站着李翠翠。

“你？”

“是俺！”

“你不是盲流吗？”

“俺找着落脚的码头了！进来吧！俺给你包饺子！”

索泓一哆嗦了一下，被冻得醒了过来。他没有首先想起李翠翠，却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苏雪。他和她原来在一个文工团搞舞台美术设计，后来索泓一以他一专多能的才艺，走上前台当了魔术演员，苏雪就好像围着恒星转动的一颗行星，向团里主动要求在前台给索泓一当演出助手。她单纯透明，心地无邪，虽然每天台上台下围着他转，但没有向索泓一说一句越界的话。直到索泓一被送往劳教收养所的早晨，他向工作了几年的美工室留恋地张望时，才发现她的头正探出窗口，泪眼汪汪地朝他看着呢！索泓一迅速低垂下头，迈步登上了吉普车。索泓一奇怪自己，为什么在这个石灰窑洞里做了这样一个梦，过去她在他身旁活泼得像个松鼠，索泓一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小妹妹看待；现在，他蜷缩在灰窑的火墙上，倒真有点思念她了。想来想去他觉得他错过了命运曾经赐给他的第一次爱情；但他同时又有点为苏雪庆幸，如果……她不是会和他同样的不幸吗？！忽然，他又想起了盲流李翠翠，这个从河南兰考来的盲流姑娘，深夜沿着河沟走向哪儿去了？如果真能像他梦里梦见的那样，她找到了一个站脚的码头，当然是最好的结局，可是在这大山沟哪儿有她的存身之地呢！？

天亮了，他拖着疲惫的身子，艰难地登上窑顶，居高临下地向四周望了望，眼前山峦重叠，一条条盘山公路曲曲弯弯，拉运矿石的汽车，像一个个小火柴盒一样在山间蠕动。“但愿她又扒上矿车，去往火车站了！”索泓一默默地祝愿，“这里是劳改单位，没有她这只野鸽子落脚的树枝！”晨风顺着山嘴吹了进来，他感到左眼模糊不清了，忙下了灰窑往劳教队走去。他边走边擦着一滴滴涌出的泪水，只好先奔向铁丝网外的医务所求医。

穿白大褂的医生正背朝他在蒸煮针头，他借机向医生专门用来检查眼睛的放大镜里看了看，立刻惊愕地张大了嘴巴：他的右眼红得像八月的红枣，左眼只有窄窄的一条缝，周围肿胀得像是个圆圆的红石榴。他有点怨恨起那个女盲流来了：窝窝头让她抢走吃了，还给他脸上添了一大一小的红石榴，这只野鸽子此时也许飞到了火车站了，却让他这个发了善心的人在这儿受罪。

“你这是怎么搞的？”大夫发现了他的眼伤。

“石灰迷的。”

“迷眼也不会这么严重啊！”大夫半信半疑。

“夜里风大，刮开了苫布，我忙不迭地去盖苫布，不小心被压苫布的石头绊倒了，一头扎在石灰堆里。”索泓一闭口不提那女盲流，他怕事情张扬出去，队里追查“右派”罪行之外的“流氓”罪行。因为那是深更半夜，又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儿看灰窑。劳改干部又都多疑，干脆不如编造瞎话。

“大风刮走了灰堆，你们可以再烧几窑，何必——”

“报告好心肠的大夫！”索泓一回答说，“您可以这么说，我可是来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：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那几堆石灰比我的眼睛更重要。”

“你就是在台上，用一个空空的大海碗，变出水和鱼来的那个变魔术的？”大夫认出了常在台子上露面的索泓一。

“就是！就是！”

大夫先用剪刀剪好绷带。然后把索泓一的左右眼用药水洗了洗，给他眼里挤进去一些药膏，用绷带把他的左眼蒙上了：“本来该把你右眼也蒙上，但是妨碍你走路，你对付着先用右眼看路吧！我给你开一周的工伤假条！”说着，嚓地一声撕下一张假条。

索泓一把假条放回到小桌上：“谢谢大夫，我……我不想休息。”

医生严肃地告诫着索泓一：“你知道眼睛是人体中最娇嫩的视觉器官吗？它可不像你在台子上变魔术那样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没有的东西可以变出来。眼睛如果瞎了一只，你可变不出另一只眼睛来！”

“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早日蜕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公民。”索泓一向大夫表示心愿，“我的工作夜班看守石灰窑，有一只能用的眼睛也就够了。”

“没进来以前，是党员？”大夫对他有了兴趣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团员？”

“文工团团员。”

“大学毕业？”

“美院附中毕业。”

“……”大夫沉吟无语，他似乎在想什么。

“我走了！”索泓一转身推门。

“慢——”大夫先走到玻璃窗户旁，向外望了望，然后回身到一个上着锁的药柜前，捅开小锁，从药间里拿出一包软囊囊的东西，迅速地塞在他的手里，并用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，“这是一包葡萄糖粉，专给干部中的特殊病号预备的。你拿去吃了它，多少可以增加一点你的热力。快走吧！”

索泓一接过这袋葡萄糖粉，向大夫鞠了个九十度大躬。平日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，此时像被糨糊粘住了一样，没说出一句表示感谢的话，他用那只露在绷带外面红红的眼睛，再一次向大夫表示了谢意，便推开房门。

大夫在后边叮嘱他：“别叫干部看见！”

“嗯！”他迅速地把那纸口袋揣进怀里。

“还要注意‘三只手’，别叫他们给扒走！”

“嗯！”索泓一的绷带被泪水洇湿了，“请问大夫，您……”

“我姓柴，柴禾棍的柴，我很欣赏你的才艺。”大夫关切地说，“你眼睛受伤的事情，我是要向你们郑科长汇报的。走吧！”

索泓一记得非常清楚，当他回到铁丝网内的劳教大院后，屋里的“同类”都出工了，空荡荡的房子静无一人。他第一个动作，就是颤颤惊惊地从怀里掏出那袋葡萄糖粉，用牙齿咬开纸袋的角角，像耗子吃食那样，用舌尖先舔了舔那滋补品。凭心说，他从昨天晚上到天亮，还一直没进一口食儿，极需热能的支持，但饥荒年代对食物的珍视感情，还是抑制住了他吃掉它的渴望。可是在这间屋子里，放在哪儿比较保险呢？塞进炕洞怕老鼠——饥荒年间的老鼠无所不吃，就连‘老右’的皮箱都被它们咬噬得像漏筛一样，四面都是洞眼；挂在铺位前的梁柱上？那更不行，高明的扒窃比“三盗九龙怀”的杨香武还有能耐，他们不需要进屋来偷，只需把一根竹竿头上绑上铁丝，就能从窗外把它钩走。索泓一在屋内转悠了老半天，最后决定把它塞进棉絮里，这袋葡萄糖粉也是软的，放在棉絮当中间不容易被人发觉。他开始用剪刀拆被头，一根白线已经被他挑开了，忽

然又停住手：“哎呀！你索泓一真是傻瓜，这年月，人的嗅觉能力赛过觅食的狐狸，万一被人发现了呢？小偷为这包糖把我的棉被也给抱走，那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？！”他左思右想，觉得偌大的空间里，似乎放不下他这袋滋补品，还是把它装在贴身小褂的口袋里，是一切保卫方案中的上策。耗子啃它时能打，小偷来偷能抓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优点，睡觉时把头半缩在棉被里，可以嗅到那袋东西的淡淡香味，这气味能从精神上抵制肚饥……索泓一就这么睡着了。

根据索泓一不十分精确的统计，这袋半斤装的葡萄糖粉，他一共吃了八天。他白天对自己进行严密的控制，只能闻味，不能入口；只有到了他值夜班的石灰窑，才拿出它来和烤热了的窝头一块进肚。他吃这袋滋补品的方法，也很奇特，不是用热窝头沾着吃；而是用手指捏那么一小撮，放在窝头的圆眼睛里，直到窝头吃得只剩尖尖了，他才让这口糖粉和那窝头尖尖一块咽下食道——仿佛这样可以产生更多“卡路里”的热量似的。

索泓一不会记错，那是从食用这包滋补品的第八个晚上，他把包糖的纸袋翻过来，舔净糖渣之后，先去几个窑门检查了一下火力，然后照例地靠在窑门火墙上打盹。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这几天在石灰窑值班时，他时常想起那盲流李翠翠，他从理智上判断出她已经走了，可是从心窝深处又希望她去而复返。他甚至这样想过，如果她又来石灰窑讨吃，他宁可饥肠饿肚，也要分点窝头和糖粉给她吃。为什么对她会这么大度？他不知道也说不清。反正在河沟山泉旁他心神颤栗的霎间，久久使他难以忘却；他只要一闭合上睫毛，就失去控制地回忆起那个场景：她的手指，她的眼睛，她的……因为这在他生命中还是第一次，第一次的记忆总是深邃而又使人难忘的。由此，他又联想起在前两天夜里，他还碰到了另一个“盲流”的事儿：他靠着火墙闭目养神时，听到窑边有窸窸窣窣的声响，他立刻把头探出窑门，朝着有响动的地方望了望，来的不是两条腿的人，而是一只四条腿的狗。他走近看了看它不是狗，而是一只野山羊——它在一钩弯月洒下来的幽光下，从容而安详地啃着石缝间冒出的草芽。索泓一后悔自己没有带出来那根烧火棍，要是带着那根棍子搂头盖顶地给它一下，那他就可以在石炭窑过年了。他匆匆忙忙跑回窑门，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，那只野物已经不知去向，只留在山坡上一片淡淡的月光。

他拄着那根棍子，在清冷的月光下站了许久，自己问着自己：“你是不是饿疯了？怎么见什么想吃什么？如果那只野山羊，白天吃饱了食儿，会到这个鬼地方来嚼夜草？”正在他反躬自问之际，忽然它又出现了：它从一块巨大的山石后边闪出身子，跳了几跳，到另一个山石缝儿去啃青。它似乎望见他了，歪着脑袋朝他瞅了瞅，就把嘴伸进了石缝。索泓一刚才的自问，此时一扫而光，贴着脊梁的瘪肚皮，命令他去攫取它。索泓一悄声屏气而进，由于那块岩石遮挡住了野山羊的眼，它不知道有个“万物之灵”正在接近它；它依然用嘴巴拱着活石头，想把石头拱开连根嚼掉那丛石缝中的小草。

索泓一已然把木棍举在了半空，但当棍子往下落时，李翠翠的影子突然映进了脑海：她是个讨吃的盲流，它也是个羊群中的盲流吧！野山羊都是成群结队而行，为什么它孤零零地一个窜到这儿来吃草？他的胳膊软了下来，棍子眶唧一声摔在石头上。野山羊被这声音吓得一跃而起，三跳两蹦就消失在夜幕之中……此时，索泓一舔净了糖纸，意识到今后是没有任何盼望的夜晚了。他闭着眼睛，暗自责骂自己，那天夜里不该放走那只野物；不然的话，他可以那只野山羊肉，藏在灰窑旁边的岩洞里，再把洞口用石板堵严；今天夜里吃羊腿，明天夜里吃羊头……最后，用他那只缺了耳朵的破铝锅，在窑上熬羊下水杨喝；再把那张剥下来的山羊皮，在窑门烤干，带回去铺在褥子下防潮。晚了！完了！那只侥幸躲过棍棒之灾的小家伙，是不会再光临这儿了。他失望地垂下头，嘴角流出了口水……

嚓——嚓——嚓——

这轻微的声响，马上在索泓一的心里产生了条件反射的功能，他本能地抓起棍子就跑出窑门。使他失望的是，这次向石灰窑移动着的黑影，不是四条腿的动物，而是两条腿的人了；但失望中又蓦地升起了希望：接班的还不到点，谁到这儿来呢！莫不是李翠翠她当真没离开这大山沟？他兴冲冲地迎了上去，差一点嘴里就呼喊出“翠翠”的名字；可是迎面射来的一道银白的手电亮光，使索泓一的梦顿时破碎了；他用手中的电筒回敬了一下照射他的人。心里格登一跳，来的人竟然是郑昆山。

索泓一赶忙闭上电筒，喊了一声：

“郑科长，是您……”

“是我！”

“您是来查窑？”

“……”郑昆山没有作答。

索泓一看见他没有回声，马上缄默不语了。从那次他感慨地冒了一句“作茧自缚”，索泓一见他如同耗子见猫，偶尔，他和“鱼干”走在对头时，他总是绕路走；每次，郑昆山在台上训话时，索泓一无一例外地总是把头扎在两膝之间。他当过演员，见过大世界，面对着大剧场的几千双观众眼睛，他坦然自若；但只要和郑昆山那双黑炭块似的眼球对视在一起，他立刻手足无措，心随之咚咚地跳得失去规律。“一物降一物，盐卤点豆腐”，他承认他在郑昆山面前，就是那软软的豆腐。因此，当郑昆山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时，他也赶快闭上了嘴巴。

相对无言大约有半分钟，郑昆山说话了，“我是来查窑。顺便看看你那双眼睛。”

“您知道我的眼睛……”

“柴医生向我汇报了。”郑昆山麻利地回答。

“噢！”索泓一心里略略安定了一些，“那……那……是我应该干的。”

“你应该歇几天工伤么！”郑昆山说话的口气，似在对索泓一进行表扬，“咋样？现在眼睛还疼吗？”

“不疼了！”索泓一有点喜出望外。

“会留下啥后遗症吗？”

“风泪眼”三个字已经蹦到他的唇边，他舌头猛然拐了个弯：“不会。谢谢您的关心！”

“叫我看！”郑昆山手里的电筒亮了。接着，一束强光直直地照在他的双眼之上。索泓一在强光下本能地闭上双目，郑昆山用手在翻开他的眼皮，瞅了几秒钟，松开手说，“兴许没啥问题了。你是咋个搞的？”

索泓一心想：既然柴医生已经向你汇报了，你又何必来问我呢？！他心里虽觉得诧异，嘴上又不敢不答。只好把他那天支吾医生的话，对郑昆山重新说了一遍：“那天夜里风大，我怕大风吹走了石灰堆，便想用石头去压灰堆上的苫布，结果被石头绊了个跟头，脑袋扎在石灰堆里，被石灰迷了眼睛。”在郑昆山面前，他变得更加小心翼翼，惟恐露出一马脚，使郑昆山生疑。

“当时就你一个人值夜班看石灰窑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的眼睛被烧伤之后……”郑昆山似在寻找准确的提问字眼，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们同屋的右派，问过你负伤的情况吗？”

“问过。”

“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？”

“和刚才对您说的一样。”

“嗯！很好。你最近一段的改造表现，比前一段大有进步。怕大风吹跑了国家财产，眼睛因而负伤；负伤后拒拿工伤假条，照常来这儿看石灰窑。我作为管教科长，一定记住你的这些表现。”

索泓一虽然连连像鸡啄米一样地点头，心里却暗暗觉得“鱼干”今天的情绪有点反常。因为全矿上下，从劳教干部到下等贱民，都知道他是一个武断跋扈的人。他通常是用点头和摇头，表示他的肯定或否定意见，在井下或井上的劳动工地上，他不像其他劳改干部那样，用宣传、鼓动会激励劳动情绪，而是用他的行动去指挥。他到了灰窑的“开山组”，立刻抡起山桃木把儿的十八磅大油锤；他到了“装窑组”，登着颤悠悠的跳板往窑壁上码着石灰石，既充当没有嘴的师傅，又充当没有嘴的苦力。所以，他每到一个班组只要往那儿一站，那儿的喧笑声顿时下跌，劳动干劲马上暴涨；即使是因为耍胳膊根儿而进了劳教大院的“龙”“虎”们，只要睨见他的影子，“龙”立刻卷起“龙须”，“虎”马上夹起尾巴。索泓一记得，那是五九年盛夏的一天下午，有三个老右为“鱼干”打赌，谁要是能使郑昆山到灰窑工地上不干活，再说上三句半话，可以赢得另外两个老右的晚饭窝头。打赌的甲先走上去：

“郑科长！您把油锤给我吧！我这把锤子把儿折了。”

郑昆山直起身腰，指指修理工具的木匠，让甲马上去找他换锤把儿。

“郑科长！去那儿往返要走十分钟，还是您——”

郑昆山把自个儿使用的大油锤扔给他，没有去拿那个折断了把儿的铁锤，顺手拿起鸭嘴撬棍，顺着大块石灰石的裂缝，把“鸭嘴”伸进石缝里撬开了石头。

甲还想再说什么，但“鱼干”面色如铁，他只好扛上大油锤，乖乖地走了回来。过了一会儿乙走到郑昆山面前，他悄声说：“郑科长，太阳这么毒，送开水的还没来，大伙要是中暑，可是影响装窑进度，您看……是不是我把窑上烧灰用的水桶涮涮，到山沟挑一担泉水上来？”

郑昆山喉头蠕动了一下，用袖子抹抹脸上的汗，向远处眺望了两眼，点了点头。他刚抄起撬棍要干活时，乙又向他表示说：“郑科长，这儿有桶没有扁担。我看您就歇会儿吧！我用撬棍当扁担，硬点也凑合了！”

郑昆山二话没说，回身就奔向了一棵被石灰烧死的小杨树。“嘎叭”一声，那根小杨树被他从根部折断，又用脚一蹬，折断了树梢，把光溜溜的树干往乙面前一掷。乙傻眼了，正想多磨蹭一会儿，再想点别的新道道时，郑昆山两只黑炭块似的眼球，已然冒火了。乙只好拾起那根小树干，扭身就走。

丙嘬嘴了，仅仅是两份窝窝头的诱惑，已使他失去见郑昆山的勇气，因他确实有事要找郑昆山，只好硬着头皮慢慢地往前挪动着脚步。待郑昆山锤声一住，他马上说：

“报告郑科长！我有急事要向您汇报。”

郑昆山手按着撬棍儿喘着粗气，等待着听雨的汇报。

“是这么一回子事。”丙哆哆嗦嗦地从裤兜里掏一封信，伸手递给郑昆山，“我当了右派来劳教以后，老婆和我闹离婚。我想也别耽误人家的前程，散就散了吧。可是……您看信上写着限我七天以内请假赶回北京，否则她把属于我应分的那份财产也要装汽车拉走。郑科长，这几天我夜夜失眠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，平常碰不见您，今天您来灰窑了，我跟您谈谈我的请假问题！”

郑昆山把叠着的信笺，又叠着递还给他。用下巴颏向岗楼的方向示意了一下，意思是晚上回到大院再谈这个问题。丙误解了郑昆山的意，以为郑昆山同意和他一块去管教科谈问题，便面露喜色地夹起汗衫，等待郑昆山和他一块返回大院。“叭”地一声，郑昆山的撬棍击在了石头上，同时他铁铁地喊道：

“先去干活——”

甲乙丙的不仅仅为了窝窝头的一场智斗，以毫无所获而宣告收场。

太阳下山了，山环里响起大院敲击半截铁轨的当当声响——这是收工的钟声。右派们列队站好，准备“打道回府”时，瘦骨嶙峋的郑昆山，赤着脊梁走了过来。他往一块石头上一站，面色铁青地开了腔：“你们这群‘右派’是啥鸡巴东西？泥涅的？草捆的？纸糊的？活没干多少，事儿倒有几车皮。工具坏了吧！渴了吧！请假吧！天生的好逸恶劳！我要阉掉你们这些骚蛋病！”他激动地挥着短瘦的手臂，胸脯上的汗珠被震动得滚落下来，“没别的说的，你们不是渴吗？现在开水。凉水桶都放在这儿了，喝足了水再干上一个钟头再收工，甭怕豹子下山叼走你们，我郑昆山也留在这儿，陪着你们一块干！解放——往灰窑旁边搬石头！”

从这件事后，“鱼干”这个绰号里被老右充填了新的内容：

“拿破仑！”

“沙威！”

“穿透铁！”

“登倒山！”

当然，这些依附于“鱼干”绰号之外的性格符号，仅仅是“右派”们的窃窃私语，其中，褒意贬意皆有之。但在索泓一看来，郑昆山的很多行为，无异于一个机器人，或许因为他是个光棍汉的原因，每天早晨敲击铁轨的起床声刚响，准能听见为这“钟”声伴奏的咋咋声——这是郑昆山穿着那双被当地老乡称之为铁掌大头鞋，进铁丝网包围的大院检查懒汉来了；到了晚上，他脚下响起的咔咔声，却不再与铁轨声为伍，熄灯之后，他还要穿斋过室直到深夜。因此，在索泓一的头脑里，常常闪过一个问号：都说世界上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，郑昆山就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例外吧？！正因为他对郑昆山的畏惧心理大大超过了对他的尊敬，他才越觉得“鱼干”夜间巡窑对他眼睛热情的询问，有点异乎寻常。

“你在想啥事？”郑昆山发现了他两眼发呆。

“没……没想什么。”

“是不是肚饿了？”郑昆山居然也会笑。

“没有！我饭量小，天天吃得挺饱。”

“是真的吗？”

“对领导我不说假话！”

郑昆山在原地背着手转着圈子，似在考虑着什么心事。三百六十度的圆周转完之后，回到垂手而立的索泓一面前，把手伸进棉衣兜，像在掏着什么东西。索泓一立刻紧张起来，他仔细掂量着刚才和“鱼干”的每句对话，是否有不妥当的地方，不然他为什么要把手伸进兜里，兴许是在掏手铐呢！

郑昆山终于把东西掏出来了：一块毛巾包着几个鼓囊囊的东西。他把这个小包包往旁边一块石头上一放：“吃了它吧！”转身就走了。索泓一呆了，傻了，老半天他才去解开那个小包包，里边包着的竟然是四个白面馒头。索泓一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是事实，他用手电照了又照，又用手指去摸了摸，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。

约莫过了有一个星期，矿山干部们为郑昆山操持了一桩喜事——“鱼干”娶媳妇了。传出来的消息说：干巴瘦小的管教科长，娶了一个老家在河南的俊姑娘。她名儿叫什么……什么李翠翠。

扑通一声，索泓一脚板踩在水窝里，他身子打了个趔趄。总算幸运，凭借人体内部保持平衡的本能，他身体歪斜了两下，没有摔成泥猴儿。

回忆顿时中断了——在索泓一最不愿意中断记忆的时刻。

“看着点脚下的路么！”士兵说。

“……”索泓一想把中断的记忆，重新连接起来。

“俺跟你说话哩！你聋啦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为啥不找干道走，硬往水坑里迈呢！”

“那只眼总往下掉泪，挡住了我的视力。”索泓一回答。

“你右眼不是好好的吗？”士兵追问。

“报告班长，右眼看路是要犯错误的。”

士兵没有听出索泓一的话里有话，但他谈话的兴趣却被索泓一给撩逗起来。他说：“小时候，俺给伏牛山下的一户地主放牛。那时候俺也就有十岁，由于俺姓褚，个头长得又高，村里的娃子都喊俺褚大个子。有一天在河坡上，娃子们对俺说：‘褚大个子，你敢不敢倒骑牛？’俺说：‘那有啥难的！’说着纵身一跳就倒坐在牛背上。俺哪知道这些娃子安心捉弄俺，他们趁俺不注意的当儿，把牛的右眼给用大麻叶捂了起来，牛只用一只左眼看路，这家伙越走越偏离车道，等俺发现它的时候，这牲畜已经把俺给驮到河湾子。那儿水大浪急，还没容俺跳下牛背，它一条腿已经迈下去了；那家伙不怕水，在河湾子洗了个澡，‘哞儿——哞儿——’地叫着爬上河坡；俺褚大个子是只旱鸭子，在河湾子里喝了个肚儿圆！”

索泓一被逗笑了，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看那个士兵。

那个叫褚大个儿的士兵，咧着宽厚的嘴角似笑非笑地说：“俺从那时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无论是用一只左眼或一只右眼看路，都会像驮俺的那头牛一样，把倒骑牛的人给扔进河湾里去，让他挨淹！”

“褚班长，你说得真好！”索泓一由衷地称赞着。

“干啥事，你跟着车辙就没事，车辙是前车轧出来的。”他说。

“要是没车辙的地方呢？”索泓一问。

“俺还没有想过。”

“比如：西北戈壁的大沙漠，咱们旁边的渤海港！”

“俺是河南伏牛山的后生，没到过那些地方。”

“伏牛山离兰考县远吗？”索泓一忽然想起了她。

“你去过兰考？”士兵反问道。

“俺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”索泓一再次把“我”吐成了“俺”，“俺是山东和河南交界地段的人。”

“兰考有你的亲戚！”

“……就算是亲戚吧！”

“啥个样的亲戚？”士兵显得十分认真。

索泓一脱口而出：“拐八道弯的姑表妹！”

“那儿离俺们伏牛山说不上远，可也说不上近。”士兵说，“对了，咱们农场郑科长的媳妇就是兰考人。她叫李翠翠，你可以朝她打听打听你那亲戚家的情况。你见过她吗？鸭蛋脸，大眼睛。”

“没……没见过，”索泓一淡淡地回答。

“俺该怎么对你说呐！就是在干部家属中，那个最能耐、最俊气的媳妇。”

索泓一微微有些醋意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俺们是老乡，这媳妇里里外外没有不夸她好的。”士兵满有兴味地说，“俺看她就有一点不咋的，没啥阶级观点。”

“未必吧！她可是管教科长的家里人。”索泓一“将”军说。

“逢年过节的，她常把俺请去唠家常，俺了解她。俺看她常指点着郑科长的脑瓜门，说他比死人多口气儿，还说他对劳教分子太横了。有一次，俺和她在台子底下看戏，正好你出台来变戏法，她居然对俺说：‘这群老右里边也有好人！’俺当时就封堵她的嘴说：‘别胡诌八扯了，天下老鹅一般黑！’她跟俺耍起女人性子来了，教训俺说：‘俺就在兰考看过灰羽毛的老鹅！告诉你一句实底吧！俺盲流到长城外边一座劳改矿山时，一个落难老右赏给俺两个窝窝头和几块鬼子姜，才饱了俺的肚皮。’俺反驳她说：‘俺不信有那号右派，报纸上咋说右派的：他们都是反革命！心眼歹毒得很哩！’她搬起板凳就走了。俺以为她一气回家了呢！过了会儿俺一看，她把板凳搬到前排去了，她很稀罕你变的戏法。这妮子，就这一点叫俺看不上。”

“你的看法俺拥护。”索泓一用手擦着左眼垂下来的泪滴说，“那个‘右派’一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肯定对她没安好心。”

“俺根本就不信有那号‘右派’。”士兵把“不信”两个字吐得格外响亮。

“俺也根本不信。”索泓一那只左眼又落泪了。

士兵说：“俺也想过，你在‘右派’里头第一个变成‘摘帽右派’总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你对‘右派’是啥玩艺儿，认识得就很清楚。可是刚才你攻击金盏老乡的话，说明你还要加强思想改造！”

“褚班长，我记住了。”索泓一温驯地说。

“渴了吗？”

“嗓子冒烟了！”

“那就走快点吧！到银钟河可以喝个饱。”

“是。”索泓一表面上加快了脚步，但步与步的距离在变小。

苇塘的开阔地带已经留在了他俩身后，他俩又钻进了密不透风的苇墙。秋风被苇墙隔断了，索泓一虽然感到气闷，但那只眼睛恢复了原有的亮度：晶黑、深邃而俊秀。尽管这儿看不见那只白色鸥鸟的身影了，可是耳朵里响起了另一种音响：那是银钟河上的小轮船“呜呜呜”有节奏的鸣笛声，这声音沉重。缓慢而悠长。索泓一听见这种声音敏感地想起大西北喇嘛寺庙中吹响的喇叭声，单调而缺少变化的旋律，使人感到镂骨的悲凉……

这沉闷的声音，顿时又使他想起了他的那只眼睛。到底它给他带来什么吗？是幸运？是痛苦？是……

那天夜里，他虽然觉得四个馒头来得蹊跷，简直如同天上掉下馅饼来一样，但他还是狼吞虎咽地把它吞下了肚子；直到矿山传出郑昆山娶了个河南来的俊姑娘之后，他才恍恍惚惚觉察出，送那四个馒头来绝非郑昆山的本意，而是受“内当家”的驱使。这个明晰的结论如同一声炸雷，在他心坎里炸开，他一连几天坐卧不安。最初，他心情被莫名其妙的喜悦所占有，因为有那位“内当家”的伴随着郑昆山，等于有形无形地在他头顶上支撑起一把保护伞，四个白面馒头已经给他送来了第一个信号；后来他的这种喜悦逐渐被忧虑驱除了，因为他不敢担保李翠翠对这位黑脸的沙威有驾驭能力，尽管心理学家们对两性关系作出过这样的分析：丑男美女的结合，家庭势必带着许多女权的特征而存在。郑昆山和李翠翠又属于老夫少妻的类型，按世俗推论李翠翠必将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宰，但索泓一仍然担心这个“不食人间烟火”的郑昆山，一旦挣脱翠翠感情的丝缰，他会成为郑昆山第一个射猎的对象。道理很简单：“鱼干”过去对他印象极坏，他和李翠翠又是深更半夜的在灰窑相遇的，索泓一虽然相信李翠翠不会把她和他在河沟时的一切细节都告诉他，特别是那短短的几十秒钟的孟浪行径，她将永远锁在心扉；但索泓一仍怕她一时失口，让郑昆山的妒火突发，那么他在这座矿山的末日也就到了：“右派加流氓”的一项罪名，就能把他掷进和铁丝网为邻的“大墙”。考虑再三，他最好的办法

是调离灰窑，到火车站的装卸队去卸煤装矿石——那儿是郑昆山很少涉猎的地方，或者请求劳教队发给他一盏矿灯，送到地壳下的井下作业队去采矿。

那天夜里，他斜靠在窑壁上用手电筒当灯，拿块木板铺在膝头当桌子，全神贯注地用铅笔头在一张白纸上写着请调报告。他刚刚写上“××队长转呈管教科长郑昆山”的字样，突然从旁边伸出来一只手，一下把他这张纸给揉了，扔向了窑门外。索泓一抬头一看，李翠翠穿着一件花褂子，笑嘻嘻地出现在窑洞门口，他惊恐地从地上站起来，膝头上的木板眼啷一声掉在地上。

“咋的，不认识俺了？”

索泓一后退一步：“认识！你是李翠翠。”

“你给俺们那口子打哪门子报告，有事和俺说吧！”李翠翠用手背捂着嘴，吃吃地笑着说，“是不是告俺那天夜里让你挨了身子，嗯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的事，那天我只是主动送给你窝头吃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”索泓一颤惊惊地重复着，“别的什么也没有，真没有——”

“瞅把你吓得那个样儿，魂儿都飞了吧？！”李翠翠撇撇嘴。

“李翠翠，我求求你，”索泓一央求着，“你走吧！”

“俺们那口子去县里开会了。”李翠翠依然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地说，“会要连着开上三天哩！”

“你该清楚我的身分，我……”

“你确实是没骗俺，”她说，“俺就是敬重你的老实，才来这儿看看你。”

“我挺好。”索泓一慌乱地说，“你就甭多操心了！”

“操心不操心是俺的事，俺们那口子都管不了，你就能管得了俺？前些天，你吃到的白面……”

“谢谢。”索泓一立刻截断了她的话，“你把窝窝头的情也还了，往后……”

“俺的情还没有还清哩，听俺那口子说，你的眼红肿了好多天，一只眼还留下了毛病！”

“我的眼早就好了！”索泓一急忙解释。

“真？”

“真！”

“俺瞅瞅！”李翠翠用手电筒照着亮儿，仰起了下巴颏，凝神地向上看着。

这一霎间，索泓一鼻子嗅到了一股香皂气息，他不敢睁眼去看李翠翠那张脸，本能地把双眼紧紧闭合起来。他感到李翠翠似乎在分开自己的眼皮，然后“噗”地向里吹了一口气，充满孩子气地笑着说：“俺一吹气儿，你的眼就好了！睁开眼吧！”

索泓一睁开眼睛。借着电棒光圈，他迅速看见李翠翠的脸上，全然没有了昔日的污垢，椭圆形的脸蛋两侧，还梳起了两根小辫，他忙把视线从她脸上移开，低下头说：

“我要去看看那几口窑。”

“好！俺跟你去。”

索泓一走了几步，发现李翠翠果然尾随在身后，便把自己身子，隐藏在灰窑的暗影里严肃地说：“我说翠翠，这儿是劳改单位，你是科长的爱人，我可是个劳教分子。你这么跟我转来转去，不但是给我添佐料，也是给你自己挖陷坑！”

“俺当盲流的时候，见过世面了，俺啥也不怕。”

“你不怕，我可怕呀！”索泓一说。

“窝囊废！”她冷冷地说，“你两只脚是干啥用的？给他来个鞋底子抹油——溜号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索泓一心悸地问道，“跑？我想都没有想过。”

“你要是走，俺给你带路。”她像男子汉似的拍拍胸脯，“中国地盘这么大，哪块黄土不埋人，你何必在这儿干受！”

“我可不是盲流，我是……”

“咋了？盲流哪点对不起你了？”李翠翠截断了他的话，双手叉腰地说，“让俺们那口子给你送白馍，俺又亲自来看望你，你要是不认识俺，你们科长半夜三更地来送夜饭？呸！你去做你的饿死鬼的梦去吧！”

“翠翠，小点声……”

“俺扒惯了火车了，嗓门是跟火车拉笛学来的！”她不以为然地说，“实话对你说吧！俺是打听到你们科长是个光棍汉，我三更半夜间到他屋里去的。俺就不信他姓

‘铁’，多铁的暴戾性子，俺也叫他成了棉花团团。俺也不用瞒你，俺进他屋去就是为了吃，可是俺肚子吃饱了以后，就想俺个人的心事了。俺盲流盲了一年多，流到哪儿哪儿是白眼，只有在大山沟沟碰见了烧石灰的你，俺动了真心！”

“快别说这些了，翠翠！”索泓一耷拉下脑袋。

“俺不说，怕闯出病来，你让俺痛快痛快吧！”她叹了口气，“俺知道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要面子，不会跟俺东流西窜，可是俺真心……真心……”她声音低落下来，像树叶飘落地面，“这些天，俺在全矿到处溜达，矿井口，狱墙外，报牌里，俺看见你一张一张的画儿，画得跟真的一样。俺晚上在枕头边对他说：‘索泓一是俺的救命恩人，又有那么大的能耐，往后冲着我你也得照顾他一点，中吗？’他说：‘他能耐是不小，在台子上变戏法还能大变活人哩！告诉你吧，这些“右派”个个都不是囊包，专门会藏起骨头给你看露着的肉，对他们不能信任。至于一个索泓一，小泥鳅也掀不起啥浪头来，只要他不去乱说那天夜里的事，嘴上有根顶门棍，啥事都好办！’我趁热打铁道：‘你也知道，他那眼睛是俺冲他扬石灰造的孽，可人家一直一口咬定，是他摔了跟头，脑袋埋进石灰堆里迷的，你还要叫人家咋样？’俺那口子连连点头说：‘他嘴上倒有把门的，我郑昆山会记住他对你的好处的’。”

“他没再问你什么别的？”索泓一仍然担心那件事。

李翠翠略略想了想：“问了，他问俺你跟俺规矩不？”

“你是怎么回答的？”索泓一稍稍松弛一点的心弦又绷紧了。

“俺说，‘俺就是再借给他一点胆子，他也不敢碰俺一根汗毛！’”李翠翠响响地回答说，“‘别看俺是个盲流，比他那右派反革命身分还高上几层台阶哩！’”

“他能信实吗？”索泓一对郑昆山这个人“谈虎色变”，他又追问道。

“信实。因为俺离兰考时，身上就揣着证明。上写：俺李翠翠是几辈贫农。”李翠翠说，“要是没有这张路条，我也不敢往他屋里闯。”

“按照政策，盲流是要押送还乡的！”索泓一说。

“要是送走俺，那老黑上哪儿去找俺这样的媳妇去？！”李翠翠噗哧一笑，“他可舍不得让俺走。俺来了不几天，就给他那双‘登倒山’的铁掌鞋，加上了厚底子，好让他站在那儿，跟俺高矮差得别太显眼；俺还给他缝了两件贴身小褂，把他身上那件穿得打了铁的褂子，撕开洗净当了擦桌子布。不瞒你说，干部们都说他穿穿戴戴也像个人了，说话也不像丧门神哩！俺跟你说到底吧，只要俺一天不离开这儿，他改造你们，俺改造他！”

索泓一听她说话的口气，大得吓人，忙说：“三星都偏西了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吧！”

“俺不会赖在你这冷窑门里不走的，俺是怕你夜里看灰窑饿，给你送解饥的东西来了。”她从怀里掏出几块熟红薯干儿，递在索泓一手里，埋怨着自个儿说：“俺本想来了就交给你，俺看着你吃了它；眼下这几块红薯都凉了，你拿到窑门上去烤烤吃了它，骡马还要吃夜草哩！”说罢，对索泓一盯看了几眼，咧嘴一笑，拔腿走了。她走了几步，又打愣地停住脚步，像是想起什么事儿来了似的，转身独自奔向了窑门，俯身捡起刚才她揉了的纸团，用电棒照着亮儿，看了两眼，向索泓一招手道：“你过来！”

索泓一不情愿地走回到窑门，焦急地说：“你回去吧。”

“俺问你，你这是写的啥报告。”

“我想调离开石灰窑！”

“往哪儿调？”

“我要下井！”

“俺不同意。”她以他命运主宰者的口气，高声地对他说，“那儿是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，哪块石头掉下来，都可以把你拍成肉饼。我到你们铁矿井口去看过，上来的人一个个都成了红头发、红眉毛、红胡子的红脸鬼！你还是在这个灰窑当‘白无常’吧！”

索泓一不好向她摊牌，说明自己请求调离的原因，便寻找借口说：“翠翠，我请求下井，是因为下井干活粮食定量高。”

“那好办。”她说，“俺三天两头地给你送点吃的就行了！”

“不，不用。我……”

“别啰嗦了。虽说俺老黑的口粮也不富裕，俺有办法，让你饱肚子。俺走了。”

“翠翠……”索泓一急于想告诫她不要再这儿了，但她听也不听，把两根黑黑的辫子向后一甩，迈开像风摆柳一样小碎步，转过了石灰窑，就消失在山弯里。

她来时像一团雾。

她走时像一阵风。

索泓一重新蜷缩在窑门火墙根下，虽然他对刚才发生的事儿揪心后怕，但是饥饿抑制了他的惊恐，他鼻子闻着烤红薯干儿的香味，脑子里像走马灯一样转开圈了：这个盲流李翠翠，还真是个人物，别看脸庞水灵秀气，心却像吞吃了豹子胆。居然动员我从劳教队逃跑，还要给我当逃跑的向导。郑昆山娶了这么个野山猫进宅，既是个福也是个祸。她顺心了，跟你耍乖地咪咪叫；撒起野来，可也会伸出爪子来跟你挠脸抓胸。他记得他读过描写吉卜赛人的小说，中国虽大难以找到和吉卜赛人的血缘关系，但是一场饥荒，却也能造就出许许多多没有吉卜赛血统的吉卜赛人——李翠翠就像是其中的一个。她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每个地方，都当成她可以做巢的树杈。人生，真是数学中的未知数，自己做梦也没想到过，在这鬼地方会碰上她，而且正从陌生走向相知、熟悉、知己。他仔细想想，自己和她几乎没有任何相同点。她祖辈贫农，而他出身于破落的官宦阶层。到了爸爸主持家政的年代，家里已经变成了清贫如洗的教书匠。爸爸性情孤傲清高，极富有正义感。记得，爸爸、妈妈从小就告诉他作人最忌弓曲。那年，他刚满十岁，爸爸拉着他的手，去参观徐悲鸿先生的私人画展。爸爸在一幅幅油画前缓步而行，但到了那幅（田横五百士）面前，便肃然止步。从这天起，索泓一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气贯长虹的田横。他觉得从那天起他的个儿一下子长高了好多。这当然是田横的故事，使他萌生的快快长大成人的一种向往。他还觉得爸爸——一个穿着破旧长衫的中学美术教师，如果生在两千多年前，一定会是田横的身旁的壮士和田横一块引颈自刎。

索泓一所以这样看待爸爸，当然不仅仅由于这幅油画。他祖籍奉天（沈阳），爷爷是博仪时代伪满洲国司掌财政的幕僚，从索泓一有记忆那天起，看见的就是穿长袍、马褂的食客在他家的厅堂里进进出出。演反串的男旦，唱大鼓的艺人，颈上滚叉的“江湖”，看阴阳风水的巫师……在这些有雅有俗的玩艺中，爷爷偏爱魔术，尽管他只会给魔术师鼓掌，自己一招儿不灵，但由于他豢养的魔术团在奉天很有声威，万国魔术团居然赏了老爷子一个会员席位。索泓一是老爷子的长孙，常坐在爷爷怀里一边揪着他的胡子，一边看那些使他眼花缭乱的戏法，耳濡目染久了，激起了他孩提时代的好奇之心。先跟着艺人学手绢下藏鸡蛋，后学无底箱下挂白鹅。先变给老爷子看，博老翁一笑；后来乍着胆子跟包上了戏院戏台，赢得观众的满堂彩声。小小的索泓一名字上了广告，海报的人头像印在城门楼，贴在电线杆上。艺号：奉天魔法神童。如果不是当时留学在日本东京“帝大”的父母亲，因东北局势而弃学归国，索泓一的道路，也许被老爷子给塑造成了邀游四海的艺人。父母亲进家第二天，就把他卧室里摆着的魔术道具，扔给了捡破烂的。老爷子为此勃然大怒，指鼻子划脸的大骂儿子儿媳低毁民粹，儿子则反唇相讥：“如果不思国家兴亡，天天让那些戏子唱《龙凤呈祥》，全国就该到处挂上太阳旗了。”父子因争执不下而翻脸，索泓一的父母乘火车南下，把索泓一强行带到了北平。老爷子后来当了日本土肥原贤二手下的汉奸，但因他的台班唱了一出《岳飞》，有煽动抗日之嫌，被日本秘密处决。这些恍恍惚惚而又非常逼真的记忆，使索泓一从小就觉得这个世界纷乱庞杂，年纪逐渐大了些，他认识到父亲所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一代精英。他发奋读书，努力跟父亲学画。一九五一年他在美院附中毕业时，激于义愤而投笔从戎，在志愿军里他很快被选进了文工团，在火线上他学会了简易的吹拉弹唱，没想到这个行当成了他的固定职业。当历史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时，他正在大西北克拉玛依油田演出。本来“右派”并没他的份儿，返京后他才知道他最崇敬的父亲和深爱他的母亲，分别被他们所在的学校划成了右派。亲友们告诉他，父亲性情刚烈，在批斗现场上坠楼自尽。临终前他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……我曾想过，当初如果我不从日本回国，就碰不上这次挨整挨斗；但我不后悔我的行为，因为我深爱养育过我的北方青纱帐，我眷恋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万里长城，我难割舍在中国大地上流淌着的黄河长江。现在，我以生命为我的所爱殉葬，我生是中国人，死是中国鬼。”言罢，突然推开他身旁的楼窗，跃身而下。母亲生性绵软柔顺，尽管她连连写了几张和爸爸划清界限的大字报，但最终劫数难逃，他们以一张床上睡不下两种人的推论，以“免死必然狐悲”为罪名还是把右派帽子扣到了她的头上，索泓一还没归来时，她就随着下放干部去了河北农村。索泓一回到空荡荡的家，心情悲忿至极，咬开一瓶白酒喝得半醉时，提笔画了一幅漫画：一个穿着中山服的干部，嘴巴紧紧地闭着，腮边垂挂着一把比嘴还要大的铁锁。画完了画，他又继续借酒浇愁，之后，他踉踉跄跄地把这张漫画贴到了门口，还没等到他从醉酒中醒来，他就被戴上了一副“铁手铐”。经过单位大会小会的“疲劳轰炸”，把他送往劳教收容所，又从收容所押到居庸关外这个劳教支队——两年之后的饥饿年代，在这儿他碰到了

盲流李翠翠。

索泓一望见苍苍星海感慨万分。他想：他和李翠翠如同天上的两颗小星，本来浩瀚的天空各有各的星座，彼此距离数亿光年，可是当它们都变成流星时却陨落到一个山谷来了。他本来很怜惜她，反而带来她对自己的怜惜。她的言谈举止，她的目光流盼，虽然显得比城市女孩子表达感情的方式粗俗直露，但这一切却是她真实的心声。有那么短短的霎间，他曾觉得他比她要高雅脱俗，但仔细琢磨一下，觉得他又比她卑贱。她想笑就可以放声大笑，她想哭可以放声大哭，她想走立刻拔腿，世界无论对她多么严酷，但她总是赢得对世界的自由。而他呢？此时弓曲在窑门的火墙边，活像一只在墙缝里穴居的蜗牛，几乎每每爬行一步，都要先用触角去探探深浅。他今年才过了三十岁，在“而立”的年纪他已经开始学习歇顶老人才具有的世故……想着想着，他倒可怜起自己来了：“唉！”

接着，一个使他心灵颤栗的念头，像奔马一样闯进他的脑海：要么真去效仿翠翠？至于奔向哪儿，用不着去过多考虑，翠翠说得好，“中国这么大，哪块黄土不埋人？”当然，在逃离这个劳教支队时，无须真的叫翠翠来当向导——在文工团的日子，自己走遍了全国大、中城市，脑子里深深地刻着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地图。他为这个念头的诞生，激动得不能自制，一下从窑门火墙旁站起身来，“当”地一声，他的头沉重地撞在了矮矮的拱形的窑壁上。这下，他顿时清醒了：法绳、手铐，大墙，牢房……像过电影一样，从他面前飞掠而过，他顿时惊愣地靠在了窑壁上。

像暮春之夜刮过的一阵凉风，把他的逃跑妄想给吹了个精光。他有些后怕！万一刚才李翠翠来灰窑的事儿，被什么人看见该怎么办呢？而且李翠翠声言还要再来这儿，一旦被人发觉后果简直是难以设想。索泓一想到这儿，心里那一点点罗漫蒂克，立刻烟飞灰灭。为了躲避这场可能发生的劫难，他从兜里重新拿出来两张白纸，把木板铺在膝头，神情专注地写开了请调报告。当他把写好的报告揣在兜里时，才发现火门旁烤着的红薯少了两块。最初他以为自己记错了数了；不，对食物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。翠翠拿来六块，这儿还应当剩下四块，难道真有第二个盲流光临石灰窑了，他左看右看，突然发现一个尾巴朝天的小家伙，正贴着窑壁悄悄溜了过来——这是一只小松鼠。还用问吗，这是烤红薯干儿的香气把它召唤来的，他在写清调报告时，它对他来了个乘虚而入。索泓一无名火起，把铺在膝头当桌子用的木板，狠狠向它掷去，这小家伙“滋滋”跑了，还没等索泓一回过头来，它又探头探脑地溜了过来。索泓一这张一向没开口骂过人的嘴，此时居然失去了常态，一边追击着这个小动物，一边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你跟我他妈的抢什么食儿，简直是小浑蛋——”这小家伙倒没像李翠翠那样跟他转大窑，跳蹦蹦着直线往窑边石缝里跑。索泓一决心捣毁它的老巢，说不定不仅能把它搬运回去的红薯干给翻弄出来，还可能搜出它储存下的粮食粒呢！他追到石缝前用电棒照着洞口，想把手伸进去给它端窝，很遗憾，他的指骨略略大了一轮，直到把手背磨出血迹来，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。他摇撼一下洞口的石头，石头巍然不动；他转身捡起一根指头粗的树枝，顺着洞口向里捅着，怎奈松鼠穴居的地巢弯弯曲曲，树枝刚捅进去不到半尺，就嘎叭一声折断了。索泓一晦气地把露在洞外的半截树枝一抛，无力地坐在洞口石头上。

他为自己的精神沉沦感到悲哀，如果在他演出的乡镇，偶然碰到这个小松鼠，他会把它逮住当作魔术道具；而现在他对小动物的慈悲和怜悯之心却消失了——仅仅为了它用尖而圆的嘴巴，叼走了他的两块红薯。他垂下头颅，想从人的良知上去忏悔自己；但这时肚子却和他的脑袋起了矛盾，他只好踉踉而行走回石灰窑。刚进窑门，他顿时头脑“嗡”地轰鸣了一声：刚才剩下的四块红薯，眼下只剩下一块了，他没有愚蠢地再去追赶小松鼠，神经的第一反应就是把那块小松鼠没有搬走的红薯干儿拿起来。他突然感到红薯的体积也变小了，用电棒照了照，才知道因窑火太旺之故，这块红薯已经被烤成了老牛筋。“这倒也不错，老牛筋嚼起来还经时间呢！”他虽然拿出阿Q精神来安慰自己，但心里却倍感悲凉：“人要是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。这个小东西，一准是顺着地道的另一个洞口爬出来，把红薯给噙走了，我索泓一上了‘地道战’的当，中了它的调虎离山计，这真是地老鼠欺侮家猫的精彩表演。”

这只和人争食物的小松鼠，完全破坏了索泓一的情绪。他忿忿地掏出写好的请调报告，双手一绞就撕成了碎片，像天女散花似的顺手一扬，绞尽脑汁写下密密麻麻的铅笔字立刻化为乌有。他靠着火墙坐下，掏出“老牛筋”用劲咬着嚼着，逃离这儿的念头突然又涌上了他的心头……

那“咯吱咯吱”像嚼老牛筋似的声音，终于把索泓一的思绪带回到这片芦花荡。他漫不经心地回头望了望，士兵褚大个子，手里拿着一根芦根，像吹横笛似的边走边嚼。

干渴迅速传染到了索泓一，他笑笑说：“班长，我……”

“秋天的老阳还他娘的这么热，挖两根来嚼嚼吧！”

索泓一蹲下身子，先选择一根青多于黄的芦苇折断了，随后用力去抠苇根周围的土，他用力一拔，一截埋在泥土之下的芦根，就被他拔了出来。他抹抹苇根上粘着的泥土，像嚼甜甘蔗一样吸吮起它的水分来。

“还行吗？”士兵问道。

“还是班长有本事。”

“俺小时常挖芦根，当药引子使给娘配药！”

“你们那地方也有芦苇？”索泓一神不守舍地问道——他心里仍在咂摸着吃“老牛筋”时的滋味，因为那块烤得抽缩了的红薯干儿，被他细嚼慢咽地吃到天亮。

“靠近水的地方就有芦苇。俺那地方也不例外。”士兵高兴地说，“不过，到俺参军那年，公社填河汉子造田，芦苇给连根铲了，连苇塘里叫唤得又响又脆的‘苇扎子’也搬了家。”

“苇塘能打粮食吗？”索泓一觉得有点可笑。

“俺河南遍地深翻五尺，粮食每亩产万斤！”士兵顺口搭音，“俺去年回家探亲，党支部书记这么告诉俺。”

“你见到粮食囤了吗？”索泓一猜想那个松鼠的洞穴里，一定藏有粮食。那松鼠的两个鼓囊囊的腮帮，就像是两条口袋，也许大地上产的粮食，一口袋一口袋都被松鼠装走了；不然的话，到处山摇地动地放卫星，大报小报都报道万斤田，怎么会产生这个饥饿的年代呢？！

“反正俺信任俺支部书记的话。”士兵所答非所问。

“我就信任班长你的话。”索泓一带着一丝苦笑，“可是有一个问题，我不知该问不该问。”

“说。”士兵回答得很铁。

“河南要是有那么多囤粮食，你们那位女老乡，干吗跑到那塞外山沟里，嫁给……”他省略掉了郑昆山的名字。

士兵语塞地“嗯”“啊”了半天，没能回答索泓一的询问。

索泓一看他红头涨脸地憋得难受，马上找词儿为这个褚大个儿解了围：“这也难得，自古道：千里姻缘一线牵。班长，你们那位老乡，一定在前生就和郑科长有缘分！”

士兵听出来索泓一话里有话，把嚼得只剩下手指头长的芦根，往烂泥里一扔，两眼直直地盯着索泓一的后脑勺，动用了专政的语言喝道：“你放老实一点，不要想欺侮俺这半大老粗！”

“我可不敢。”

“那你问俺那话里啥意思？”

“没啥意思，随便聊聊天么！”索泓一说，“聊天可以解渴解饥！”

“俺不许你挖苦俺们河南人。那些干部家属院的娘儿们，就在背后挖苦过俺那老乡，说她家里家外虽说是把能手，偷鸡摸鸭的本事比治家的能耐还大。据她们说俺那老乡在矿山的时候，偷吃过她们的鸡鸭。郑科长最初并不相信这些谣言，可是舌头根子下面能压死人，老郑身为管教科长，深感自己的脸面无光。于是，他为这事情盘问开了俺那老乡。他说：‘你真饿得去吃人家鸡鸭哩？’俺那老乡回答说，‘俺俩天天在一块堆儿吃饭，你看见过一根鸡毛没有？’郑科长说，‘无风不起浪，人家咋都怀疑你哩？’俺那老乡急了，说：‘她们看不起俺这外来户，有脏水就往俺脸上泼。当家的，你琢磨琢磨，俺有多大的肠胃，能吞下整只鸡整只鸭？分明是她们家的鸡鸭叫黄鼠狼和骚狐狸给叼走了，拿着俺来当替死鬼！’老郑虽说深信俺那老乡不是这号女人，可是，还有些长舌头的娘儿们往他耳朵里吹风。有一天，和他住隔壁的一个队长老婆丢了只鸡，又隔墙指桑骂槐地日鬼俺那老乡，老郑脸上挂不住劲了，硬逼着俺那老乡把她拉下的大便，送到医务室去化验。查来查去，只查出大便里净是地瓜和菜叶的丝丝，没有一丁点鸡啊鸭的肉食成分。俺那老乡火得不行，当场给老郑一记耳光，老郑打那天以后，更敬重俺那老乡

了。他不去和那群长头发的斗气，而是把她们的男人都召集起来，怒冲冲地说：‘你们这些干部是干啥吃的？你们只会改造犯人和劳教分子不行，还要管好你们的老婆，别让她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满嘴跑舌头，把家属院闹得乱哄哄的。我今天已经通知了铁工房里的犯人，叫犯人给每家都做上一把打黄鼠狼的夹子，往后咱们干部耳根子硬点，少听枕头风。就这，散会！’自从家家安上了黄鼠狼夹子以后，再也不嚷丢鸡少鸭的了。可是没安那家什以前，俺那河南老乡吃了不少哑巴亏，捡了不少娘儿们的骂！”士兵褚大个子以极浓的乡土之情，在索泓一面前表彰着李翠翠，用以来批判索泓一刚才的那番话。

“班长，这一点我心里清楚。”索泓一诚恳地说。

“你清楚个屁！”士兵不恭地训斥他。

“是。我不清楚！”索泓一回答。

“走，快点走！”

“我再挖一根芦根吧！嚼了一根更逗起干渴来了！”

“老阳都两竿高了，快赶路。”

“是！”

路实在太难走了，他左歪右斜地挪动身子往前走。一边走一边琢磨着褚大个子对李翠翠的评价。

能说褚大个子的评价错吗？当然不错。但是并非丝丝入扣。那些干部家属养的鸡鸭，有的是被黄鼠狼给叼走了，有的确实让李翠翠给偷来了。家属们委屈了李翠翠的是，她并没有吃过一条鸡腿——她把这些东西悄悄地送往了石灰窑。当时，索泓一虽然知道这些“进口货”的来路是个问号，但人体极需补充热能的要求，湮没了他对食物来源了解的愿望——一九六一年夏天，索泓一先由腿腕浮肿，到入秋时连膝盖以上的部位，都一摞一个小坑。虽然逃离铁丝网的念头还时起时浮，可是那两条沉重的腿，成了他行动的羁绊；他要求调动工作的意念也越来越淡漠。到了远离石灰窑的地方，有谁能像李翠翠这么照顾他呢？！说她像他的妹妹，显得比这种关系更亲近；说她像他的妻子倒是绝对近似，但是索泓一对她是“楚河汉界”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出于人的良知，也出于对后果的考虑，索泓一也曾理智地规劝过她到此止步，不要偷偷地再往石灰窑跑了。李翠翠充耳不闻，依然是我行我素。有时她把鸡蛋拿到灰窑，逼着索泓一当场吃下去，好像这样对她是一种安慰；有时她白天上山去割荆条，经常采摘些山杏、酸枣、野葡萄一类的玩艺儿，并把这些东西放在他和她都知道的地方。

盛夏的一天早晨，天上下着毛毛细雨，他下了夜班，披着一个麻包片，弓着身腰，正向铁丝网的方向慢慢地移动着双腿，走到通往家属区和铁丝网的十字路口时，他靠着一棵老榆树歇腿喘气。突然他看见郑昆山和李翠翠，从树条编成的院门走出来。郑昆山穿一身干净的蓝布裤褂，肩上背着一个绿背包；李翠翠上身穿着一件淡藕色汗衫，头上撑着一把花伞；两个人有说有笑地朝这交叉路口走来。

索泓一躲闪已经来不及了，便把麻包片从头上往下拉了拉，拉到遮盖住眉毛的地方，并把脸扭到和他俩相背的方向，那姿势既好像是在看雨雾朦胧的远山，又好像是眺望他刚刚离开的石灰窑。自从李翠翠闯入了他的生活圆周，他很怕见到郑昆山，尽管他并没有做一件有愧于他的事情，他仍然觉得忐忑不安。此时此地，在蒙蒙细雨中竟然和他们两个人不期而遇，索泓一心里立刻乱成一团。

脚步声越来越近了，索泓一把头低垂到了胸脯。大约离索泓一有五六米远的样，郑昆山那双打着铁掌的大头鞋突然不再“咋咋”地出声了。索泓一虽然背对着他俩，仍然感到自己的脊背发冷，索泓一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——郑昆山那双黑炭块似的眼睛，一定在锋利地注视着他。

“那是行路的。”李翠翠的声音很轻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俺看你有神经病！”

“麻包片角角上的记号，我认识！”

“真是鹰鹞眼。”李翠翠嘟哝着。

“职业需要。”郑昆山似在磨砺牙齿，“犯人中的亡命徒和劳教分子专门选择雨天雾天逃跑。”

索泓一一抖麻包片，回过头来赶忙声明：“报告郑科长，是我。我……我才从灰窑下夜班！”

郑昆山还没说话，李翠翠就尖叫开了：“这不是……不是……给俺窝头充饥的那位

索……”

“你嗓门低点。”郑昆山插断了她的话，并向李翠翠使个眼色，“你前边走吧，我随后撵上你。”

“这是救俺一命的人，俺一直没忘记过。”李翠翠声音虽然低了下来，双脚却动也没动，“几个月没见这位……，怎么瘦成了这个模样？”

“翠翠！”郑昆山再次用目光制止她说下去。

“你要咋的，还不许俺跟他道个谢？”李翠翠话里有话地说，“没有他那好心眼，我早在山沟沟被狼撕碎了。没有我李翠翠，你就一个人守着灯影过吧！”

郑昆山脸色陡然变了：“你胡说些啥呀！岗楼的警卫正朝这里看呢！”

“看就让他看呗！俺又没有光屁股下河洗澡！”

“你少啰嗦。”郑昆山急了，用手指着矿山停车场说，“你到那儿去等我，我和他说几句话。”

“俺想听听。”

“这是公务！”郑昆山跺着脚，铁掌鞋踩在石头上，发出“嘎”地一声响。

“俺走！俺走！俺可要告诉你，你要是忘记了索师傅对俺的帮助，老天也会用劈雷砸死你。俺河南有句俗话：‘恩情当水流，下辈子准变狗。’”说着，她独自撑着雨伞走了，把郑昆山一个人给摺在了雨地里。

索泓一呆了，傻了似的站在老榆树下，手足无措地看着叉路口上的一块大圆石头。这块石头有丈把高，传说是“二郎担山赶太阳”时，掉下来的一块小石渣。大圆石头上有醒目的几个大字：认罪守法，前途光明。那是索泓一初到矿山不久，奉命写在上边的。此时，他两眼直溜溜地望着那块石头，静等着黑皮肤的“拿破仑”的惩罚。随便拉上一条就能成立，比如说：你收工怎么走得这么慢，是不是有意逃跑？你在这老榆树下作什么梦，是不是留恋过去当演员的轻松生活？你在这儿东张西望，分明打算去偷拿干部后墙上挂着的茄子干儿……

郑昆山向他走过来了。咋咋咋……

索泓一闭上了眼睛，数着量儿：一步、两步、三步……他估摸着“鱼干”会把火气撒在他的身上。可是咋咋咋的声音，响到了第九下突然哑了。

“你睁开眼。”郑昆山命令说。

索泓一睁开眼，但仍然半低着头。

“抬起头来。”

索泓一抬起了头，他看到了郑昆山的那双眼睛。那真像是黑炭块被烧着了，瞳眸里跳动着亮亮的火星。

“你的眼睛不流泪了么？”他流露出少见的和蔼。

“这儿没风。”索泓一心里暗暗地想，嘴上却完全是另一个答话，“报告郑科长，眼睛已完全好了。”

“我这记性不太好使了，你的眼睛是怎么出毛病的？”郑昆山用手叩了叩脑门，似在回忆。

索泓一马上明白了他问话的意思：“报告郑科长，我是被压灰堆的石头绊倒了，脑袋栽进了石灰堆里给迷的。”

“没有记错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对。关于你因公忘私烧伤眼睛的事，材料已经过我的签字上报了，你的处境也许会有点改变。”

“我改造得还很不够，初来那天编铁丝网的时候……”

“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着的嘛，我们看人不是看一时一事，而是看总体表现。”郑昆山指了指大石头上的标语，“‘认罪守法，前途光明’这几个字是你写上去的，你也正在这么做着。”

“恳请郑科长多对我进行监督改造。”索泓一神态十分诚挚。

“很好，很好。今天你怎么站在这儿不动？”

“我……您看！”索泓一弯下身腰，用手指摠了摠腿。

“几级浮肿？”

“二级。走路觉得腿上像坠着石头！”

郑昆山皱眉想了想：“这么办吧，今后你别去石灰窑干活了，你会写会画，当个脱

产的宣传员吧！”

“不！我值夜班看窑只是劳神，并不费力！”

“发挥每个人的专长嘛！”郑昆山用堂而皇之的理由说道，“就这么定了，我进城回来，立刻告诉主管你们的队长。”

索泓一连忙表示：“郑科长，我不需要照顾！”

“往火车站拉矿石的卡车快开了，我们进城去买点东西不能再和你多谈。你放心，你不去看灰窑，也不会给你吃病号的粮食定量，你还按看灰窑的活儿吃口粮，我可以去通知伙房司务长。”郑昆山匆匆地走了——他紧倒登着两条短短的细腿，向那顶花伞追去——李翠翠正站在一个石岗上，向这儿眺望哩！

索泓一无力地靠到树干上，看着微雨中渐渐远去的花伞，李翠翠对“鱼干”、“拿破仑”、“恨透铁”、“登倒山”……能产生这么大的摇撼力量，是他所没有料到的。过去，在索泓一的眼里，郑昆山除了不具备“沙威”的体魄和脸型，以及欧洲人的白皮肤外，他就是沙威在中国的投影。不但对犯人和劳教分子来说，他是一块铁，就是对他手下的干部，也绝无宽恕之心。曾经有一个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年轻的劳教队长，他领着一个“流氓队”上山开石的时候，擅离了职守，去山崖崖上摘灯笼红的小酸枣；他一边吃一边往兜里装。突然，在草丛下的石缝里钻出来一条蛇，它蠕动着并不灵活的身子，爬上了这棵酸枣树。接着，一个他从没看见过的奇迹发生了：这条蛇的头伏在树杈上一动不动，之后顺着蛇尾的腹下，爬出来一条状如蚯蚓的黑色小蛇，稍歇几秒钟，第二条小蛇也出世了，第三条……当他数到第十二条落生的小蛇时，他捺不住了怪异之情，便呼喊了一声：“快来看呀！”不一会儿，三十几号劳教分子都围着这棵酸枣树，来观看“西洋景”。

“他妈的，好大的生殖能力啊！”

“这叫高产密植，你懂吗？”

“真他妈的邪了门了，蛇不是只有卵生的吗？”

“大蛇生小蛇，真算开了眼啦！”

“瞧啊！第十八条小蛇了，又钻出来了！”

“一共生了十九条！”

就在这时，一只大头鞋突然踩在那些弓着身子往树下爬的小蛇身上——郑昆山出现了。那头母蛇发觉它的儿女遭到不幸，立刻一反刚才生养时的安闲神态，先是仰起它那三角形的扁头，后是半截身子离开树杈，最后吐出了一条像红绒线般的细长舌头。那些筋骨或脸颊上带着刀痕的“氓爷”，本能地向后退去，郑昆山身不动，膀不摇，就像跑江湖玩蛇的艺人那样，一张手就掐住了蛇的“七寸”部位，另只手提起蛇尾，把这母蛇头朝下地从树上拉扯下来，如同过节的孩子们抖“空竹”一样，把蛇抖来抖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谁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，这条母蛇的美丽外皮，已经被他剥了下来；他又顺手掰了酸枣树上的一只蒺藜针，沿着它的喉部向下一划，锋利得如刀子般的蒺藜针，立刻剖开了母蛇的腹部。那些“龙”“虎”们正惊愣地看着郑昆山的绝技表演时，郑昆山已经用手挤出蛇胆，一扬手将蛇胆扔进嘴里，吞下了肚子。从他在山崖上出现，到他挥手把这条死蛇掷下山崖，总共不到两分钟的时间，这窝蛇的家族统统报销。不但“龙”“虎”们呆了傻了，就连带队的那位队长，也像忘却了自己的存在似的，直直地看着郑科长那张毫无表情的脸。

郑昆山一声吆喝：“还瞅个啥，现在是劳动时间。”

那些“氓爷”们像恶鬼碰上钟馗一样，没有一个敢吱声的，乖乖地溜回了开山工地。那位带队的队长，自觉脸上无光，尾随着稀稀拉拉的人群，也想尽快离开这位“黑脸门神”，可是被郑昆山叫住了。

“你先别走！”

“郑科长，你有事？”

“劳动时间，你满山摘酸枣，算啥鸡巴队长？！”郑昆山粗野地骂道，“见了这条产崽的蛇，给它一石头送它归西就完了，还吆呼那些劳教分子来看稀罕！”

“郑科长，这真是一件稀罕事。我只看见过一嘟噜一串的蛇蛋，产在石头缝下的草棵子里，从来没有看见过大蛇生小蛇，不知道天底下还有胎生的蛇呢！”那位队长解释着。

“遍地都是，怨你眼睛！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郑昆山向山坡上的劳教分子们一指：“这还少吗？”

那位队长脸色陡然红了：“我……是……是说真的蛇！”

“我说的也不是假的嘛，他们不是牛鬼蛇神中的‘蛇’吗？”郑昆山教训那位队长说，“你对产崽的毒蛇都不知道给他一石头，还能管好这些‘五毒’吗？”

那位队长无言而答地垂下了头。

“把酸枣给我掏出来！”郑昆山像训斥犯了错误的小学生。

那位队长把酸枣掏了出来。

“把它给我扔掉！”

那位队长向山崖下扔着酸枣。

“现在你可以走了！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大院伙房。”郑昆山脸色铁青，一字一顿地说，“像你这号干部，只配去捏窝头！这些能出气的活人，你哪一个也摆弄不了。去吧！”

年轻的队长懵了——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，像山崖崖上的一根树丫。郑昆山扭头走了，到了劳动工地他拿起那位队长用的大油锤，这只锤带起了一片开山的锤声，“当当当”的音响在高山大峒荡起沙沙的回声……

从这天起，郑昆山在劳教队的铁丝网大院里被神化了，那些“氓爷”窃窃私语说：“喂！你们知道郑科长，那两只眼睛为什么那么毒吗？这家伙常常吃蛇胆。蛇胆是清目的，吃多了就能练就一双火眼金睛。”于是，“流氓队”里郑昆山又被称之为“蛇胆”。“钟馗”、“门神”；这些“氓爷”馈赠给郑昆山这些绰号，比“老右”给予他的“鱼干”“拿破仑”“沙威”“恨透铁”“登倒山”的绰号虽然多了一些粗俗的神话色彩，但也不乏它的独特的艺术个性。这就是说，他们比“老右”们对他更加敬畏，因而在“人”的身上增加了“神”的灵光。可是在此时此地，在细雨霏霏的山路上，笼罩在郑昆山头上的灵光不见了，“沙威”式的铁的面靥也抛到九霄云外，郑昆山像另一个世界的郑昆山似的，对索泓一说了正常人对正常人该说的话，引起了索泓一思绪万千。当初，他去石灰窑给他送馒头的事情，索泓一还不敢承认这是李翠翠的作用，因为她充其量不过是个盲流姑娘，高热也难以熔化金刚。今天他才有点相信，李翠翠旋风般地闯进了郑昆山那间屋子后，郑昆山逐渐显露出人的底色——原来他也并非一具不食人间烟火的机器，而是一个血肉之躯。要说他和那些干部存在着不同的话，并非人和机器的差别，只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异。他比他们律己更严，他比他们更爱劳动。他比他们行动更果断；但是果断超过了极限，就成了武断专横、飞扬跋扈的同义语——这才是郑昆山的一幅标准的肖像画呢！

索泓一抖了抖麻包片上的雨水，离开岔路口重新上路。他反复权衡着这次工作调动，对他说来是忧喜各半。因为他不再去夜班看窑，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许多物质；而在这个饥饿年代，活下去就是胜利。李翠翠就是性子再野，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入铁丝网去给他送食物，那就只有靠几个小窝窝头，来支撑肚饥了。反过来想想，却也祸中有福，有铁丝网束缚着她那双脚，等于变相结束了他和她的接触，虽然生活的安全系数变小，法律的安全系数增大，也许他能撑过饥饿的威胁而赢得永生。他边走边回头看那一座座冒着烟龙的石灰窑，既有点欣喜之情，也有点惜别之意。他情不自禁地在雨中喃喃：

“再见了，大坟头！”

“再见了，李翠翠！”

“抢我食吃的小松鼠，我不该去掀你的窝！”

“那只盲流野山羊，这时候追上你的家族了吧！”

索泓一的喃喃自语声，使他突然感到自己老了许多。他马上直起身腰，好像这样可以使他的形像更年轻一点似的。“本来我才刚刚三十出头么，距离进那大坟头的时间还远得很哩！”他想。蒙蒙细雨还在落着，他感到眼窝有些潮湿，他用袖口擦了擦，自我安慰着：“这是雨珠，不是眼泪，真该流泪的时候再流吧！”

否极泰来，像一声被科学家们称之为“球雷”的闪电，滚过了塞外的劳改矿山，他一下成了“老右”中的第一个“人民”，在百十号“老右”里中了头名状元。他把行李搬出了铁丝网，看天，天是蓝的；看村，树是绿的；就连平日使他厌烦的家雀噪叫声，今天他听起来都是悦耳的音乐。可是，在通过铁丝网门口的岗楼时，值勤的士兵，突然向他呐喊了一声：

“你干什么去？”

“我解除教养，摘帽子了！”他抬头向岗楼上的战士启唇而笑。

“你在对谁说话？”

“对你呀！”索泓一觉得诧异。

士兵走下岗楼，严厉地说：“拿证明来。”

“给。”

士兵看了看解除劳教的通知单，并没有分享他的一点喜悦，鄙夷地看了他一眼说：

“那你怎么不首先喊‘报告班长’！”

索泓一暗暗纳闷，离开铁丝网，就意味着身分已经改变了，为什么还要先喊‘报告班长’，然后再谈正事呢！好在这几年已经养成了服从的本能，便连连点头说：“我今后注意，我今后注意！”

“今后注意不行。”值勤的战士说，“你重来一遍。”

索泓一无奈，只好重新立正站直站好，喊道：“报告班长，我叫索泓一，今天我已经解除教养，同时摘掉右派帽子。这是证明，希望班长验证放行！”

“记住，今后你只要通过岗楼，一定要先喊‘报告班长’！”

“我的处分已经撤消了，为什么还要履行这个……”

“这是劳教队的规矩。”士兵沿着小木梯向岗楼上走去。

“摘了帽子就说明我归还人民队伍了呀！”

“别啰嗦了，出大院吧！”士兵从岗楼的小窗口探出头来，用下巴颏向他示意了一下该去的地方。

索泓一的喜气被打消了一半，他不无憎恶地看了那值勤的士兵一眼，直奔山脚下的几排红砖房而去。一路上坡十分费力，他不断把行李和网兜放在路旁的石头上喘气歇脚，大约只有三百多米的路程，他走了足有半个小时。到了他的新居面前，他欢快之情略有回升，因为劳教队住泥板房，这儿住的是一排排新砖房；他隔着玻璃向里望了望，回升的热度又有点降低，原来房子只是外表上区别于劳改队，里边的大炕以及大炕对面的脸盆架子，和劳改队并无任何差别。特别让他感到头疼的是，炕上那些横倒竖卧的成员，索泓一虽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，却很熟悉他们的面孔。其中有流氓、小偷、江湖骗子，奸尸医生……在铁丝网内由于按照案情编队，只是每天在打饭时见面，可以老死不相来往；出了铁丝网，反而要和这些人物在同一个屋顶下生活了。

“喂！进来吧，魔术师！”有人隔着窗户发现了他。

索泓一的两只脚，一只踏进了门坎里，另一只踏在了门坎之外，不知为什么，他不想往里迈步。

“这回有教咱们变戏法儿的了！”不知谁喊了一嗓子，算是别开生面的欢迎词。

“还犯哪门子傻，进来呀！”

“瞧，墙上贴着你的名字，你就住在这儿！”

“这家伙变戏法变出神精病来了吧，看他那副呆样儿！”

“穷酸，你他妈的不愿意和我们成为左邻右舍，我们这些‘内矛’（内部矛盾），还不喜欢你这‘敌矛’（敌我矛盾），来污染我们这间屋子呢！”

“再不进来，我们可要关门了。”

索泓一皱皱眉头，暗自苦笑了一声，只好走了进去，把行李卷擀在炕上。索泓一立刻发现，那些早已摊开的行李，各占有一米多宽的炕面，给他留下的只有六七十厘米宽的生存空间。索泓一虽知这是对他的虐待，但他不敢流露愤怒之意，唯唯诺诺地打开行李，把褥子双叠起来铺在了炕席上，以避免自己的褥子压住了别人的褥子，而引起邻里间的纠纷。

“露一手给咱们看看吧！”事态并没完结。有人挑头地喊。

“教教咱‘仙人脱衣’的戏法！咱们好能应付‘雷子’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，你是哑巴爹妈生下的小哑巴？”

索泓一向屋里的成员，带有歉意地表示说：“别逗我好不好，让我先歇歇腿，我是二级浮肿，爬这段路就胡噜噜地拉开了风箱。”说着，他囫圇个儿地往炕上一躺，就闭合上了睫毛。

“瞧这小子这股酸劲儿！”一个身大力不亏的头人，挑唆地说，“他妈的，他上台变戏法给领导们时活灵活现的，却对咱们这帮哥儿们这么不仗义！”

“夹磨夹磨这条哈巴狗！”

“教训教训这个小兔崽子！”

索泓一自知不妙，忙支撑起身子，想表示一下自己愿意变个戏法，给他们解闷。晚了——太晚了，他的头已经被一条棉被蒙上，接着是一顿拳打腿踢，索泓一在棉被里想喊，喊不出声，想叫，叫不出来，只好用双手抱住头，承受这群“氓爷”的惩罚。突然，嘻笑声，怒骂声戛然而止，索泓一像从喧嚣的闹市走进了空山幽谷一样，他不知道究竟在这间屋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颤惊地撩开了棉被向外看去。呈现在他眼前的首先是一件浅藕色的衣襟，他向上看了看，炕前站着的竟是李翠翠。很显然，她是为了庆祝他“摘帽”而来的，乌黑的鬓角上，别出心裁地插着一束白色的玉簪花。花是白的，脸是红的，这红白相衬的色彩，立刻使索泓一手足无措。

他觉得她的行动接近于荒唐，一个女人家竟然跑到刚新生的囚徒和劳教分子中间来，只会给那些流氓当成话柄。尽管这儿不受铁丝网的约束了，但毕竟是清一色的男儿国——而且是混浊的男儿国。李翠翠似乎全然不理睬这些，她正双手叉腰，胸脯起伏地骂着那群流氓：“瞅瞅你们这群臭流氓的德性样儿，一个个像牲口似的咬群欺生。多亏俺去供销社会打酱油，路过这儿时隔窗户看见了，要不你们还不把人家给打成残废？这叫欺负老实人，踹寡妇门，挖绝户坟！俺看你们真是缺德缺到家了。今天你们郑科长不在矿，俺就替他训训你们这群儿马蛋子！都谁上手打人了，说！”

索泓一的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，因为她向“男儿国”解释了她走进这间屋的原因。尽管索泓一知道这绝非实话，但足以涤荡那群流氓头脑中可能产生的疑云了。真也怪了，她一非管教干部，二非值勤警卫——仅仅因为她是郑昆山的“内当家”，在这间屋子里竟爆发了强大的威慑力量！他们像听郑昆山训话时一样，个挨个地低下了头。

“谁打人了，自动站成一排！”她蛾眉紧皱地说。

挑头的肇事者——那个一米八高的大个子，首先站了出来。接着，这支打人队伍列队站好了，不多不少整十个。剩下几个年纪较大的成员，愣愣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。从他们的眼色中，可以看出他们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，因而脸上流露出胆怯的快意。只有那个犯奸尸罪的成员，眼神色迷迷地盯着李翠翠那张桃花脸。

“你参与打人了么？”李翠翠发觉了那淫邪的目光，撇开那些“氓爷”，首先向他走去。

“没有。”他从桃花梦里醒了，直眉瞪眼地说。

“没打，俺也得教训教训你！”说着，李翠翠抡圆胳膊，狠狠地打了那人一记耳光，嘴里气囊囊地说，“你瞅着女人往内里盯，俺肯定你是个下流坯！”

由于李翠翠用力过猛，她头发上那朵白色的玉簪花被震落到了地上。那个被打得趑趄起起的性变态狂，没先擦鼻孔流出来的血，却忙不迭地去拾那朵玉簪花，那李翠翠用脚狠狠一踩，同时从牙缝挤出一句话：“俺踩碎你这坏骨头！”那人“哎唷——”地叫了一声，从李翠翠脚下抽出手来。他再不敢望李翠翠一眼，把脸对着墙角，独自去擦鼻翼两旁的血迹。

这一连串的动作，如此干净利落，不但索泓一深为震惊，那群“氓爷”也为之面面相觑。当李翠翠这出杀鸡儆猴的戏完结，重新站到十人的队伍之前时，没等她多说话，那个“头人”首先开始了自我惩罚。他就像昔日的国民党军官，惩罚三等兵似的，先把他手下的九个下属，分别臭揍一顿，然后从炕洞里掏出一块半头砖，递给李翠翠，请求李翠翠对他施行最严厉的处治。他说：“我们这些在社会上耍胳膊根进劳教队的，三天不打一回架，心里痒痒得慌！”说着，把脖子一伸，等待着李翠翠下手。

李翠翠显然没有经过这样的阵势，手中那块砖头“当”地一声掉在了地上。那“头人”弯腰把砖头拾起来，再次递到她的手中说：“我没别的请求，只求您别把今天的事儿告诉郑科长。在全矿我们最敬重科长的铁劲儿，他往东指，我们往东打；他往西指，我们向西攻。今天这事儿，您就锁在心里生了虫儿，也别让郑科长知道，我们不愿意让郑科长为我们的事儿皱眉生气。”

李翠翠恶治了那个性变态狂，麻利得像阵旋风，可对眼前这个局面没了主意。她把那半块砖放在炕沿上，目光流露出惶惶的神色。她向索泓一看了一眼，像是向他讨办法。索泓一心领神会地向她点点头，意思是叫她顺坡下驴，到此为止。可是，这一霎间李翠翠看见了他那双红肿的眼睛——特别是她扬石灰的那只眼睛，从窄缝里往外涌着泪滴，立刻火燎心怀，把放在炕沿上的那块砖重新拿在手上。她把那半头砖在手上掂了掂，骂道：“给你这畜生留点记号吧！省得你往后还骑在老实人头上拉屎撒尿！”说着她把手里的半块砖向那“头人”身上砸去。就在这一霎间，索泓一从炕上跳下来，用力推了李

翠翠胳膊一下，那半截砖没砸着“头人”，叭地一声落在了地上。李翠翠再去捡那块砖头的当儿索泓一抢先把砖头掷向了院子。他忙不迭地对李翠翠说：“这事儿也怨我不通情理。本来，今天是大伙‘新生’的喜庆日子，大伙让我变两个戏法乐和一下，我照办也就是了。可我……可我……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硬是开顶风船。李翠……李代科长，我个人的意见，还是把这页日历翻过去算了，我今后还要和这些小兄弟长期在一起打交道呢！”

李翠翠啐了他一口，狠狠地说：“废物！”

索泓一何尝不知道这是自己最懦弱的表现，但在这个场合里他最好的办法是在黄连树下弹琴——苦中作乐。他明明知道自己没有任何错误，自己编造点错误也就是了；他明明知道自己是原告，当成被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一句话，他还要在这儿和他们共同生活，要学会忍耐。

李翠翠双眸中燃烧着的火星熄灭了，她怜悯地望着索泓一，眼圈突然红涨了。她俯下身去装作去拾那朵落在地面上玉簪花的样子，以逃避那些目光的追踪，她把那朵沾着灰尘的花瓣，用嘴吹了又吹，把它重新插上发髻。当她重新站起身来时，把脊梁甩给了那些等待她发落的成员，双手用力绞着衣襟，语音微微颤抖地说：“索泓一，你跟俺去医务所去检查一下眼睛，如果你的眼睛被打坏了，这场官司不能算完。”

索泓一避嫌地回答：“我呆一会自己去医务所！”

“俺是人证，呆会儿谁给你这屈死鬼当证明？”

李翠翠阐明了她带他去医务所的理由，索泓一只好顺水推舟地应了一声。尾随着她走出屋门。刚刚绕过几栋房子，李翠翠看看四周无人，停步回头，以机关枪快射的速度对他说：“俺是给你送消息来的。俺那口子去县里开会，是研究县里武警在沿途布阵，以防有人逃跑——上边下令，工业下马，矿山停办，全矿要连窝端了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挪到渤海边的一个劳改农场。”

“挪窝就挪窝吧！树挪窝死，人挪窝活！”索泓一全然不在意地说，“只要能离开这群畜牲就行。”

“别做梦了，那儿是个方圆几十里地的农场，释放出来的流氓比这儿还多。”

“哎！幸运儿……”索泓一喃喃自语。

“别怨天怨地了，俺和俺那口子也是一番好意。俺看你没有别的出路了，只有远走高飞！”李翠翠说，“俺这孤身女娃，身无一技之长，还敢闯南走北的；你会写会画会吹会唱，还会变戏法儿，还愁找不到饭碗？！”李翠翠目光焦急地凝视着他，“矿山调动，一准是乱哄哄的，借这个机会溜丫子吧！到那儿逃跑可就难了。本来，俺说过愿意当你的向导，眼下，俺……俺……不配了，俺已经双身子了。那小玩艺在肚子里一动弹，好像勒住了俺的野性。俺想：俺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个木头人也得随着它了！这是俺的命！”她低垂下头来沉吟了一会儿，又把头昂了起来：“你到底是咋个打算？”

“我……我怕万一……”

“你啥都怕，就是不怕不像个男人！”

“我”

索泓一刚吐出一个字，李翠翠突然“嘘”了一声。房子附近响起了嚓嚓的脚步声。她猛然拔下她头上那朵洁白的玉簪花，往他手里一塞：“走吧！俺不会给你空桥踩的！”说罢，转过房山匆匆而去。

索泓一刚把这朵花装在兜里，一队红头发、红脸蛋、红眉毛的井下“矿工”经过了这里，他无法分辨这些浑身沾着矿粉的人究竟是谁，但是他们却先向他吆呼了：

“喂！幸运儿！站在这儿发什么愣？”

“你的眼睛又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肿得像颗红桃子？”

“是哭的吧！你那么幸运，应该笑嘛！”

索泓一尴尬地笑了笑。他目送着队伍走进铁丝网后，他茫然若失地暗自哭了。

没过上三天，矿山下达了开拔令。前有警卫卡车开路，警车上平放了一张桌子，一挺机枪对准后边的车队；断后的也有一辆警车，机枪支在卡车的篷顶上，瞄着前边的一辆辆卡车。夹在前后警车中间的是穿着国衣的囚徒和穿各色服装的劳教分子。在“断后”的警车后边，还有几辆尾巴车，卡车上坐着矿山干部，家属，笼屉，木桌，鸡笼，铁锅——他们是自由公民和没有阶级属性的各种杂什，可以免受火力的监督。

索泓一乘坐的那辆卡车，编号第十三。是“断后”警车的前边一辆。不知为什么，他的两眼总是情不自禁地看着那挺车篷上支着的机枪。警卫们把机枪保养得很好，枪口在太阳光下闪着蓝瓦瓦的光亮，几个士兵严阵以待，目光炯炯地盯着前车以防野兽跳车出笼。

“他妈的，我们怎么还被专政？”殴打过他的那个“头人”，低声骂着，“我们是解除教养的‘内矛’（内部矛盾），还把我们当‘敌矛’对待！”

“该把我们这辆车，排在干部家属的车队里。”

“这他妈的合理吗？”

“跳车！”有人在低语。

“小兄弟，你才多大年纪？”说话的是那个释放了的奸尸犯，“一朵花苞刚开，还没挨过女人呢！古语说：‘宁在花下死，作鬼也风流’，这么滚下车去，吃机枪子儿，可是太不值了！”

“嘻嘻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颠颠簸簸的卡车车厢里，爆发出一阵笑声。那“跳车”的低语声，居然停止了。接着是一段淫秽的对话：

“喂！老帽，你为什么耍×死女人呢？又脏又臭！”

“用冰镇着，用福尔马林药水消毒！”

“身上还有弹性吗？”

那奸尸犯砸砸嘴。

索泓一坐在车板上，把头埋在两个胳膊中间。他不敢直接去用手堵上耳朵，以防那些“氓爷”指责他“假清高”。在那场“蒙头会”后，那群殴打他的流氓，倒是向他表示出和解的姿态，那“头人”还亲自给他把被褥铺到和他们一样的宽度，并给他伤肿的眼睛换药。惟独那个奸尸犯，却始终用淫邪心理，向索泓一寻衅：“我说魔术师，我看那位郑夫人，对你眉来眼去挺有情意的，这个农村妞儿奶子大，屁股圆，那双水汪汪的眼珠，能把男人们魂给勾走，我要是你呀，哼！”

“我警告你少在这儿放屁！”索泓一对这个瘦骨嶙峋的家伙，倒还充满自信。

“怎么？你不爱听了？”

“淫棍！”索泓一喝道。

“猫还能让耗子吓着，”奸尸犯挑战似地盯着他，“你别看我是劳改释放犯，你是解除劳教的。告诉你，就是我再奸上十个活尸，我犯罪的性质也是‘内矛’，你再装得清高，天天喊‘社会主义好’，也是‘敌矛’，‘内矛’管‘敌矛’你是耗子我是猫！管你是天经地义！”说着，他晃晃悠悠地向索泓一的铺位走来，走到铺位前噗地在他褥子上吐了口痰。

“你给我擦掉。”索泓一从炕上站到了地上。

“你自己用舌头去舔吧！”那奸尸犯毫不在意地说，“你看过《金瓶梅》里潘金莲的口淫吗？想必那玩艺很有味道，我叫你尝尝鲜！”

索泓一终于被激起了泥人的泥性，他冷不防一拳向这家伙脸上打去。奸尸犯毫无防备晃晃身子，一屁股倒在地上。索泓一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跃身骑上这头“畜牲”，用一只手紧紧掐住他的脖子，左右开弓地打了他五六个耳光，直到打得他自己没了力气，才收住手掌。当他气喘吁吁地从这头畜牲身上站起来，感到头晕目眩，但为了防止那畜牲反扑，他强打精神地站在那儿准备再战。那奸尸犯老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，像疯狗一样扑了两扑，索泓一都闪开了，那奸尸犯自己摔倒在地上。

“一……二……三……”那群氓爷在炕上充当着拳头裁判的角色，数着数儿，

“七……八……九……”

“完了！花爷，你认输吧！”

“索泓一还真有两下！”

“我是二级浮肿！”索泓一抖到气说。

“我跟你一样，也是二级浮肿。”那奸尸犯扶着炕站起来，色厉内荏地自我解嘲，

“不然的话，我非咬掉你那玩艺儿不可，让你这右派断子绝孙！”

屋子里滚过一阵笑浪，“头人”开了腔：“得了，不打不成交，往后还要在一起受苦呢！在这个年头，谈涮羊肉可以解饿；谈男女之间那些事情，可以解忧。”

沉沦。

堕落。

索泓一深感自己周围一片混沌，就像卡车轮子下扬起的道道黄尘一样。他对自己进行了反躬自问，觉得自己也未能做到一尘不染。饥饿给他带来了心理变形，他吃饱了也觉着饿，他和老右们在一块也开过“精神餐馆”，彼此咽着口水地谈论过解饥食品，从高档的水晶肘、古老肉、清蒸鱼，一直到低档的窝头，蒸饼，白菜汤……来到那间“公民”的屋子后，自己虽然狠狠揍了那无耻的奸尸犯一顿，但在当天夜里，他莫名其妙地梦见了那条河沟的青石板，他和盲流李翠翠……如果这一道精神防线再被生活摧毁，他意识到那就是他向动物退化的开始。想到这里，索泓一深为自己的变异而悲哀。

卡车开始爬山了，爬的是气势雄浑的燕山山脉。那些同伙聊兴已过，此时随着卡车的摇摆而昏昏欲睡。听不到污秽语言的索泓一，神色专注地眺望着绵亘的群山。山，是厚重而久远的，谁也估算不出它从地下降起的年代以及它的悠久年龄；山，又是巍峨而苍劲的，它把绿色集于一身，以显示它生命的永恒。那白白的小斑点，是山坡草地上蠕动着羊群；那色彩斑斓的小块块，是开放在大山脚下的簇簇野花；那一亮一亮的丝带，是大山献给饥渴行者的溪水；那一个个小得如同儿童积木一样的东西，是山谷里零散的农家。索泓一心里蓦然一跳，他看见蜿蜒在山峦之巅的古老长城了，它醉卧青山，头顶流云，曲曲弯弯地走向无限远的天际。看见大自然的博大壮丽，索泓一倍感自己的渺小和形秽。

记得小时候，爸爸、妈妈曾带着他登过长城。爸爸一路上向他讲燕赵慷慨悲歌之士，妈妈则拉着他的手捕捉山坡上的野蝈蝈；爸爸采摘了一束殷红的红叶，妈妈掐了一把野菊花。

爸爸问他：“你喜欢红叶？还是野菊？”

“我都喜欢。”他说，“但我更爱听蝈蝈叫！”

爸妈都笑了。爸爸说：“抛开蝈蝈不说，你爱什么？”

妈妈争抢着说：“泓一一定喜欢野菊花。”

爸爸毫不示弱地对儿子进行争夺：“不，血性男儿应当爱红叶！”

索泓一的回答，使爸妈为之一惊。他说“我爱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万里长城。”

爸爸当即把他抱起来抛向空中，又接在怀里。妈妈也觉得儿子的回答，超越了他的年龄（当时他十一岁），在归途上路过“栗子王”商店时，给儿子买了一大包糖炒栗子，作为父母亲对儿子的嘉奖。

长城，依旧是他童年时攀登过的长城，但是当年登长城的家庭却破裂了。爸爸坠楼，妈妈发配到河北农村去烧砖。三颗普通的中国之魂，在恶性循环中，都成了一窝黑。

“妈妈，您好吗？”索泓一喃喃着。

“我好。”声音像整个燕山在轰鸣。

“您的儿子像塞外的一颗沙粒，将被风卷到新的地方。”

“一路平安，多多保重！”

“我现在当了‘幸运儿’了，想去看看您。”

“你不要来，妈妈很好，妈妈都能一次背十二块砖坯上害了，十二块砖坯有六十斤重，你也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。”

“您没有得浮肿病吗？”

“没有。泓一你呢？”

“我健壮得像头牛。”

“那妈妈就放心了！”

“我最担心您的血压。妈妈！”

“反而降低了，劳动能治百病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妈妈从没说过谎话。”

不，妈妈在兴高采烈地说着谎话——当索泓一从幻觉中清醒过来时，作出了这样的判断。在劳改矿山，他和母亲断续地通过几封信，妈妈的回答是“好”“好极了”“一切都好”。她把发配去改造的那些砖窑，形容成了天国的“伊甸园”。儿子明白：她越是在信里说那儿好，那儿的实际情况越糟，就像爸爸坠楼自尽后，妈妈写下的划清界限的决裂声明一样，在激昂的言词下，深藏着她那颗伤痛的心，可以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谎言。妈妈现在的谎话升格了，学会了郑重而庄严地说谎，岂不知那天国的“伊甸园”，在天堂和人间都不存在——那是艺匠绘制出来的宗教神话。

“砰”地一声枪响，索泓一的思绪被打得粉碎。卡车上打盹的成员，也都被这声枪响召唤醒了：

“准是跑了人了。”“头人”判断着。

“怎么没有停下车去追捕逃犯？”有人疑惑。

“放的是单枪。跑了人早就该用机枪扫了！”

“大概是枪走火了！”

队员们正在探头探脑地捕捉着鸣枪的原因时，前边的卡车上传来准确消息：这是郑科长用警卫连长的手枪，在打野山羊。一场虚惊过后，使沉闷的车厢，顿时活跃起来。那奸尸犯的老营生重新开业，索泓一只好挪动了一下屁股，把脸转到迎风的方向，这样虽然可以让那些淫秽的声音准不进自己的耳鼓，但他那只迎风落泪的眼睛，却不断滴嗒滴嗒地落下泪来。

卡车缓慢地山间S形公路上奔驰着，索泓一一边用手绢不断擦着右眼，一边神往地向大山眺望。忽然，他发现那只被枪击伤的野山羊了，他在山石缝间蹦跳着，它蜷缩着那只被子弹打伤了的前腿，用岩石当作为天然掩护，逃向大山的峡谷。他真担心后边的警卫车上的战士发现它，再赏给他一梭子，可是手握机枪的战士，神情专注地盯着车上的“野兽”——阿弥陀佛，那只野山羊逃走了，索泓一一直目送着它跳过一条溪水，消失在山坡上一片乱树棵子之中……

索泓一擦擦眼泪闭上眼睛，他头脑里记起了《鹿回头》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小时候妈妈对他讲过的。妈妈是海南岛琼山县人，寄宿在北平亲友家求学时，结识了从北方来北平上学的父亲。爸爸常常风趣地把他们之间的结合，称之为南极和北极之恋。爸爸身材高大，长着一副典型北方人的奇伟体魄；妈妈娇小玲珑，面孔黧黑，是不是小时候吃椰子多了的缘故，索泓一无从考察，但从他有记忆时起妈妈的皮肤就闪烁着了一层椰油的光亮。她对他说：从前有个猎人，追踪一只美丽的小鹿，这只鹿夺路惊恐而逃，猎人紧追不舍。小鹿跑过草地，他追过草地；小鹿蹦过山泉，猎人也跳过山泉。小鹿被追得无路可走时，攀上了一座高山的崖顶，当猎人举枪射击时，那小鹿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漂亮的村姑。猎人动情地放下了猎枪，领这位村姑回家成了眷属。

索泓一对这个神话，听得有滋有味。但是爸爸对这个神话的收尾提出意见。他说：“这小鹿也太没有自尊心了！”

“这是神话。”妈妈说。

“神话也是隐喻人生的。”爸爸说，“我听到《鹿回头》的传说，尾巴跟你讲的不一样。当那猎人举枪瞄准小鹿要射击时，那小鹿并没变成什么漂亮村姑。它还是那只鹿，但站在悬崖之顶，回过头来留恋地看着养育它的那片青青的草原……”

妈妈打断他的话说：“这神话出在海南岛！”

“北满草原也知道这个神话呀！”爸爸争辩着说，“我不赞美小鹿和猎人的浪漫蒂克，我赞美小鹿眷恋故土上草地的情怀。它对着它啃过青的草地口叫了三声，没等猎人勾动猎枪扳机，它纵身跳下了百丈悬崖！”

索泓一的心马上沉入了谷底——因为在反右的批斗现场上，爸爸就扮演了这头小鹿的角色。当然，他当时的年龄已经不小了，加上日本人一进北京，他就蓄须铭志，拒绝了日本人用厚禄聘请他当翻译，他步入中年时就已然像个老叟。爸爸重气节，妈妈重感情；爸爸性子硬得如同山坡上疙疙瘩瘩的枣树，妈妈生性柔顺，若同是依附于树干下的小草。一场“雷殛木”，枣树嘎叭一声被击断了，孤零零的小草，没了遮阴的树冠，也只好去承受命运中风霜雨雪的严酷洗礼。

“妈妈——”他突然懵懵怔怔地叫了一声。

这一声叫醒了他自己。看看周围，山，依然巍然而立，草，依然滴翠含青。那些脸上蒙上一层塞外尘沙的乘车人，还在嘻嘻哈哈笑着。车轮奔驰的声音太响了，人世间的万物没有一个人听见他梦吃般地叫了一声妈妈。

孤独咬蚀着他。

忧伤折磨着他。

愁楚占有了他。

他在这一霎间，真盼望警车上手扣着机枪扳机的士兵，因卡车的急剧颠簸而失手走火。那样一来，他这个坐在车尾上的摘帽右派，帽子和灵魂可以一块飞上九天，那儿有举着双手迎接他的爸爸——那儿是一个深爱中国、直面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地下之家。有这么一刹那，索泓一真的起了跳车的欲念，让后边的卡车来不及刹车，车轮就从他身

上辗过去，把一个中国男儿的血肉之躯留给雄浑的长城。不知是不是心理因素在作怪，他总感觉紧握机枪的士兵在盯着他，坐在司机楼里的大胡子司机也在盯着他——他失去了勇气，因为死并不像世俗所说，是弱者的行为，而是勇敢者的果断行动——在遗传学的范畴中，他觉得更多的接受了妈妈的遗传基因。他很懦弱。

他那只风泪眼像融化的冰推，一滴一滴地落下泪滴，他那块擦泪的手绢很快就湿透了，当他把手探出槽帮去拧干那块手绢时，目光有意地再次往司机驾驶室里看了看，眼睛顿时像触了电一样不动：原来大胡子司机身旁坐着的那个人，正是给他带来“幸运儿”绰号的李翠翠。

是天意？是巧合？还是李翠翠的有意选择？一个双身子的妇女（又是郑科长的老婆），当然有资格坐在司机楼里，以避免因山路的颠簸而流产；但浩浩荡荡的车队有十五六辆，她为什么偏偏坐在这个司机楼里？

她不眨眼地看着他。

他却很快避开了她追踪的目光。

不知为什么，他产生了抱怨她的情绪：一只“风泪眼”换掉了头上的一顶帽子，只有他和她以及她的男人知道这件事。摘了右派大帽子，又箍上了“摘帽右派”的小帽子，貌似成了公民，实则还是在原地踏步，机关枪的监督，严正地告诉了他这一点。可是他为此变成了风泪眼，一生都要迎风流泪，直到他的泪腺枯竭为止，这都是李翠翠的恩赐。想到这里，他狠狠地往司机楼里瞪了一眼。

隔着挡风玻璃，李翠翠似乎和他发生了心电感应。她忧郁地皱着眉心，好像完全接受索泓一目光的批判。他把目光马上收拢回来，他发觉他没有权利谴责那个盲流姑娘。那天夜里她拿了她的窝窝头和鬼子姜，也是为了延续生命，和他在矿山梯田上捣田鼠窝，把它们的存粮放进铝锅里煮沸成粥以饱自己的肚子，同出于生存竞争的本能。至于这只“风泪眼”，也怨不得李翠翠，谁叫你去追踪她呢？追踪她时又为什么把木棍当枪比划？如果仅仅是一条木棍，李翠翠也许不会顺风撒灰，而自己崇拜枪的神威，结果反而承受到了力的反馈作用。活该！谁让你以枪吓唬一颗饥饿的灵魂呢？！

反躬自省以后，笼罩在他心上的怨云一扫而光，他朝李翠翠抱歉地笑笑。

李翠翠马上有了反应，她用手绢擦擦自己的脸。这是示意索泓一成了土人，该用手绢擦擦脸上的尘土了。正好，他这条手绢是水淋淋的，用泪水擦脸同样起到净水洗脸的作用。他擦了擦，立刻感到精神了许多。

李翠翠微笑地点点头，像老师夸奖完成了作业的学生。

索泓一从口袋掏出干粮。这是矿山拔营起寨时蒸的土面馒头。尽管看上去和窝窝头颜色绝对近似，但它是清扫库底的白面做的，索泓一一直没舍得吃。现在，他把它掏出来，虽然极想把它吞下去，但哑剧给李翠翠看的兴趣，暂时抑制了他的饥饿。他用那块泪手绢蒙上它，当他掀开手绢时那黄馒头不见了；他向外一挥手，那馒头又从袖口滚出来。

李翠翠笑了，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。

索泓一不敢笑，他怕被车篷顶上持枪的士兵看出破绽。

李翠翠身子背向司机，指了指嘴。

索泓一当真嚼开了黄馒头——他早就饿了。

李翠翠隔着车窗，从背包里掏出一个西红柿，作了一个要向窗外抛的姿势。这个动作太显眼了，引得身旁的大胡子司机歪头看了看她，李翠翠解疑地把手收拢回来，把西红柿放在嘴边闻了闻，又放回到书包里去。然后，持开袖口看看她手腕上那块手表。

索泓一猜测着这手势的含义：这西红柿是留给他的，只要一有时机，她马上想办法递到他的手里。索泓一向她点点头，表示谢意。点头之后，他又摇头，示意他不要她的馈赠。

李翠翠失望地撅起嘴。

索泓一连忙把摇头改变为点头。

李翠翠咧嘴笑了，那笑靥就像司机挂在挡风玻璃上的那束喇叭花。那束花是淡紫色的，映在李翠翠浅藕色的褂子上，色彩非常别致。如果不是在像摇煤球一样的卡车上，他真想用彩笔给李翠翠和那束喇叭花，画一幅水粉画。那将是一幅质朴无华的村姑肖像。她有村姑的泼辣粗野，又有村姑的纤细甜润；她的生命真像野篱笆上朝天开放的喇叭花，像春天的鸟群自由飞翔，像天空的云朵悠然飘荡……

落雨了，凉凉的雨丝撕碎了他的心中的梦。天上滚落下来的不是毛毛小雨，而是铜

钱大的雨点。索泓一仰头看看天，谁知道乌云是什么时候拥抱在一起的，反正云彩像抬着大海一样涌过来了。没有雷鸣，只闻雨声，从燕山山谷呼啸而来。片刻时间，风卷着滂沱大雨，在这条环山公路上破天而落。树不见了，山不见了，就连近在咫尺的警车，都变成一团水雾中的憧影。没有人下令，长长的车队都停了下来，干部家属的卡车上迅速支开了防雨苫布，士兵穿起了一面胶的雨衣，其它几辆卡车上的贱民，被鞭子雨抽打得嗷嗷乱叫，有人从网兜里找出脸盆顶在头上，有的扒下上衣顶在头上，还有的像鸵鸟一样把头紧缩在两膝之间，让暴雨发威地惩罚他的背脊。索泓一最初把打饭的铝盆顶在头上，这分量太轻了，一阵疾风卷过，他那个打饭的家什就叽哩呱啦地被吹落到了地上。索泓一不敢下车去捡它，怕士兵误认他要逃跑而对他射击。大雨刚落时，开路的车头已经鸣枪示警。枪响过后，郑昆山就用大喇叭喊话了：

“不许下车——”

“原地待命——”

“谁若下车——”

“按逃跑论处，格杀勿论——”

在暴雨声中尽管他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，但对索泓一的耳朵来说仍然如同一声声雷鸣，他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风卷着那个铝盆，向大山沟里滚去。他埋下头，弓起背，把脊背当成蜗牛的壳，保护着他的脑袋；他冷得牙磕牙，浑身筛糠，他真怀疑自己要被这场大雨给浸死了。这时，有个人狠狠拉了他胳膊一下，同时向他耳语着：“靠紧我一点！我们将来还要看你变魔术哩！”索泓一听出了这是“头人”的声音，便把身子向他靠拢了过去，身子挨着身子，果然产生了一点微温。“头人”是自己真的不怕冷呢，还是要光棍的横劲呢？索泓一说不清楚，他直挺肩膀，唱着他自编的歌儿：

雄赳赳
气昂昂
工业下马农业上
去种菜
去种粮
反正要比开矿强

有人笑。

有人叫。

索泓一却把背弓得更高了。“雄赳赳，气昂昂”这两句词儿大刺耳了，这不是志愿军战士都会唱的歌儿吗？记得，那是一个下着毛毛雨的秋夜，他们这支文工队冒雨穿过清川江。他们手拉手地在一座摇动的浮桥上走，后边有敌人追赶，头上有敌机轰炸。文工队正走到江心时，敌机投在江心炸弹激起的水浪，一下子把文工队年纪最小的小姑娘，掀到了江心。那时，他是何等鹰鹞，几乎没有一点多余的考虑，就一个大雁展翅跳下了冰冷的清川江。借着敌人照明弹的闪亮，他一手揪着这个小姑娘的辫子，一手托起她的身子，硬是泅水把她拖到了江滩。那时的清川江水冷得扎骨头，可是他喝了几口白酒暖暖身子，背着小姑娘赶上了部队。后来，军首长追悼相声大师“小蘑菇”（入朝的著名曲艺演员，牺牲在朝鲜战场）的大会上，向索泓一颁发了荣立三等功的军功证书。想起昔日的风华岁月，索泓一本能地抬起头来，企图挺直胸膛和鞭子雨对抗一阵，那“头人”像老母鸡保护幼雏那样，一下又把他的脖子强按下去，骂道：“你活腻歪了？天在下小刀子，它能宰了你！”索泓一只好又把头埋回到怀里，让暴雨在他拱起的脊梁上暴施淫威。

哗……哗……哗……

天地之间只有滂沱大雨敲打大地的声响。

呜……呜……呜……

山洪顺山沟倾泻下来了，像一千头牛狂叫。

整个车队像一条惊恐的巨蟒，不安地蠕动起来，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似的，装载家属的卡车首先反应：孩子哇哇大哭，妇女扯着嗓子尖叫，竹笼里的鸡、鸭像被黄鼠狼咬住了脖子似的，发出凄厉的嘶鸣。装运囚徒和劳教分子的卡车，倒是一片死寂，除了人头钻动，脊背像羊群出栏一样乱拱之外，没有一点声音。他们饱经生活砺石的磨砺，忍耐已经潜入骨髓，形成了一种本能；就是大雨转化成冰雹，他们也只能在车上默默地

干受。

还算幸运，暴雨耍了一阵威风以后，太阳又从云层缝里钻了出来。铜钱大的雨点，变成了时断时续的细细雨丝。山从云雾中露出轮廓，树也从水雾中显出身影，这时人们才看见在这条公路的一块岩石上，站着面孔黧色的郑昆山。他没穿雨衣，没戴雨帽，手里紧握着一支手枪，目光炯炯地环视着四周。显然，他从落雨时就站在这个制高点上了。他浑身滚落着水珠，就像是大雨洗涤过的一尊石雕。

索泓一向他望着。

囚徒们向他望着。

家属们向他望着。

士兵也向他行注目礼。

在这大雨乍停的公路上，突然响起一片嘈杂的音响：

“恨透铁——”

“活钟馗——”

“拿破仑——”

“黑老包——”

他穿着那双湿淋淋的大头鞋，慢慢地向车队走过来，就像常胜将军检阅辎重车队。一个劳改干部跑上去给他送去一条干毛巾，他用手扒拉开，就从第一辆囚车，一直走到索泓一乘坐的这辆卡车，清点人数的结果是：无人跳车，无人逃跑，只是在老右那辆卡车上，发现一个被大雨浸死的右派。

“姓名？”他挑着嗓子问道。

“丁琳——”

索泓一蓦地低垂下头——这是吞噬他画的那张挂炉烤鸭的人。当时，丁君画饼充饥，此刻，他永远不会感到饥饿了。索泓一深感自己不该戏弄这个伙伴，他低声地抽泣了……

“船桅——”褚大个儿兴冲冲地叫喊：“索泓一你看看，在苇尖上晃动的是船桅吗？”

索泓一抬头也不抬地回答：“是。”

“你抬头看么！地上又没有银子！”

索泓一难以割断他对了君的忏悔之情，忧怨地说：“地下没有银子，可是地下埋着金子。”索泓一记得，丁君是地质学院勘探专业的大三学生。划右的原因十分滑稽。系支部书记规定斗争右派分子时，举拳头呼口号必须用左手，而丁君举了右手。丁君说：“我吃饭用右手拿筷子，写字用右手拿钢笔，去野外实习时用右手拿榔头，我不习惯举左手。”支部书记指出丁君思想意识有问题，丁君反唇相讥道：“请问，你发言时怎么不把右半边的嘴唇用胶布粘起来，用左半边的嘴发言，既然一张嘴分不出左和右，左胳膊和右胳膊对人的躯体来说，也是一个整体。我用右手用惯了，这也犯忌？”够了，丁君被戴上极右帽子，送来劳教。索泓一之所以对他如此熟悉，不仅因为他戴帽的原因荒谬绝伦，还因为他是广东人，和索泓一的妈妈是同乡。在索泓一的记忆中，他有着非常机敏的大脑，右派队中有少数几个能背对背下“盲棋”的人物，他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在饥荒年月，他的细密的数学脑瓜，和他躯体内二百零六节南骨，埋在了北国的芦花荡。

“你总往荷塘里看个啥？”士兵纳闷地问。

“找那座埋有金子的坟！”

“这野地方还有古墓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你咋就知道？”

“我参加了挖穴坑，后来又给坟头添土！”

“那咋会是古墓呢？”

“对后人而言。”索泓一说，“当我们的后几代子孙，研究这具干尸时，会发现他的肠胃里没有食物纤维。”

士兵终于明白了，板起脸来教训索泓一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又犯你右派的老毛病了！”

“没有。他是在转场时被大雨浸死在半路上的。那儿既不是劳改矿山，也不是劳改农场，那儿是一条盘山公路，责任在于老天爷不该刮那场扫帚风，下那场鞭子雨。”索泓一解释说。

“为啥没埋在半路上？”士兵好生不解。

“是神的归庙，是鬼的归坟，怎么能埋在半路上呢！”索泓一淡淡地回答。

“噢！”

泥泞路上，出现了暂时的安静。索泓一边走边往左侧的苇塘里眺望着。他清楚地记得了君就长眠在附近的一个土岗旁。由于这儿都是盐碱地，苇塘里极少树木，丁君墓地的土岗上，倒是长着一棵曲曲弯弯的矧子柳。从树身的枝杈去看，这棵树已经有了不短的树龄，但因土质不好，树长得畸形怪状，它站在因饥饿而精神扭曲的丁琳坟前，和死者倒真像一对孪生兄弟。

这儿除了有矧子柳遮荫之外，风水还算不错。在静夜里能看见银钟河絮语的波涛，能听到鸥鸟的啼鸣；春天听苇尖拔节上长的声响，秋天听苇叶沙沙和苇花落地时的轻柔叹息。丁君所以能埋葬在这儿，绝不是郑昆山想叫丁琳在地下寻找诗情——他对专政对象永远是块难以熔化的合金钢，浑身上下没有一颗浪漫主义细胞。实因当时正是盛夏，丁君的躯体在过银钟河轮渡时，已发出呛鼻的恶臭，因而劳改队的脚尖刚刚踏上劳改农场的管界，郑昆山就下达了安葬丁琳的命令。任务交给谁呢？理所当然地落在这群刚刚解除劳教和刑满释放成员的身上。

大队人马旅旅行地奔向了驻地，这儿只留下索泓一等十几个人进行挖坑埋土工作，郑昆山亲自留下来督阵。有脸色黑黑的“门神”往这儿一站，那群“氓爷”干活格外卖劲。索泓一负责清点丁琳的衣物，凡是带有笔迹的东西——哪怕是一张小纸片也要上缴郑昆山过目。就在这时，李翠翠突然出现在这个墓地旁边了，她把手里那小提兜往柳树上一挂，惊讶地叫了一声：“哎呀！也不弄口棺木？”

“你不跟大队走，到这儿干啥来？”郑昆山首先起了反感。

“瞅你问的，俺到农场知道进哪间房子？”李翠翠擦擦头上的汗说，“俺是你的家里人，得跟你走哇！”

郑昆山白瞪了她一眼：“到场子去等我，这儿……”

李翠翠截断了他的话：“俺走累了，歇歇脚还不许？”

“到那边歇歇去！”郑昆山指了指苇塘间的小路。

“俺偏要在这儿歇脚。这儿有这棵歪脖子树，还有块荫凉！”说着双腿一盘，坐在了土坡上。

“我在工作。”郑昆山气急败坏地提醒她。

“俺在歇脚。”她连眉毛也不抬，两眼盯着越挖越深的穴坑，并且继续发表议论说，“老郑，这也太难为人了！就这样把死人往湿土里一扔，俺兰考埋个死牲口还要铺上点木屑和干草呢！”

“翠翠——”郑昆山脸上的青筋跳了起来，“你……你给我走，你给我马上就走。”

“走！”她拍拍裤子上的尘土，钻进了苇塘，不一会儿，苇子窸窸窣窣地一阵响，李翠翠怀里抱着一捆隔年的枯干苇子走了回来。还没容郑昆山说话，便把那捆干苇子扔进穴坑，对挖坑的“头人”说：“把它摊开，再把被窝铺上，多少可以隔几天潮，让他全须全尾地躺几天，再喂地蛆！这饿死鬼实在太可怜了！”

“翠翠——”郑昆山两步跨过来，用手一拉她的袖口说，“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！你给我走。走——”

李翠翠一甩衣袖，挣脱开郑昆山的手，两眼瞪得溜溜回，挑着尖嗓门答道：“俺不走，俺就是不走。俺挨过饿，见着饿死鬼就心里难受。俺爷爷就是肚子没食饿死的，俺看见他想到了俺那好心肠的爷爷！”

“头人”手拿着那捆干苇子，站在齐腰深的穴坑里直愣愣地盯着郑昆山，他不知是该听科长的命令，还是该听“娘娘”的指示。其他几个人手拿铁锹，也大眼瞪小眼地愣在那儿，彼此面面相觑。索泓一装作对这个局面视而不见的样子，双手哆哆嗦嗦地掏着丁君的破棉袄口袋，但他眼角的余光，本能地投向了郑昆山——他担心郑昆山会暴跳起来，一巴掌把李翠翠给扇进穴坑。

郑昆山果然向穴坑旁奔去，他边走边把两手握成了拳头。

“头人”惊愕地张大了嘴巴。

那几个“氓爷”露出惊恐的神色。

索泓一失态地站了起来，紧张地屏住气张望着。

只有那个吃过李翠翠耳光的奸尸犯，很琐的目光中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气。他把那捆干苇子，从“头人”手里拿过去，扔出穴坑，挑唆地说：“右派就是反革命，是地道的‘敌矛’，对反革命哪能施仁政？！”他用一双卑琐的眼睛，看着郑昆山，期待着事态的进一步扩展。

郑昆山和李翠翠距离在缩短。李翠翠没吐出一个字，只是高挺着胸脯，两只圆圆的杏子眼，一眨不眨地盯视着郑昆山铁青的脸。真也怪了，那双他常年累月穿着的大头鞋，就像鞋底抹着万能胶一样，移动得越来越缓慢；那紧握着的双拳，也随着脚步节奏的慢板，而痉挛地松开。当他步到李翠翠面前，突然把视线转向那捆干干的芦苇，脚上凝集了全部的愤怒，狠狠把芦苇捆踢回到穴坑里，朝那奸尸犯怒目而视道：“还发哪门子愣，把苇子快点摊开。对于‘敌矛’，我们也讲人道主义！”

云开了。

火熄了。

一场虚惊过后，人们似乎都发现了还有降服捉鬼钟馗的人——这就是李翠翠。李翠翠为了给丈夫圆上脸面，滴水不漏地说：“郑科长也是一片好心，想快点埋葬死人，省得在这儿招一群群苍蝇和牛蛇！索泓一，行李检查完了吗？”

“完了！”

“铺上它下葬吧！”郑昆山接上话茬说。

“郑科长，在被窝卷里发现了一个用线封口的塑料纸包，摸着像钱。”

“当众打开。”郑昆山下令，“把钱点清楚。”

索泓一用牙齿咬断线头，小小塑料纸包里掏出来的不是钱，而是几张叠放着的纸。索泓一摊开一看，立刻把它呈到郑昆山面前：“郑科长，这是一份入党申请书！”

李翠翠手疾眼快，一把抓到手里，她不征询郑昆山的意见，就磕磕绊绊地念叨起来。

党支部：

今天是五七年的五四青年节，我请求参加党。

我是广东省顺德县一个贫农的儿子。解放前，我父
早……早死（逝），母亲给有钱人家当……当……啥
（佣）人……

“别念了。”郑昆山把死者留下的入党申请书夺过来。“下葬！”

“你让俺看完么！”李翠翠请示着，“俺也是贫农出身！”

郑昆山无奈，把揉得皱巴巴的纸团又交还给李翠翠：“去，你到一边看去！”

李翠翠躲到那棵歪脖子柳树下面，独自默念着死者的遗书。索泓一心如火焚，他抬着丁君那条早已僵直的腿，徐徐送下穴坑时，仿佛埋葬的是自己。他欲哭无泪，欲喊无声，想起他曾用纸画的挂炉烤鸭，戏弄过这颗饥饿的灵魂，真想扑在圆鼓鼓的土坟上，喃喃地向丁君忏悔自己的过失。可是在郑昆山面前，在这群“氓爷”面前，这么做的后果只会招起许多疑惑；没有办法，他只好竭尽全力用铁锹往坟上加土。万万料想不到的是，李翠翠看完这张“入党申请书”，竟然两眼掉下了泪瓣儿，这无声的眼泪，一下把索泓一的郁闷勾动起来，刷地一下子，泪水顺着他的眼窝淌下脸腮。

郑昆山的脸色陡然变了。他对李翠翠的眼泪视而不见，却对索泓一发脾气：“眼泪是有阶级性的，你这摘了右派帽子的摘帽右派，对着坟头流泪是啥意思？”

索泓一口是心非地说：“郑科长，我没哭，您也知道我这只眼迎风落泪……”

李翠翠打断索泓一的话说：“俺看你这科长，管得也太宽了！连哭啊笑的你也管。你看这封申请书里都写些啥？上边写着他娘给人家当过奶妈儿，他生下来本该吃他娘的奶，可是因为穷，奶水不得不去喂人家的孩子，他是从小要饭花子变成大学生的。你看看！你看看！”李翠翠把那张入党申请书，硬是塞在了郑昆山手里，“他上大学那年，他娘跳着脚喊共产党万岁，咋就成了右派反革命呢！”

郑昆山看也不看，把那张纸一揉，扔向苇塘，对李翠翠怒目而视地说：“那是虚情假意，你倒当成真的？”

“假的为啥要缝在小包包里？俺知道缝在包包里的东西，都是珍贵的稀罕东西。土改时俺爷爷就叫俺奶奶把‘土地证’缝在贴身的小褂褂里，俺奶奶去世早，算她命薄；俺爷爷倒是命硬，去年活活挺倒在他分的那块土地上。入社时，俺爷爷说‘土地证’丢

了，死后才发现那张快磨烂了的‘土地证’，还缝在他那补丁落补丁的棉袄袖子里。他是两手抓着泥土冻死的……”李翠翠的话像大河决了口子一样，奔涌而出。她的眼泪瓣儿被眼里跳动着悲愤的火星烧干了，颓然地坐倒在坟坡上。

郑昆山脸上虽然还像挂着一层冷霜，可是口气明显地和缓下来：“翠翠，这儿是劳改单位……”

“劳改单位咋的，里边关押的不也是两条腿的人么！”李翠翠昂起头来。

“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你，这儿是执行机构。我的任务是严格地按章程办事。至于死者丁琳是黑的、还是红的，与我无关。只要是送到这里边来的，我就要对他执行专政任务！”郑昆山像耐心的教师，开导着调皮学生一样说服着李翠翠，“本来，埋葬丁琳是该弄口棺木的，可是你往四周看看，除了芦苇还是芦苇，上哪儿去找木头！再说，丁琳被大雨浸死在路上，你刚才不是也说再停放下去，要招苍蝇和牛虻吗？”

李翠翠似乎察觉到她的行动太过分了，朝周围几个拿着铁锹号脉的“公民”看了看说：“俺是想起俺爷爷来了，就让俺在这儿祭悼一下荒年所有的饿死鬼吧！”她站起来，拿过“头人”手里的铁锹，在丁君坟前先挖了个窝窝，又从矧子柳的树杈上摘下小挎包，口袋朝下地朝土窝窝里一倒——索泓一隔着卡车挡风玻璃看见过的白馒头和西红柿，就像饺子下锅一样，叽哩咕噜地滚进了她挖好的土窝窝里。她又用铁锹往这些供品上盖了一层湿土，长出了一口气，算是完成了生者对死者的祭奠。

在场的人个个目瞪口呆。

郑昆山阴沉着脸哑口无言。

当她把铁锹往坟头上一插，目光在索泓一脸上停留了短短的霎间，似在用眼睛向索泓一征询：把留给你的“进口货”，献给了死鬼，你不会埋怨俺吧？！索泓一忙低垂下头，在果敢而任性的李翠翠面前，他感到自己怯懦得像只蝼蚁。自愧之余，他也感到了一点欣慰。昔日他献给丁君的是一张画饼，李翠翠把应当属于他的食物献给了亡灵，等于替他偿还了良心债务，丁君在九泉之下可以饱餐一顿，闭上他那双在下葬时还未曾闭合的眼皮了……

此刻，索泓一从灰白色的芦花尖尖上，终于又看见土岗旁那棵矧子柳了。他骤然地停下脚步，致使他身后的士兵差点撞到他身上。

“咋的了？”士兵被吓了一跳。

“你看那树。坟就在树下。”

“哪口坟？”士兵显然已经忘记了刚才他和索泓一的对话。

“埋金子的坟呐！”索泓一说，“班长，你看这儿都能看见海鸥了，再走不了多远就能过河。能不能叫我去看一眼？”

士兵抬头看了看水鸟，又看看苇尖上移动着的船桅，点点头说，“俺就在路边等你，你可得快点出来。”等索泓一迈步进苇塘时，士兵突然改口了，说道：“不，还是让俺跟你一块去吧！”

索泓一用手向左右分着芦苇往前走，士兵在后边紧紧地跟随着他。索泓一隐约地听见士兵扳动枪栓的声响。他估摸着士兵此时的一只手正钩着扳机，索泓一全然不顾这些，直奔丁君这座上坟而来。才仅仅一年多的光景，这座孤坟的底座似乎缩小了许多，坟坡的下半截留下一圈圈的水纹，那是银钟河水暴涨，漫进大苇塘时冲刷的痕迹。坟墓的上半部分野草丛生，秋虫叽叽而鸣，既像哀鸣冬天即将光临，又像为丁君哼唱着一支安魂曲。

是的，丁君确实需要这大自然的安魂。那天埋葬了丁君，农场一辆破旧的吉普车，把郑昆山和李翠翠接往农场，车子刚离去，丁君的亡灵再一次受到了惊扰。“头人”正挥动着铁锹，削着那棵矧子柳上的树皮，以便叫索泓一用小刀，在光秃秃的树干上刻下了琳君之墓的字样，哪知那群饿狼，不知是哪个挑头，悄悄地扒开了李翠翠埋在坟前的供品，把沾着湿土的馒头和西红柿，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。索泓一首先听见了猫舔粥碗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他悲愤得不能自制，不禁大喊了一声：

“狗——简直是狗——”

“头人”放下铁锹就扑了过去。索泓一满以为他是去处罚这些讨吃鬼的，哪知“头人”一见这罕见的充饥食物，竟然也动了贪心。他三胳膊两腿地把那群人赶走，一手抓着沾着泥土的馒头，一手招呼索泓一道：“喂，快点过来，不然就没你的份了。”

索泓一迷惑不解地望着“头人”。

“别犯傻了！埋在这儿也是喂了地蛆！”“头人”说，“还是来点实际的吧！”

索泓一依然不动。

“接着，”“头人”叭地一声，扔给他一个西红柿，“解解渴吧！”

索泓一不知是哪儿来的力量，他把“头人”递过来的西红柿，猛然向“头人”脸上掷去。这个汉子，只顾往嘴里填馒头，西红柿在他脸上开了花。索泓一闭上眼睛，等待着惩罚。他知道只要“头人”一声呼喊，那群饿狼就扑上来，他很可能落个和丁君去作伴的下场；但此时从心底升腾起的道义力量，支撑着他已将一切置之度外。

似乎有人在喊：“碎了这小子！”索泓一恍惚地分辨得出来：那是奸尸犯的声音。但是这喊话声，并没唤起任何回响，索泓一仿佛感到自己正往下沉，从高耸的峰峦沉向了万籁无声的幽谷，这儿有花，有草，有各色的河卵石，惟独听不见人的声音……

索泓一终于睁开眼睛了：这儿是芦苇塘。“头人”脸上的西红柿浆已然擦去，他站在索泓一的对面，正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他，那神情仿佛不是在看一个人，而是在看一座山，一尊佛。

“难道你不饿吗？”

“我饿！”

“那为什么……”

“要是活到从死人嘴里抢食儿，”索泓一有气无力地回答，“人就完全返祖成了狼。你要知道坟里的人，是肚子缺食才被大雨浸死的！”

“头人”神色黯然地耷拉下脑袋。接着，他旋风般地跑到坟前，把手里抓着的那半个馒头，扔回到坟前的土窝窝里，然后，他向周围的讨吃鬼扫了一眼，那些饿爷手中残破不全的西红柿和馒头，雹子般地掷回到土窝窝里。

眼前，这个土窝窝已经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茅草，没有留下一点道义和饥饿抗争的痕迹。坟头的尖顶上，还开放了一束鹅黄色的野菊花。索泓一伸手想摘一朵，留作纪念，可是他的手马上又缩回来了，他想到丁君是需要花的，说不定这束花就是他精灵的化身呢！

那棵秃子柳依然活着，虽然秋风凋蔽了它枝条上的每片树叶，使它变得像个歇顶秃头的弓背老人，但它依然活着。那歪七扭八的枝干，鸡爪般地伸向茫茫苍穹，像在向蓝天询问什么问题，又像对空旷的原野讲述什么往事似的，神态激动而感伤。索泓一沿着树冠往下看，终于发现了剥去了皮的树干上那行刀刻小字：丁琳君之墓。那天，他已然没有了用那只削铅笔的小刀，往树干上刻下这几个字的力气了，他用刀尖划出字形，是“头人”代替他刻下来的。归途上，“头人”像一匹马一样背着他，从银钟河岸，一直把他背到铁丝网外的红砖房——这儿是索泓一和另几个成员的新窝。半路上，索泓一知道了他叫刘鹏，原是某市郊区菜乡的一个车把式，他被送来劳改的罪名是“无理取闹”。有一次，他拉着满车的黄瓜、架豆送往市内菜站，出干疏忽，忘记了在马屁股后边拴系粪兜。偏巧，这匹造孽的雪青马在通过交通路口时，僻哩叭啦地拉了一泡牲口粪。刘鹏忙抽出车厢板下的一把大铲锹，把粪团往道沟里扔。交通警察上前阻拦，并摘下他头上戴着的草帽，叫他用草帽把粪团史走。刘鹏年轻气盛，和警察争吵了几句，抡开了大红樱皮鞭，抽了警察三鞭子赶车便跑。在归途上，他不敢再从原路走，等他绕路回到队里，已经有人在那儿等候他了。在拘留所，审讯员询问案情时，他手里已经没有了鞭子，但还有硬硬的脑袋，他像公羊顶架一样撞了审讯员一铁头。三鞭子加上一铁头被判处劳动教养一年半，“解放”后当了“新生”班班长——被称为“头人”。

索泓一用手摸了摸树干上的那几个字，看看士兵脸上已流露出明显的怒意，不待士兵催促，仿佛是和这土疙瘩永别了似的，向那座土坟弯腰鞠了一躬，趑身便走。

苇塘的那条窄路，开始变得宽阔起来。从那稀稀落落的苇子间隙，已能睨见银钟河上像蝴蝶翅膀一样的灰色船篷。士兵好像被银钟河涛语和蓬帆迷醉了，他迈着快步超过了前边的索泓一，神色专注地朝那一张张船篷眺望。索泓一没有去追踪那片帆影，他仰头观看着天空几只叽叽而鸣的白色海鸥。那几只海鸟像是白雪塑成的，比那风帆和云片洁白，比漫天飞舞的团团芦花更有活力。哪儿是这些候鸟的家？是天空？是陆地？是大海？是沼泽？它们似乎没有家，又似乎哪儿都是它们的家。这倒真有点像昔日的李翠翠呢，在中国的国土上任意游荡；不过，现在她的翅膀被折断了——她走上了生活的圆周。

索泓一曾不只一次地碰到过她。她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，挎着篮儿在西荒地挖着野菜。不只是她一个人在挖，那些队长的家属们，为了叫丈夫们不在荒年躺倒，胳膊弯里都多了一个柳条编成的篮儿。记得，那是刚到农场的第三天，索泓一奉命去老残队墙垣

上去刷写标语，在岔路口上，他碰到了一群去打草籽充饥的妇女。她们肩上都扛着一个苇坯编成的小篓子，朝他迎面走来。

“魔术师！”

“变戏法的！”

“……演员”

矿山来的家属们窃窃私语着。

索泓一很怕和这些妇女的目光相撞，他已经习惯于低头走路仰脸看天。

“他好像在哭。”有一个妇女说。

“那叫风泪眼。”有的妇女回答。

“啥叫风泪眼？”

“见风就流泪！”

索泓一鼓起勇气来睨视了妇女们一眼。这目光不是回敬娘儿们的议论，而是在这群妇女中寻找李翠翠。他很失望，这儿什么花儿都有：窝瓜花，狗尾花，惟独没有挂在卡车挡风玻璃背后的那朵喇叭花。他低垂下头来，静待这群乱咕咕的家鸽子，从他身旁走过去。

究竟是来农场的路上，索泓一和李翠翠流盼交织的目光使他的童心复归了呢？还是在坟场上，李翠翠霹雳闪电般的行动，震撼了索泓一的心呢？反正从躺在农场上的大炕时起，李翠翠的影子就开始在他面前晃动，她似乎粗野难驯，但在粗野的背后深藏着人类极为可贵的礼仪；她身上带着几分乡土妞子的土腥气，但却又比有些满肚子文化水儿的知识分子深明大义。当丁君的尸体，刚从轮渡上抬到这块土地时，有几个昔日和他下过“盲棋”的同窗友好，因其尸体发臭掩鼻而过；而这个与丁君素昧平生毫不相关的李翠翠，竟然像流星赶月一样来到坟场，在这冷漠的土地上，演出了一场人与人之间的热剧。索泓一深感自己灵魂卑微之余，心里萌生了一种沉重的失落感。他想也许在石灰窑的那个夜晚，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，但他错过去了；他如果真是男子汉，说不定此时正和李翠翠不知在那个角落里过着相濡以沫的生活呢！当然，一个盲流和一个逃犯的结合，道路是充满艰辛的，也许他们脚下永远没有鲜花，只有蒺藜；但他相信她对他的绝对真诚，和在困境中不可动摇的坚贞。现在，一切如同黄鹤一去不返了，在难能得到爱情的沙漠，他失去了一次可以得到它的契机。想到这些，索泓一那双浮肿的腿，仿佛又增加了千斤分量；他靠在一棵被盐碱夺去了枝叶的枯树干上，回头眺望那群渐渐远去的妇女背影喘息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从芦苇丛的小道上传来。片刻之间，一个赤着脚板的女人身影，出现在小路的尽头。索泓一猜想这女人着急地赶路，一定是去追赶那群干部家属的；可是他的眼睛马上瞪大了，追赶她们的竟然是李翠翠。他的脊梁像电打了似的，顿时离开了他靠着的枯树干，失常地向她轻呼了一声：

“翠翠——”

李翠翠在离他有十米左右的地方，骤然止步。当她看清了呼喊她的是索泓一，像一股旋风似地跑上前来，跑到离他有两米远的距离，又突然收住了脚步。

“翠翠，你这是……”

李翠翠把肩上扛着的小篓子，放在了地上，低下面颊回答说：“碰到草厚的地方打草籽，碰到水塘捞鱼虾。”

索泓一机械地点点头：“这儿比矿山还苦！”

“……”李翠翠没有应声，头仍然低垂着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索泓一敏感地察觉到了她的反常情绪，“是不是不愿意再看到我？”她摇摇头。

索泓一发现她的头发蓬乱如草——过去，她梳理得十分自然的发髻上，曾插着过一朵白色的玉管花。眼前，由于她头低垂得挨进了胸脯，索泓一看见了短发后边扎系的绿头绳。他不无感伤地往前迈了一步，再次问她：“家里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儿了？”

她突然仰起头来，直视着索泓一的眼睛说：“俺被俺那口子揍了一顿，就为那天埋葬丁琳的事儿。”

索泓一这才看见她眼圈红肿，额角上还残留着一个隐约可见的青包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她——有生以来他还没有安慰过一个女人哩！

“俺只嫌他打俺打得太轻了，要是下手重一点，把俺肚子里那块肉疙瘩给打下来，俺就自由了。”李翠翠眼里闪出一星泪光，“可是那肉疙瘩也真结实，俺咋折腾他都不

掉下来。”

“别那么想，孩子是你们的骨肉……”索泓一实在欠缺安慰别人的本领，懵懵懂懂地说，“那天，你……你……让郑科长下不了台了，做得过火了一点。”

“他一边捶俺一边说：‘你在哪儿显能不好，关起门来可以由你去疯，你咋偏同着那伙人，往俺的脸上贴膏药？’他又说：‘农场是个新地方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万一有人到分场政委杨绪那儿去告我一头，说俺对坏人仁慈，给阶级敌人吊孝，俺几年换来“狠透铁”的名声，就会变成河里的水泡。你明白吗？’俺细想想，他的话也不能说不对，所以他骂俺，俺不还嘴；他打俺，俺不还手；俺只骂俺自己，那天不该在石灰窑跳车，在那个山旮旯落脚！”

“不，怨我当天不像个男人！”索泓一说。

“俺没听懂你的话。”她凝视着他。

“要是从石窑一块……”索泓一害怕地闭住了嘴巴。

“现在你想通了？”她眼神闪亮了一霎，但顿时就熄灭了，“晚了，就是俺真把肚里的娃子弄下来，俺也不配跟你一块了；过去俺身子是干净的，眼下，俺……俺……唉！”她长长地叹了口气，“俺就是打掉娃子，也是孤雁单飞，不会给你搭帮拉套了！”

“我还不走。”索泓一呐呐地说。

“为啥？”

“中央政策明确规定，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，一律不予右派看待。也好，这条会在我身上兑现呢！”索泓一说。

“枪口对着你倒是兑现了。”她眉梢挑得老高，“你忘了，在转场时卡车上的那挺机枪？实话告诉你吧！俺当时都有点为你心麻，一个堂堂的大男人，干啥要受这个？就是抱着瓢去化缘要饭，也比这个松心。俺那些干粮和西红柿，就是想给你溜号时吃的，结果喂了那个死鬼！”

“依你说，对我们就总是这样了？”

“俺看不出啥好兆头。”

“那为什么还总是叫我在墙上刷写‘前途光明’的大标语呢？”索泓一指指腋下的板刷，“我就是为这四个字，才拖着浮肿的双腿，在各分场来回跑的。”

“你们这些知识分子，跟俺想的不一样。”李翠翠说，“俺爱看实际，你们爱幻想。走不走由你，反正俺李翠翠话是说透了。”

“再容我想想。”

“那俺要去打草籽了，掺到红薯面里顶粮食吃！”李翠翠把小篓子扛在肩上。

“等等。”

李翠翠停下移动的脚步，但小篓子仍然扛在肩上。

“……”索泓一低声说，“你瘦了！”

“你还会讲人话？！”李翠翠抱怨地瞥了他一眼，“我还以为你是个木头人哩！”

“翠翠，我心里常常想着你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”李翠翠嘴唇翁动着，“俺怕听这话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俺都快当娃子的娘了。”

“我不嫌弃这一点。”

“俺自个儿嫌弃自个儿。”

“翠翠。”索泓一往前迈了半步，乍着胆子拉起了翠翠的一只手。他腋下夹着的板刷，“叭哒”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
李翠翠眼睛顿时湿润了。她仰起头来，像仰望天上的一轮朗月那样，凝视着索泓一的脸。索泓一惊恐地向四周望望，周围苇叶婆娑，知了嘶鸣。他把李翠翠拉近了自己，用手抚摸了一下她头上那个青包，俯下头来用嘴亲吻着她的额头。

李翠翠哆嗦着身子低声哭了。在这短短瞬间，她平日的野气消失了，像孩子一样依偎在索泓一怀里，泪瓣儿无声地淌下眼边。索泓一吻着她的泪脸，吻着她的鼻窝，但当他和她嘴唇将要碰撞的一刹那，李翠翠突然用力地推开了他，她粗声喘着气说：“不！俺不！”

“翠翠……”索泓一冲动地再次拉着她的手，“你……”

她甩开了他的手：“俺不能……不能……”说着，她咬咬嘴唇，扛着小篓子匆匆跑了。跑了几步，她又趑转回来，对痴呆发愣的索泓一说：“你要真不嫌弃俺，今后你就

把俺当成你的亲妹妹看吧！”她不等索泓一作出反应，就跑进苇塘弯曲的小路。

事后，索泓一不止一次反省自己的莽撞。如果他在苇塘里的行动被人发觉，等于把他头上这把难火，烧到李翠翠头上。不管怎么说，李翠翠毕竟是只有巢的鸟了，而且即将哺育幼雏，这把难火蔓延开来，将会焚毁了她的巢穴，那就意味着把一个公民，也拉向一个黑不见底的深渊。索泓一发誓，绝不能再重复这样的行为。在否定自己盲动感情的同时，另一种意念却跟踪而来，他沉入心底的逃跑念头，常常像潮涌一样翻卷上来，冲击着他理智的堤坝，席卷他的身心。

农场，农场，按着名词解释它该是生产粮食的地方，但偏偏在这儿，比矿山吃粮还少。农场比矿山不但定量下降了十多斤，而且“进口货”的质量也下跌了不少。在矿山的时候，尽管也难以填饱肚子，还吃的是净米净面；到这儿以后，难以再见那黄灿灿的窝头。看起来这儿的窝窝头比矿山的要富于色彩，它是红薯面掺高粱面粘而成，颜色紫红紫红的；这家什经看不经饱，像棉花糖一样松软，噙在嘴里没等腮帮子蠕动，牙齿咀嚼，它就溶化到你的喉头，流进你的肠胃。如果仅仅是饥饿，索泓一倒也能忍耐，使他最感痛苦的是，他常常被拽到各分场去表演魔术。这种用精神抑制饥饿的办法，虽然能使台下的囚徒们一时忘却痛苦，但却无法医治索泓一自己的痛苦。因为他迈着浮肿的腿上台后，还要装得像健康人一样强开笑颜，以招徕观众，完成演出任务。

有一次，他奉命去总场演出，全场的干部和家属都来看他的表演。总场场长点名叫他演出“大变活人”。他在这一霎间，忽然想起来丁琳，如果当真能把丁琳这个死鬼变活，他宁愿从天黑演到天亮。他之所以不愿意演出这个节目，还有除了丁琳之死的第二种因素：来农场后，他经常在天擦黑时，看见马车上拉着一口漆木斑剥的棺木，奔往被称之为五八的乱坟岗子。最初看到它时，他心灵虽然为之震颤，但还深感农场对死亡囚徒的人道待遇；后来，他屡次看见这口棺木，却听不见木工打制棺木的声音，不禁疑窦顿生。后来在马号喂马的刘鹏，告诉了他这个秘密——那是一口无底的活灵柩，它既姓张，又姓王，既装赵钱孙李，也装周吴郑玉；到了坟场只要把棺罩一摘，一扬车把，人就顺到穴坑里去了。而大变活人的舞台道具——一个活底的大木箱，就酷似那只无底棺材。索泓一想起它，就引起心理上的条件反射。他谎称演出大变活人的道具坏了，总算躲过了这个节目的演出。

魔术是什么？不管它手法如何翻新，也不管它怎么使台下观众眼花缭乱，说穿了就是以假乱真。而生活却展示着它全部的严酷的真实，这常常使索泓一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之中。夜晚，他躺在大炕上，面对着窗外的一轮明月，久久难以成眠，他发现自己正像魔术师蒙哄观众一样，欺骗着自己的灵魂。不同的是变魔术主要靠两只手表表演弄假成真，而他欺骗自己则常靠头脑里编织出来的琼楼玉阁——实际上是幻觉中的海市蜃楼来以假当真。有一天夜里，他承受不住这种精神上的自我折磨，便披上一件褂子，悄悄走出屋子，到院子里来排解忧闷。

时正秋初，天气已然很凉。在这静静的秋夜，喧闹的世界像是死去了一样，没有一点声息，只有房舍附近的马棚，响着马儿安闲的咀嚼草料之声。他漫无目的地向马棚走去，借着棚柱上的桅灯，他一匹一匹地打量着槽头的马儿，它们仿佛没有忧愁，也没有欢乐，白天拉车，夜里歇息，在车把式的鞭子下，走着它们自己也无法知道的漫漫路程。他觉得他的生活也像是其中任何一匹马，乱蓬蓬像柴草一样的头发，是它们的颈上鬃毛；两只浮肿的腿，是它们奔波的蹄子；不，他还不如它们，因为它们没有痛苦，而他则越来越感到精神在塌方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精神伴随着肉体一块埋在这块荒漠的土地上。他走到马槽的东头，神往地看着那匹老马，他骑着它到距离远的分场去画过宣传画，它已然有八岁口了，此时它静静地站在槽头前，不吃草，不尥蹄，闭目养神，像一尊已然成了古化石的雕塑。而他——索泓一刚三十岁出头，正是“而立”的年纪，也真要像这匹老马一样，静待踏上“西天正路”吗？

草料棚里咋叭咋叭的声响，使索泓一的思绪中断。他朝草料棚里走去。去干什么？他没有任何明确的意思，他只是感到他需要声音，需要和声音对话，以驱赶他头脑里那团乱丝。隔着板墙的空隙，他看见草料间里闪着灯光。他推开虚掩着的木门看了看，是“头人”刘鹏正掰开喂马的豆饼，一块块往嘴里填。他狼吞虎咽地嚼着，竟连索泓一的开门声，他都没能发觉；直到桅灯下出现索泓一的人头影儿了，他才骤然地回过头来。当他发现来的不是巡夜的队长，而是索泓一，便向他招手说：“来！快来——”

索泓一被他那圆鼓鼓的腮帮，逗起了一点快意说：“我说你总没掉膘呢？！原来是如此这般！”

“这年头各有各活下去的高招儿，你搞宣传，喝高粱面茶汤（糗糊）；我喂骡马，我吃马料。”刘鹏蠕动着双腮，伸了一下脖子，把满嘴的豆饼渣咽了下去。并拿了块豆饼，在柱子上磕了两下又把它用手一搓，搓成豆饼渣子，塞在索泓一手里，“吃吧！比吃棉花糖（指红薯面窝头），还能抗肚饥呢！不信你试试？”

索泓一吃了一口，除了有点豆腥气还挺香。他又连连塞了几大口，不知是心理作用，还是豆料食物在他肠胃里发出了热能，他当真觉得精神了一点。

“这得要感谢那位‘门神爷’，在这儿盖了间草料棚。”“头人”说。

“是不是水过地皮湿，他也往家里搬豆饼？”索泓一问道。

“你别往他脸上抹黑。”“头人”刘鹏对郑昆山充满信心地伸出了大拇指，“说心里话吧！我真算服了他的‘铁’劲。有一天，我放马回来，听着草料间里有响动，以为有人撬开铁锁偷豆饼哩！隔着墙缝儿往里一看，吓得我一伸舌头，是他娘的‘门神爷’。我心想：这家伙也许是到这儿来找食儿来了吧，便不眨眼皮地盯着他。因为咱们农场有些干部，有的还支使老婆去水田偷生稻穗哩，听说了吗？长着窝瓜脸的政委老婆，就去持过稻穗。谁敢管她？前有车，后有辙，门神爷尽管清廉，这年头弄点豆饼走，也不算啥问题。告诉你，门神爷真动了贪心，他把几块碎豆饼装在制服兜里，围棚子转了一圈后，又一块一块地掏了出来，然后翻过兜来，连豆饼渣子都倒在了豆饼堆上。好像他是惩罚自己这种行为似的，狠狠地咬了自己的手背一口，就走出了草料间。”

“真？”索泓一像听童话一样新奇。

“谁满嘴跑舌头，让他下辈子脱生个蹲着撒尿的！”

“后来呢！”

“我急忙闪身，但到底还是叫他给发现了。他当然不知道我看见了刚才的事情，使铁青着脸对我说：‘刘鹏，人往上走难着哩，往下溜可容易得很。人活在世上最可贵的就是有一点骨气，要是连它也不要了，人就变成了动物！’

我佯作没听懂话的样子，问道：‘郑科长，我最近没犯什么错误！您这是……’

‘没有说你。’

‘那是说谁？’

‘我在骂那些想偷嘴吃的牲口！’说完，他就抬脚咋咋地离开了马棚。”

“他是在骂自己？”索泓一问道。

“那没错儿，门神爷对人对自己都够‘铁’的！我信服这样的劳改干部。”“头人”刘鹏一边往嘴里填着豆饼渣子，一边鼓着腮帮子说：“可是这世上的事，也就是怪。有龙，就有擒龙汉；有虎就有打虎郎。那天，咱们那位科长夫人，居然把门神爷给‘镇’住了；看起来，英雄能过关斩将，也难保不在美人关下马失前蹄。”

索泓一眼前浮现出李翠翠那双红肿的眼睛，他苦笑地摇了摇头。为了思绪从李翠翠的影子里跳出来，他说：“照郑科长的话去推算，你我不都成偷嘴吃的牲口了吗？”

“管他牲口不牲口呢！保命要紧。”他说，“跟你掏心窝子吧！要是分配我去干大田活，让我没食吃，我早他娘的鞋底子抹油——溜了！”

“往哪儿溜？”

“天南地北。”

“去当盲流？”

“不。去闯关东。”

“没那么容易吧？”索泓一问道。

“我堂叔在东北小兴安岭伐木。他们那儿净是黑户，只要是能拉大肚子锯，又有力气，能在那儿混口饭吃。”刘鹏抹了抹嘴上的豆饼渣子，忽然惊异地反问道：“你怎么问起我这些事儿来了，是不是你也想……”

“……”索泓一回答不出。

“说么，我和你可没有隔心。”刘鹏说，“那天你砸在我脸上的西红柿，使我们成了朋友。”

“我只是看不见希望。没有希望的生活是痛苦的。”

“如果我有你那一身手艺，早就到社会上混去了。”刘鹏说，“社会上就是再缺吃的，也不至于啃豆饼。”

“要是抓回来呢？”索泓一忧心地问。

“你脖子上顶着个脑袋，随便往那个城市一钻，他们上哪儿去抓你？退一步说，就是真赶上你倒霉，抓回来不就是进严管队么！”

“容我再想想。”索泓一把一口豆饼咽了下去，“我还拿不定主意！”

“我说老索，你要是不嫌弃我是个半大老粗，我跟你一块走。咱们到外面弄点简单的道具，串乡走镇，你变戏法，我给你打锣。”刘鹏认起真来了，他站起身来，把桅灯的火亮捻下去。

草料棚顿时幽暗下来，索泓一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。他忐忑不安地望着刘鹏脸上两个大颧骨，不知该怎么回答刘鹏的询问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你背着我从银钟河到农场，我当然信得过你，只是……”

“前怕狼后怕虎的人，什么事也干不成！我刘鹏欢喜嘎蹦利落脆。你拍板吧！”

索泓一犹豫不决地说：“再等等看！”

“等什么？”

“等政策！”

“嘻！我说老索，我们‘内矛’还受着管制，你们‘敌矛’就甭作天上掉馅饼的好梦。”刘鹏坦率地表白自己的看法，“反右派以后不是又闹腾一阵子反右倾吗？凡是沾‘右’字号的，都不会有香饽饽吃。”

“再等等看！”索泓一明知刘鹏的话在理，但他无法挣脱自我羁绊。他往口袋里装了几小块豆饼，有点内疚地对刘鹏说，“耽误你夜班喂马了，关于那事……你千万别对咱屋里人说，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饿了，夜里你就上我这儿来吧！”

“真谢谢你了！”索泓一推开棚门，像出洞的老鼠一样，向左右看看；当他确信周围没有人迹时，佝偻着身腰从马棚的暗影跑回了屋子。

从这时起，刘鹏和刘鹏掌管的草料棚，成了他的亲密伙伴，几乎每当夜深人静，屋里大炕上呼噜演奏会开始后，他都悄悄地去马号给瘪瘪的肚子去“加钢”。夏天很快过去了，落叶带来了一个萧瑟的秋天。苇尖黄了，芦花落了，秋风卷过这片荒漠的土地，草尖发出幽幽的哨语声。首先让索泓一感伤的是驮着他去各分场画画写标语的那匹老马死了。几个月的时间，他和那匹走路也打盹的老马，有了很深的感情。它拉了一辈子车，驾了一辈子辕，转了一辈子盘道，最后没得到葬埋的礼遇；它被弄到干部伙房宰了吃肉，为表示对这伙“公民”的照顾，给“新生班”打来一桶下水汤。索泓一那个大海碗里，被勺子捞进来一只马耳朵。索泓一看见它眼窝就红涨起来，在方圆几十公里纵横交错的古道上，索泓一曾不止一次地和它悄声说话——尽管它从不对索泓一的话作出任何反应。他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，端着这碗下水汤，走到马棚，洒在这匹老马站立的槽头。还没等他转身走开，跑来一条瘦狗，叼起那只马耳朵就跑了。

第二件引起他忧虑的是：李翠翠不足月的女娃子早产了。他怀疑她是有意用超负荷的劳动，使这娃子过早地降落到人世间来的，她或许幻想那肉疙瘩是个死胎。可是这个不足月的女娃子，却像她爹那么铁，居然成活下来，活得还挺结实。这是一天他到干部住区给分场政委杨绪家的山墙去画猪，长着坑坑洼洼窝瓜脸的政委老婆，嗑着转日莲籽儿对一群围观他画画的妇女们咬耳朵时说的。索泓一不知是出于女人们之间的忌妒，还是政委和科长之间有什么磨擦，反正从这个女人嘴里吐出来的词儿，使索泓一耳鼓发麻：

“她养了个小黑丫头片子！”

“也许是别的男人的野种儿呢！”

“当爹的缺德，当娘的准做小月子！”

“她爹咋缺德了？我告诉你，那个黑鬼上总场去告老杨，说他媳妇下稻田去捋稻穗子。我就不信那黑鬼不偷青。不偷吃，他那双登山倒的大头鞋，咋会咋咋地迈得那么有劲？！”

“我就不信他是黑老包。”

“这个黑杂种日的，不知怎么会娶上那么个花狐狸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这些肮脏的语言，出自政委夫人之口，使索泓一深深吃惊。那些妇女不知是她的丈夫官比政委小，还是害怕这个窝瓜娘娘的泼劲儿，都木然地听着，木然地站着，静听着窝瓜娘娘一个人说单口相声。索泓一听了这段海骂，两条腿窸窸窣窣地直打颤，他为郑昆山不平，更为李翠翠担忧。原来不仅囚徒们在饥饿面前鸡吵鹅斗，连这些管理囚徒的干部家属区，也并非太平世界。她们偷拿还不算，还像牲口一样咬群欺生。矿山来的家属对比原来就在农场的干部家属来说，理所当然地是“外来户”，所以挨咬挨踢的必然

是新入棚的“牲口”。那么，李翠翠拉扯着一个小黑丫头，未来的日子充满艰辛哩！

初冬，天上飞落下来第一场小雪，索泓一遇到第三件透心凉的事情——刘鹏偷吃豆饼的事儿，被郑昆山发觉了。郑昆山来到农场后，依然不改他在矿山之雄风，每夜在大墙内外巡查，刘鹏摸透了他的巡视时间规律，倒是没在他巡视马棚时漏馅。说来也巧，那天郑昆山夜半奉召去总场部开会，来马棚牵马时，正碰上刘鹏大摇大摆地在嚼食豆饼。由于他两腮正鼓得像松鼠，刘鹏无任何诡辩的理由，只好伸长脖子，把豆饼渣子一口咽下去，在郑昆山面前低下了头。

“我说马群那么瘦呢！原来你在夺食儿！”郑昆山一手拉着马缰，一手指点着刘鹏，“我告诉过你没有，人应该活得有点骨气？”

“告诉过。”

“那为啥……”

“我个头太大，总觉得肚子不饱。”

“还有谁来这儿偷吃过马料？”

此时索泓一正龟缩在草料棚的角角上，哆哆嗦嗦地站起来，正想迈步出棚去自首，只听刘鹏回答说：“队长让我看马号，没人敢来偷吃。”索泓一忙收住了脚。

“就是为这一点，才让你喂马的！”郑昆山训斥道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该怎么处理你？”

“送严管班。”

郑昆山用马缰绳抽打着自己的手心，半天没作出裁决。索泓一猜想，他很可能用马缰绳狠狠抽打刘鹏的脸，可是出乎意料的是，他抖动了一会儿马缰绳，突然一跃身子蹦上了马背，接着他抖开缰绳，朝农场总部奔驰而去。

刘鹏惊愕地望着索泓一。

索泓一痴呆地望着刘鹏。

“太怪了！”刘鹏困惑不解地自语。

“也不怪！”

“咋不怪？他刚才分明想用马缰绳抽我！”

“是起了那样的念头。”

“怎么又不抽了呢？”

“他一定是记起了他往兜里揣豆饼的事情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他感到没有理由处罚你。”索泓一判断着，“也许，他现在骑在马上，正在自己抽打自己呢！”

“我从现在起，绝不再吞一口豆饼。”刘鹏激动地说，“为了不因眼馋而犯忌，我要求下大田。”

“不必要！”

“这么作是为了敬重‘门神爷’！”

就这样，他请求不在马号喂马，郑昆山不情愿地批准了。但他到大田班不久，刘鹏就忍受不住了大地的饥寒。索泓一曾劝他重返马号，甚至表示为他去找郑昆山请示。刘鹏以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的口头禅，回拒了索泓一。在一个飘着小雪花的黄昏，同屋的人都急忙地奔向食堂，索取那两个红薯面窝窝头，他把索泓一叫到了房后，一把攥住了索泓一的双手：“老索，我要走了！”

索泓一知道这个“走”字的含义，默不作声。

“咱们混在一堆的几个月，我办过对不住你的事。你刚刚新生，我就组织了个‘蒙头会’……”

“那事我早忘了，可是记住了你对我的照顾。”

“我知道你还下不了决心，这也难怪。你在农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，肚子虽说瘪点，倒底还能雁过留声。我这半大老粗，不能和你相比……”

“你去哪儿？”索泓一眼睛潮湿了。

“闯关东去，找我林场的堂叔。”

“三面是海，一面是河，你出得去吗？”

“我从小在窑坑里浮水，银钟河拦不住我。”

“当我完全失望的时候，我也许会去找你。”

“多保重吧！”刘鹏紧紧摇了摇索泓一枯瘦的双肩，扭头就钻进苇塘间的小路。索泓一不敢远送，只是爬上一个土岗，看黄昏时的北国落雪，渐渐淹没了“头人”的身

影……

老马死了。

朋友走了。

在这块土地上值得他留恋的东西，仿佛被掏空了一半。剩下的除去那些生活在铁丝网内的“同窗”和李翠翠之外，几乎再没有任何东西。偏偏那些“老右”对他的处境缺乏理解，当他们扛着铁锹背着抬筐出工，偶然间和胳肢窝下夹着板刷的索泓一在路上碰在一起时，总要表示一下他们的祝贺：

“喂！幸运儿，够自由的！”

“我们去挖渠抬大筐儿，你多轻松！”

“在河那边找个妞儿结婚算了！”

“我们还要在铁丝网里苦熬苦受！”

每每听见“同窗”们的贺词，索泓一总是立刻低下头去。他怕伙伴们看见他那只迎风落泪的眼睛，更怕他们看清他黄瘦的面颊。直到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，走得远远的时候，他才扭过脖颈，深情地望着这些“同窗”的背影，并喃喃地低语着：“幸运儿！幸运儿……”

他很少能碰到李翠翠。他猜得出：自从女娃子出世，她的那双脚一定是被娃子、尿布、锅台给捆了个结结实实。有一天，他奉命给分场政委杨绪要娶亲的儿子去油漆箱子，他突然发现在这个饥饿的农场，也存在着并不饥饿的角落。窝瓜娘娘的院里，鸭鹅叫，鸡上墙，连那只狮子猫都是肥囊囊的，身上的肉一蹦一颤。窝瓜娘娘为了答谢这个不索取任何报酬的义务油漆工，特意留在她家里吃了顿饱饭。索泓一永生不会忘记娘娘的这次招待：大米饭，蒸鲢鱼，连鸡蛋汤里都冒着一层香油花儿；那一闪一闪的香油亮光，非常像索泓一饿得走不动路时，两眼冒出的点点金星。吃饭之际，政委杨绪下班回家，他把马往院内槽头一拴，就和索泓一坐到一个桌子上来。他一边吃一边不断往索泓一碗里夹菜。

“政委……”索泓一受宠若惊。

“吃吧！我知道你饿！”政委用他那只胖而短的手指，还给他斟上一杯高粱酒，“喝点暖暖肚子！”

“我不冷！”

“喝吧！”他带着三分醉意地说，“共产党里的劳改干部，是有人情的。并不个个都像你们说的那位‘门神爷’。”

“……”索泓一不知所答。

“我这个人是个爱才如命的人，你一专多能，实在是个难得的人才。哎！当初你画那张漫画干什么，真是个书呆子！”杨绪似乎为索泓一的命运而惋惜，仰脖又喝了一杯，“不过既然你已经折进来了，就安心在这儿干吧！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画驴，总场场长很喜欢黄胄画的新疆毛驴！”

“……”索泓一话没回答出来，筷子倒失掉在了地上，他弯腰把筷子捡起来，头“咚”一声碰在桌角上。

“用不着紧张。”杨绪安慰他说，“以后，你可以常到我家来吧！我给你预备下纸笔砚墨。如果场长喜欢你画的画，会把你调到总场部去，叫你挑班搞一个文化组，把监狱和劳教队的能人都抽出来，又画又演。到那时生活上不用你再考虑肚饥，政治上的问题么，也就用不着你操心了。”

“谢谢政委的关心！”索泓一被那杯苦酒呛得连连咳嗽，“我……我……我真不会画毛驴。”

“会画马吗？”杨绪把胖胖的脸转向院子拴着的马。

“也不会。我原是在文工团搞美术设计的，只会画点背景什么的。”索泓一诚实地回答。

“可是你在我山墙上画的猪，就活灵活现么！”杨绪把烟卷举在了手上，两眼直盯着索泓一，似在审查他的诚实，“当然，也有毛病，你把它画得瘦了一点！”

“政委，我……我吃饱了！”

“你再吃点！”杨绪关切地说。

“不了！”索泓一点头哈腰，表示着对政委给他这顿饱餐的谢意。

“还有一只箱子没有描凤！”窝瓜娘娘终于发言了，“是不是请……”

“我明天准时来您家。”索泓一心领神会地回答。

政委杨绪站起身，把桌子上半盒“熊猫牌”香烟，塞进他的口袋。索泓一本想告诉政委他不会吸烟，但唯恐又引出别的话来，便再次向杨绪表示了谢意，匆匆出门。不知是为了什么缘故，索泓一很不愿意多在政委家停留，是对分场头号人物的本能恐惧？当然不能排除这个因素；但在索泓一心里更觉得不能适应的，是杨绪对他过分的宠爱。他甚至恍惚感到这个白白胖胖、小腹微微外凸的政委，不仅仅是让他画驴，而是把他真当作驴骑，去到上司面前用“驴”上供。索泓一回头看了一眼，他留在政委家山墙上的那口猪，觉得那形象倒正如他的一幅自画像，他不敢多看那壁画儿，埋下头来快步离开杨绪的家。

在他路过家属区边沿的那栋红砖房时，他情不自禁地朝那苇子夹成的篱笆院望了望——这儿是郑昆山和李翠翠的家。篱笆院里静悄无人，只有挂在房檐下成串的干白菜头和几个耀眼的小红辣椒，在风里晃动着。他在篱笆跟前停下脚步，想听到一声女娃啼哭，或者是母亲哄逗女娃时的笑语，那将是对索泓一的巨大安慰——没有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索泓一用最快的速度，算计了一下那女娃的月份，秋天到初冬，女娃不过才出生了三个月左右，李翠翠又不会抱孩子走娘家，这母女俩此时肯定在这三间红砖房里。可是这儿竟听不见人声，就连一缕炊烟也没看到。本来，索泓一心里就像吞噬了蒺藜，现在更增加了心中的沉郁。

西沉的太阳落到苇梢后边去了，苍茫的田野顿时抹了一层灰褐的颜色；唯独索泓一脚下踩着的一层微雪，在茫茫暮色中闪着银色的冷光。往常，他走完这段路，不知要歇上多少回。这次由于在窝瓜娘娘家吃了肚儿溜回，他当真脚下有了些力气。路过那棵大槐树时，他没停步；路过那棵雷殛木时，他也没有停步；当他钻出苇丛之间的小路后，他却蓦地定在了那儿。在一片昔日开阔的红薯地里，飘动着一块樱红色的头巾。一个妇女，正举着镐一下接一下地刨着什么。原野四处皆白，因而那妇女的影子，能看得特别清楚；她腰肢一弯一直的动作，她慢慢往前移的脚步的姿势，迅速告诉了他——她就是李翠翠。

索泓一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考虑，就迫不及待地向她走去。田野是空旷的。苇尖是枯黄的。在白皑皑雪地上刨食的乌鸦，扇动着黑色的羽翅，呱呱地鸣叫着飞向树巢。天穹下只有她一个人，把身子不断弯成弓，并用镐头叩向大地，这形象一下绞碎了索泓一的心。

首先顺风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，但是索泓一没有找到那个女娃。直到他走近了李翠翠，才看清她把婴儿用夹被缚在了脊梁上，女娃在她脊梁上不断哇哇地哭，她在不断地刨。这块荒漠的土地上除了母亲和女儿以外，还有一只会出气的动物——那是一只瘦骨嶙峋的半大猪崽，也被李翠翠用麻绳捆在腰上。它哼哼叽叽地叫着，在李翠翠身前后转来转去。

索泓一最初以为，这是李翠翠到野地来放猪崽。过了会儿，他才完全明白了：用麻绳拴在她腰上的那只猪崽，被她用来当作为“探测器”，那猪崽凭着敏锐的嗅觉，能不断地发现“地雷”。只要是猪嘴往哪儿拱，李翠翠一脚踢开它，就在那儿下镐。刚刚上冻的土层被铁镐刨开后，准能从那儿刨出一块半块的红薯。

本来这是很能逗人发笑的场面，但是索泓一那只坏眼和好眼一块儿涌出泪水，因为这幅画面太严酷了，严酷到几乎使他失去走近李翠翠的勇气。他看看她身后被镐刨得坑坑洼洼的土城上，横七竖八地躺着刨出来的红薯，便悄悄地走上去，将这些零乱的红薯堆在一块儿，好使她带回家时方便一些。就在这时，李翠翠为哄逗哭着的女娃，直起身腰，一边叨叨着“好丫丫不哭，娘给你刨红薯”，一边回过头来。

孩子倒是停止了哭声，可是孩子娘不禁惊愕地叫了一声：

“你……你……啥时候来的？”

“刚到。”

“咋不言语一声？吓了俺一大跳！”她消瘦的脸上，流露出一丝喜色。

索泓一透过蒙蒙泪光凝视着她。不过几个月的光景，她就像红薯地旁那片苇林一样，由葱绿变成枯黄。眉眼虽然还是过去的李翠翠，两腮却凹陷下去了，如同一颗挂在枝头的水蜜桃，突然受了雹伤，不但失去了圆润的外形，而且失去了鲜美的光泽。

“咋的了？”她发觉了他的怜悯目光。

“你太苦了！”

“生了个娃，俺家多了个张嘴吃食的，又有啥法儿呢！”她把头巾往上撩了撩，一缕头发垂落下来，挡住了出现在她眼角旁的细碎皱纹。

“我听说了。”

“瞅瞅她吧！俺背上驮着的小狗儿！”她歪斜过身子，把这苦娃的脸甩给了他，“生下这娃以后，俺奶水不足，喂些高粱面茶汤，当小狗儿一样拉扯着。这女娃也真皮实，除了不吃柴禾棍子，啥都能吃。”

索泓一用手指逗逗那“小狗儿”，小小的女娃像通灵性似的，朝索泓一咧咧嫩红嘴圈，露出鼓鼓的牙床——她还没露一颗牙尖哩！索泓一掏掏口袋，这边的装着政委送他的半盒“熊猫”烟，那只口袋里装着窝瓜娘娘塞给他的一把糖块，他检出几块软糖来，递给李翠翠：“留给孩子吃吧！”

李翠翠接过糖块，像看什么稀罕玩艺似的，喜中有惊地问：“哪来的？”

“杨绪儿子要结婚，他老婆给我的喜糖。”

“为啥给你？”她刚刚绽开的嘴角并合了。

“嘻！拉我去给他儿子的家具涂油漆。”

“你是油漆匠？”

“干东不干西，反正我只有两只手。”

“给你啥好处了？”

“给领导干活，都是尽义务！”

“谢谢，俺娃不吃！”李翠翠麻利地把糖块塞回索泓一手中。她把那绺垂下来的头发，往头巾里一塞，一抖绳子，把小猪又在上找上哄赶起来。

“翠翠……这是……这是……”

“俺娃不吃当奴隶换来的食儿！”她说，“哪怕就是燕窝鱼翅。别看俺娃嘴上沾着高粱面。她和她爹一样，还嫌这糖块脏呢！”

索泓一木然地愣住了。

李翠翠一边刨着土垅，一边气囊囊地说：“俺那口子别看脸黑嘴黑，心可不黑。那些婊子娘们儿，整口袋整口袋地从库里往外偷粮食，那些干部装看不见，俺那口子饿得夜里在地下来回走遛儿，也不拿姓‘公’的一粒粮食。俺也骂过俺那口子是傻瓜，是木头人，也用你们的嘴骂过他，说他是‘拿……啥……破仑’，‘活门神’，和他在一块滚的时间长了，倒觉得俺那口子，真还有他的长处哩！我敢打保票，在农场几百个会出气的干部里头，就属他手脚最干净。”

索泓一嘴唇翕动着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“俺理解你骨头软，但是俺可看不起你去卖身。”

“卖身？”

“咋不是卖身？你就是真正的罪犯，也是给国家干活，谁叫你给人家去当长工了？”李翠翠直起身腰，歪头瞪着索泓一说，“当然啦，人家办喜事时，你给人家吹喇叭，抬花轿；人家死了人，你给人家糊纸幡，摔罐子，人家会赏你口吃的，或在你们那伙人中给你个芝麻豆粒大的官儿当当；可是，你的良心呢？一个喝过墨水的人干这份差事，俺都替你害臊！”

索泓一脸猛地红涨了一片：“杨政委亲自去找我的。”

“你就不会顶回他去。”

“我不敢。”索泓一心悸地回答。

“去几天了？”

“今天是第三天，明天还要去一天。”

“算了，明儿个你去银钟河岸看苇子。”索泓一背后有人开了腔。

索泓一回头一看，郑昆山汗流浃背地站在他的背后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，索泓一全然不知，但他看见了田边的小路上，停放着满满一辆小平车芦苇，——索泓一猜得出来，他是去拉过冬烧柴，路过这儿停步的。索泓一偷眼看了郑昆山一眼，他脸色阴沉得像黑锅底，两道扫眉紧皱着，好像这座火山会立刻喷发出烈焰似的。他赶紧向郑昆山应了两声“是！是！”回身便走。

“你站一下。”郑昆山呼喊道。

“您是不是叫我把柴禾给您拉到家去？”

“我自个儿会干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我告诉你，河滩上堆满砍倒的芦苇，这是咱们农场今冬明春的烧柴，谁叫你你也不能离开那儿。少了一垛芦苇，我可找你算帐！”郑昆山下着硬性命令，“关于改变你

工作的事，待会我去通知你们队长！”

“政委要是骑马去喊我呢？”索泓一颤颤惊惊地问。

“毳毛！我对你说过了，谁叫也不行。”郑昆山加重了“谁”这个字眼的分量，“你听懂了吗？”

“懂了！”索泓一身子挺得笔直。

郑昆山一摆手：“走吧！”

“别走！”喊他的是李翠翠。她把堆放在土埂上的红薯，递给索泓一几块，声音也俨然像是下达命令：“拿着！”

“我不饿！”索泓一推拒着。

“给人家当长工吃了顿饱饭，可饱不了一辈子！”在她抱怨的口吻中，明显地掺杂着嘲讽。

“拿着吧！”郑昆山的口气，倒显得比李翠翠和蔼，“回屋里用锅煮煮，能顶顿饭吃！”

索泓一的手掌已经伸出去了，但是他那只手像触了电一样抽缩了回来。他没有勇气去接那几块红薯，就踏着田野上的积雪踉踉跄跄地跑了。按体力，一个患二级浮肿病的人，是没有奔跑能力的，但是内疚和羞愧像两把剪刀，剪得他心疼。这种从内心升腾起来的净化力量，竟然支持他一口气跑出田野，跑上小路。

天渐渐昏黑下来，索泓一在一片枯黄的芦苇后面停步喘息。透过那摇摇晃晃的苇尖，他踮足眺望白皑皑田野，郑昆山和李翠翠的身影，虽然显得模模糊糊，但依然能把他和她分辨清楚。矮矮的郑昆山举起镐头，继续在田野上寻找着食物，李翠翠背着娃、牵着猪崽，充当着她男人的向导。由于母亲直着身腰走路，娃娃不再哭了；那猪崽似乎感到了有失公平，嗷嗷嗷的叫声时断时续。

索泓一的头像成熟了的葫芦，从他细细的脖颈上垂落下来：“到银钟河看守芦苇也好，那儿清静，可以静静心思。当然，在那儿难以见到李翠翠了，可是那儿能看到穿梭般的白帆，和对岸的自由世界。”

银钟河终于走到了。

日影西斜。

鸥鸟低飞。

一股浓浓的水草气息迎面扑来，两个行者都急不可耐地跑到河边，用手捧起河水咕嘟地喝了个够。当他们抬起头来，同时遥望对岸时，发现了那只小小渡船拴在一棵水曲柳上，竟然没有摆渡人。秋风吹皱一河碧水，那小船随着水波的起伏，上上下下地打着秋千。

河面很宽，拖轮和风帆穿梭往返，每条船的后尾，都翻起一道长长的水花，像犁铧耕过去，留在大地上的一条条土垅。河滩上草尖已经开始发黄，但是那枚串红却开得艳红似火，和野菊淡紫。淡黄、乳白色的花冠交辉，银钟河岸仍像一条五彩缤纷的彩带。

“喊摆渡的人吧！”索泓一提议说。

“先歇会儿！”士兵把军帽扔在草坡上，撩起河水冲洗着他的板刷头，并问索泓一说，“你不洗洗？”

“不。”索泓一回答了一个字。顺势坐在了河坡上。

五匹马组成的一支巡逻队，沿着河坡呱哒呱哒地奔驰过来，褚大个儿遇到了同伍，便和他的伙伴聊天去了；河滩上只剩下索泓一孤零零的一个人。他顺手掐了朵野菊，放在鼻孔下边闻着；然后把这朵花掷进河心，看着这朵野菊随波逐流……

褚大个儿似在向战友们述说他过河的任务，“右派……戏法……画画”一类的字眼，不断被风送进索泓一的耳里。管他呢？索泓一又掐起一朵野菊，边问边想着他自己的心事。

……他对这儿太熟悉了，看芦苇的那年冬天，他就常在这河滩上漫步。当时，河滩上有一间苇笆房，外面抹着一层黄泥，他身下铺着的是厚厚的干芦苇，压在棉被上防寒的也是干芦苇。在向阳的河坡上，前任看守员给他留下一具砌好了的锅灶，他每天在河坡上，用锅蒸煮他那份口粮。银钟河是条永不封冻的河流，他每天看船，看帆，看云，看水，不知为什么，这千篇一律的风景画，他总是看个不够。尤其使他惬意的是，河里

有鱼虾可捞。偶尔有船工把船靠到岸边，借他的锅灶煮鱼蒸饭时，总是慷慨地给他留下一些吃的。这里，既有答谢使用他的锅灶之意，也有对这个骨瘦如柴的人怜悯之情。一冬过来，他的浮肿逐渐消退，体重猛增了十二斤。

最初，他把这些仅仅理解为“因祸得福”，仔细想想，却也包涵着郑昆山的苦心安排。一场席卷大地的饥饿，比一切都更有力地改变着人际关系。李翠翠和郑昆山的距离本来很远——尽管他们在一盘炕上睡觉——远得就像天河两岸的织女和牛郎星，但在饥饿面前，他们的心贴近了。表面上看，是郑昆山正在驯服着李翠翠的野性；李翠翠也渗透和影响着郑昆山，使“拿破仑”人性回归；实际上饥饿以其无可估量的蛮力，改变着人的结构组合。在索泓一心里，永远也抹不掉在那片落雪的红薯地上，郑昆山和李翠翠相德以沫的画面。那是悲恸而令人心悸的：女娃。瘦猪。一对土里寻食的苦难夫妻。不要说李翠翠，就连他自己，也觉得郑昆山身上蕴藏着一种可贵的东西，他经历了对他的惧怕之后，竟然觉得他真有些可爱之处呢！

那天，他心里火烧火燎地回到屋子里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兜里的糖块，抛给他的同伙；接着，他把政委杨绪给他的半包“熊猫”牌香烟，分赠给屋里的所有成员。几块糖，半包烟就使得这间屋子，像是过了年节。

“这些宝贝你从哪儿变出来的？”首先说话的是只剩下半口气的性变态狂。专政的威力没能医治了的奸尸犯，被大自然赐予的饥饿征服了。这个长着一张吹火嘴的多事之徒，最近很少谈到女人。他的浮肿已经到大腿根部，好像上帝有意惩罚那个“爱溜缰的牲口”似的，连那家什也变得虚泡囊肿。他终于发现了世界上有比女人更重要的物质——那就是粮食。没有它一切都会枯萎，因而他首先倒着那半口气，表述对索泓一的谢意。

“是家里人送来的？”第二个成员向索泓一提问。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没看见你家里来人呀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……那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”

“卖身钱！”索泓一被追问得无路可走，愤然地往炕上一躺。

“卖身？”

“你被人鸡奸了？”

索泓一含糊地回答：“差不多！”他把棉被拉开，往脸上一蒙，任凭同伙再问些什么，他都如同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，一声不吭。第二天早上，队里有马车去河滩装运芦苇，他把行李卷往上一扔，把吃饭用的盆碗装进网兜往手上一提，就来到了银钟河。

他看河，河很清。

他看天，天很蓝。

这蓝蓝的天和清清的河，突然让他想起了爸爸。爸爸有蓝天的深远，有大河的清澈。不，爸爸不仅仅具有这些，还有大河发威时的滚滚涛声。索泓一深感自己沾满污秽，无脸以对大河蓝天。他坐在河坡上，下意识地咬着一片枯黄的草叶，又琢磨起郑昆山这个人来了，职业赋予他一个“门神爷”的绰号，也许正是他的光荣。尽管这位“拿破仑”，有着许许多多为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陋习；可是他是个真正的人。是个挺着腰板，咋咋地迈着重步向前走的人。他不仅对改造对象来说是块“铁”，对杨绪这样的顶头上司也同样顶得上是块钢；也许正是他身上这些不规则的基因组合，李翠翠的生命重心才开始向这个“黑鬼”身上倾斜。难道不是吗？！

第二天早晨，索泓一正在河坡上燃着了芦苇熬高粱面糊糊，河岸上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他以为这是沿河巡逻的马队过来了，因而并没在意，直到马蹄声突然在他头上消失，他才停下手里搅动着面糊糊用的那节粗粗的芦苇，不无好奇地向河堤上仰视。棕色的蒙古马已经被主人松开了缰绳，在河堤上垂着头寻找草根；索泓一迅速从马鞍上垂下来的那双锃亮的马镫分辨出来——政委杨绪来了。

他很魁梧，身材比得上河坡上的老杨树；他面孔白皙滚圆，就像刚出笼屉的白白的暄馒头。他穿着一身区别于一般农场干部的猎装，双筒猎枪枪口上挑着两只死兔子，似乎他是在猎归时经过这里，而非故意到这儿来找索泓一的。因而，他的两眼并没有注意索泓一，但是那双高腰马靴，却缓缓地向河坡下这口锅灶走来。

“杨政委！”索泓一虽然不想主动叫他，但受本能的驱使还是叫了一声。

“你在这儿？”好像他刚刚发现索泓一的存在。

“我在熬糊糊。”索泓一看看苇子要烧完了，往灶膛又续了一把芦苇。他尽量不去

看杨绪的脸，专注地盯着灶膛里升腾的火苗。

“吃得饱吗？”

“能吃饱。”

“是实话？”

“实话。”

哗啦一声，杨绪枪口上的两只死兔子，被他甩下来一只，扔在了索泓一的苇堆上：“留你过个节吧！”

索泓一生怕这只兔子，成为他重新去杨绪家的桥，便马上把兔子，双手捧给政委：“我不……不饿！”

“撒谎！”杨绪顺舌尖扔出来重重的两个字。

“我嫌它有腥膻味儿！”索泓一说，“我从小就不吃膻，吃了浑身出疙瘩。”

杨绪笑笑：“还有这个讲究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这么说，古人说的‘饥不择食’这句话，就该作废了？！”

“杨政委，也许是我肚里不缺食儿！”

“好了，那就叫它去喂鱼吧！”杨绪用靴子尖儿挑起那只死兔，一扬腿就把死兔子甩进了银钟河。他脸上没有一丝怒意，看了看锅里咕嘟咕嘟冒泡的高粱面糊糊说：

“高粱面经煮，要煮熟它得烧旺火！”

索泓一觉察杨绪的弦外有音。但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他一时还无法捕捉清楚，只好含混地应承着说：“是的，它比玉米面。白面都吃火候！”

“这儿的成员也是一样，有的像一熬就熟的玉米面，有的像煮不烂的牛蹄筋。”杨绪缓缓地围着灶台踱了几步，依然面带微笑地说，“专政单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施，只有靠加强火力，提高铁锅里的水温。”

索泓一搅动糊糊的苇棍，一失手掉进了糊糊锅里。

“谁叫你来这儿看堆儿的？”序幕已经过去，正戏开始了。

“郑科长！”

“你对他说过你另有任务吗？”

“没说。”

“为什么不说？”

“我的身分是服从。”索泓一回答，“再说，那事儿……那事儿……我觉得难以出口。”

沉默。

索泓一等待着杨绪的电闪雷鸣。

“其实，我之所以叫你干‘那事儿’，并不怀有什么私心。”杨绪并没有对索泓一大发雷霆，他依然缓缓地说，“我在农场爱才是出了名的，叫你到我那儿去‘描金画凤’，不外看你大消瘦了，想使你饱饱肚子壮壮身体。作为一个分场的政委，我懂得什么是国家，什么是个人，既然这个意思被你误解了，那就把那张日历翻过去吧！”

“杨政委，感谢您的关心。”索泓一喃喃地说。

“不必了。”杨绪微笑地摇摇头，“郑科长完全有权利把你分配到这儿来，我尊重他的意见！”言罢，他掏出打火机点着了一支烟，转身走向河堤。他站在大堤上，一手牵起马恒，扭头又对索泓一叮嘱了几句：“太阳都一竿子高了，快煮你那锅高粱面糊糊吧，它吃火经熬！”

棕色的蒙古马哒哒地远去了，索泓一像丢了魂似的站在那儿，他反复琢磨着政委这几句“叮咛”，似在用难煮的高粱面，影射要对他点火加温。他后悔刚才对政委态度有失热度，说不定为这件事要承受什么新的灾难呢！望着马蹄在大堤上留下的一股尖烟，他嗅到了一股焦糊气味。低头一看，那锅高粱面糊糊，因为火大已被熬干了，变成了一锅褐红色的糊锅巴。“也许这锅粥就是我未来命运的象征。”他想。可是那惩罚的讯号，一直没有传来。直到逼近年节时给他运送口粮和咸菜疙瘩的马车夫，却给他送来了另一个信息：长着吹火嘴的那个性变态狂，到天国去报到了。他的浮肿过了肚脐，浑身上下“胖”得像退掉了皮的大马哈鱼，死前他把棉絮都撕着吃了，梦吃般地说着他看见了菩萨娘娘脱光身子，在蟠桃宫旁的天池里洗澡，她正向他招手呢！

“最近见到郑科长了吗？”他一边帮着马车夫往车上装芦苇，一边询问马车夫。

“见了，这家伙最近背兴。”马车夫说，“不知道为了个啥，都喊他郑队长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被降职了呗！”马车夫用绳子勒着满满一车芦苇，嘻嘻哈哈地说，“活该，谁叫他整们整得那么狠。这是报应！”

“不是报应，是报复！”索泓一忿忿地纠正马车夫的语失。

“变戏法的，他可是门神爷，谁能报复得了他？是你，是我，还是哪个不怕死的小鬼？笑话！”

“大鬼！”

“谁是大鬼？”

索泓一不再和马车夫磨香根，他待马车走后，取出铅笔，摹拟着郑昆山脸型，画了一幅想象中‘门神爷’的肖像画。画面上郑昆山头戴唐朝时道人的方巾帽，他眉须竖立、双目瞪圆，堂堂一副捉鬼的神态。画上角，他写上“当代钟馗”字样，下边信笔由来地胡诌了两句打油诗：

钟馗虽会捉死鬼
活鬼也能戏钟馗

他把这幅抒发对杨绪忿忿之情的画，先是保存在褥子底下，后来想起《嘴上挂锁的人》那幅漫画的悲剧性命运，他把这幅画从褥子底下拿出来，在蒸高粱面窝窝头时，当作燃着芦苇的引柴烧了。尽管如此，他头脑里总盘旋着那幅化为灰烬的漫画。他猜不出杨绪究竟用了什么手段，才把关老爷给贬为关平、周仓的。关于这个干部之间的秘密，他询问过好几个来拉运芦苇的车把式，个个都把脑袋晃得像拨浪鼓，索泓一只好把这个疑问闷在心里了。

到了来年的春末夏初，干芦苇被拉光了，一层嫩嫩的苇笋，在这片土地上织成一片新绿的时候，他才解开了这个谜。那天，天刚麻麻亮，索泓一照例地爬上河堤，看银钟河里第一只帆，看河里的第一朵霞。然后，他沿着宽宽的河堤慢慢跑步。近半年时间，过往河上的渔人，给了他搓板一样的胸膛以肌肉，银钟河的鱼虾，补充了他血管里循环的血浆。一度枯萎了的生命细胞，像充了电的马达一样，使他在艰苦的环境中，重新萌生了跃跃欲试的动力。

他刚在大堤上小跑几步，就遇到了迎面走来的郑昆山。他马上停下脚步，恭恭敬敬地叫了声：“郑科长！”

“今后，叫我郑队长吧！”他的脸板得铁青。

“……”索泓一语塞地转口说，“您是来安排我工作的？干芦苇已经拉完了！”

“你先回你的苇棚一趟，有人在等你！”郑昆山神色显得十分急躁。

“谁？”

他没有回答，只是把脸转向了滔滔的银钟河。

一种不安的感觉，立刻钳住了索泓一的心。这是谁呢？难道是李翠翠？这么一大早，到银钟河来干什么？每次李翠翠和他见面，都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郑昆山的，这次郑昆山能充当向导，把她带到这儿来吗？索泓一心神不定地往河坡下走着，两眼直直地盯着那间看守芦苇的小屋。

“瞅你走路像怕踩死蚂蚁似的！快点！”屋门里端坐着的李翠翠向他急急地招着手。

“你？”

索泓一刚进屋，李翠翠就把苇帘门放下来了：“坐这儿，听着！”

“这……不太合适吧！”索泓一指指屋外，又指指苇帘门。

“俺们那口子批准了，你放心吧！”李翠翠朝他撇撇嘴，“瞅你这股子酸劲儿，真是一辈子也难改了。”

索泓一稍稍安定下来，这时他才看见李翠翠肩上背着一个印花小包袱，马上警觉起来：“你……这是……”

“俺回兰考！掌柜的说了，允许我跟你来辞个行。”

“回兰考？”

“哎！这也是杨绪两口子逼的！”李翠翠长长叹了口气，“你知道老郑挨整了吗？就打那天把你调离宣传工作到河滩上来，那一对儿就给老郑小鞋穿。”

“谁不知道郑科长是双铁脚，这小鞋怎么个穿法？”索泓一半信半疑。

“杨绪拿俺开老郑的刀，他不知从哪儿听说，俺原来是河南兰考县的盲流。一个公

安干部，收留盲流，并成家立业，杨绪说他严重违反了政策纪律。”李翠翠“呸”地吐口唾沫，“这不是一天结成的冰疙瘩，老郑逮着过他老婆偷稻穗，给他往总场汇报过，这两口子早就憋着收拾老郑了。可俺没想到……没想到……老郑吃了我的挂落！”

“难道盲流就不能有个家？一辈子盲流不更增加社会负担吗？”索泓一愤然地站起来。

李翠翠一扯索泓一的袖子，把索泓一拉坐到地铺上，低声地说：“俺想俺真是苦黄连籽凡脱生的，命太苦了。那些天，天天开会整俺的老郑，俺心急火燎，因为是俺在那天夜里闯进老郑屋里去的，他是为俺挨整。偏偏就在那几天，天冷得吐口唾沫就成冰，俺不是不会偷——俺在矿山给你弄过鸡鸭啥的；俺也不是不会扛，农场仓库的稻谷麻包，俺能扛起来就走。俺和老郑相处这段日子确实觉着他这个黑脸汉子，还是个男人，俺不愿给他黑脸蛋子上抹白，所以俺规规矩矩地跟他过日子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就在那几天，俺当小狗儿一样拉扯着的黑丫头，断奶断炊，吃了俺给她煮的苣荬菜汤，就伸腿瞪眼！”

索泓一眼圈突然湿了：“翠翠……”

“把眼泪擦了，你听俺说下去。”李翠翠掏出她的一块沾满污渍的手绢，扔给索泓一，“要不，整老郑的会，不知要开到猴年马月，俺抱着黑丫僵直的身子闯进了他们的会议室。把黑丫往杨绪桌前一放，大声喊道：‘开吧！再开下去俺马上去跳井！告诉你，俺是祖宗三代正经八百的贫农，你家里能开粮店了，却饿死俺这黑丫头，这个是啥问题？’老郑的会不但让我给搅了，事儿还惊动了总场，总场下来人，把杨绪这老小子一下降到了我们老郑的爵位上，杨政委变成了杨科长！真开心！真解气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走？”索泓一激动地问。

“俺往哪儿走？俺在这儿待定了，俺和老郑要跟那两口子干到底！俺这是去原地政府补办一个同意结婚手续。”李翠翠说。

“何必呢！”索泓一诧异地问，“你们早就是夫妻了！”

“老郑这个人丁是丁，卯是卯。虽说补盖那个公章没啥意思了，他还是坚持要俺跑一趟，这就永远封住那个娘儿们的嘴了。”李翠翠说，“再说俺从当盲流离开兰考，已经两年多了，老家还有俺的叔叔、婶子，看看他们是活着，还是也逃了荒了！”

“噢！”

“俺回去还想给俺早死的奶奶和俺饿死的爷爷上上坟。”她的眉梢弯垂下去，样子显得非常忧伤。

“你爸爸、妈妈呢？”

“俺没有爹、妈。据奶奶告诉俺，是爷爷清早背着粪箕子去拾粪，在二郎庙后头把俺给捡回来的，爷爷奶奶就是俺的爹、妈。”李翠翠话音哆嗦着。

“你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事儿！”

“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哩！也许就是因为俺没受过亲爹亲妈的疼爱，俺从小就懂得刚强。”眼泪在她眼皮里打了打滚，顺着脸腮淌了下来，“爷爷、奶奶都很疼俺，特别是俺奶奶在世的时候，给俺讲过一个‘雁娘织布’的传说，俺一直记得很清楚。据说，古时候兰考县就是一块兔子不拉屎的荒凉地方，有一年冬天，一个去树棵子里砍柴的穷后生，砍柴回来走在半路上，忽然发现了雪地上躺着一只冻死的芦花雁。这个后生心眼善良，便解开棉袄把这只大雁揣在心窝捂着。当他睡到半夜时，觉得身子旁边有什么东西在蹭他，点灯一看，被窝里躺着一个漂亮的大闺女。长话短说吧，他俩很快成了家。有一天穷后生对他媳妇说：‘天底下要是有人能治穷就好了！’媳妇说，‘俺治不了天下的穷，能治咱家的穷！我能织布，你摆布摊，咋样？’穷后生笑笑说，‘俺买不起织布的校机，布咋个织法儿？’媳妇答道：‘这你就甭管了，俺只求你在俺晚上织布时，你不能偷偷地看俺。’打这往后，这穷后生真地摆开了布摊，雁娘织出的布非常好看，布丝里带着古铜色的花纹！这些布很快就被买光了，这穷后生家境当真好了起来。有一天，这后生终于耐不住好奇，在雁娘织布的时候隔着门缝偷偷往里看了一眼，立刻惊吓得说不出话来。原来，雁娘是只大雁变的，她正在拔着一根根带血的羽毛，用这些羽毛，编织着一块块的布。她的羽毛已然快拨光了，枯瘦的身子上到处是斑斑点点的伤痕。这后生闯进屋去，心疼地说：‘你快把羽毛安到身上去，俺甘愿受穷了！’雁娘说：‘拔下来的羽毛就像泼出去的水，是插不上去了！’后生埋怨她说：‘你为啥这么干？’雁娘回答说：‘没有你，俺早就冻死在雪地上了’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我不愿意听这些。”索泓一说，“你给我那个窝头几块鬼子姜的回报，已经太多了！”

“可俺总觉得不够。”李翠翠用索泓一擦过眼泪的那条手绢，擦了擦她眼角的泪痕，“对你回报得太少，对老郑回报得也不多。你那窝头解了俺的饥，老郑把俺收留下来，结束了俺的盲流生活，可惜俺不是那只芦花雁，不能拔净俺浑身的翎毛，为你编一把挡风挡雨的伞，为老郑编一双穿不烂的鞋。俺只是个乡下丫头；不，不是丫头了，是个死了丫头的娘——一个没任何能耐的乡下女人。”

索泓一刚想安慰她几句，大堤上传来了郑昆山的喊话声：

“喂！渡船过来了——”

李翠翠蓦地站起身，掂了掂肩上的印花小包袱说：“俺那口子喊俺了！俺要走了！”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李翠翠夹着眼皮，咬着下嘴唇想了想：“俺希望这是和你最后一次见面！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索泓一怔了。

“铁丝笼里只能圈家雀子，你不该赖在这儿自轻自贱。”她恨铁不成钢地看了索泓一一眼，挑开苇帘，向大堤上快步而去。

索泓一很想跑上大堤，用目光送李翠翠一程，他看见郑昆山站在渡口，只好拐弯跑到附近一个高土岗上，手扶着一棵老榆树树干，向那飘飘摇摇的小船眺望。

李翠翠站在船尾，连连向郑昆山叮咛着：

“黑丫她爹，心放宽点，俺不几天就回来！”

“黑丫她爹，那点土粮食你先用水淘淘，再去磨磨，省得牙疼！”

“黑丫她爹，去给黑丫的坟头多培点土，苇塘里有专扒死人吃的野狐狸！”

“里丫他爹……”

黑丫早就死了，她为什么总喊“黑丫她爹”，而不喊他老郑呢？索泓一从她这几句叮咛中终于悟到，郑昆山和她的生命已经溶合在一起了。衔接他们之间的彩带不仅仅是饥荒，也不仅仅是苦难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黑脸汉子的一身铁骨，以及他身上闪烁出来的坚韧和不屈。风顺着宽阔的河面吹过来，索泓一那只风泪眼，叭哒叭哒地滚落下泪滴；他的那只好眼也好像受了那只坏眼的感染，大滴滴的眼泪滚了下来。透过蒙蒙泪光，他眺望着李翠翠的背影遐想，她应当是属于一个真正男子汉的，而郑昆山在这一点上受之无愧。

小船飘远了，飘远了……

索泓一用袖口抹掉泪花，再也看不见那条船。只见大河东流，碧波闪闪……

“他娘的，撑船的是喝醉酒了吧！”士兵褚大个子手搭凉棚，向河对岸望着。

“班长，先吃干粮吧！”索泓一从兜里掏出了红薯面蒸的窝窝头，啃着嚼着。

士兵也感到饿了，他拿出玉米面蒸的窝窝头，看着索泓一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扔给他一个黄的说：“换个红的吧！”

“谢谢班长！”索泓一把一个红窝窝头扔过去，“这个交换你可吃亏！红薯面的可不抗饿！”

“尝尝新鲜。”

“你心眼真好！”

士兵回头看看，见河坡上静无一人，低声说：“俺挨过饿，知道饥饿是啥滋味。俺知道入伍吃粮多，就坚决要求参了军。”

“想家吗？”索泓一问道。

“这年头粮食就是亲爹娘，吃饱肚子就不想家了。说实话吧，俺那儿也和俺那老乡的家——兰考差不多，饿死——”士兵突然警觉地把后半截话贴在唇尖上，没让它滚出嘴唇。

索泓一并不想追问这些，他只关心对岸那条船。对这个渡口，他十分熟悉，如果这岸的过河人，不挑着嗓子喊那摆渡人，那只船就会永远地横在河边。道理非常简单：这边是劳改农场，那边是自由世界，平日过往的行人就很少，值此秋忙时节，说不定那摆渡人为儿子娶媳妇去脱坯盖房子呢！不过，这正投合了索泓一的心意，他想多看看这芦花荡，也许将来他再也难以看到这么多的芦苇，这么清澈的大河了呢！不，就连这士兵也可能是最后一面，因为生活迫使他不得不另作选择……

士兵无聊地用窝头渣儿，挑逗着河边的小鱼，他每撒下一把渣渣，就看见一群白条子鱼喋水吐泡，那嫩红的嘴圈一张一合，争抢地吞噬着士兵的赏赐。索泓一看见大河的边边上，飘着一条半死不活的鱼，它至少有半斤重。看样子它是网下逃生的，很可能在

它钻网时，被鱼网刮掉了一些鳞片，因而它的躯体上斑剥地露出鳞片下的肌肉。它在求生，身子不断地蠕动，尾巴不断地拨水，硬是游动不起来了。索泓一折了根苇棍儿，帮它拨正了身子，想叫这条鱼顺水游动几下，潜入属于它的世界；可是他白费了心思，只要那苇棍子一离开它，它身子又翻转过来。索泓一突然感到，这条鱼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影子，李翠翠几次催促他离开这儿，他硬是不愿意离开这块苦难的土地。他等待再等待，可是等待到了什么呢？他最后才下决心，当一条钻网的鱼……

干芦苇被马车拉光了，他看守芦苇的活儿也随之宣告结束。这天，他谢绝了马车夫拉他回场的好意，从河边折断了一根小柳树，剥掉树干上的枝枝杈杈，一头挑起行李，一头挑着锅碗瓢勺，返回离开了近半年的农场。这些日子他用铅笔画了几十张风景画，画大河飞雪，画长天落雁，画旭日东升，画渔船夜泊。大自然以其无穷尽的魅力，还原着人的各种知能。这次他肩挑行囊杂什回场，有意用长途跋涉对自己的体力进行一次认真的考核——他不想再用板刷干涂涂抹抹的工作了，他想到大田去干重活，以汗水慰藉自己，以摘掉“幸运儿”这顶带着花环的桂冠。

走走停停，几十里路他几乎走了整整一天。但无论如何，他是个意志上的胜利者，匆匆走过了家属区以后，离他住的那排宿舍已经不远了。在他路过李翠翠刨过的那块红薯地时，他再次把肩上那根滚圆的“扁担”放下肩来，一边歇脚，一边缅怀发生在严冬的往事。那时，这片地覆盖着一层白茫茫的初雪，李翠翠背上背着那条“小狗儿”，腰里挂系着绳儿，绳儿捆着那口当向导的瘦猪。此时已是盛夏时节，大地虽然更换了颜色，但那个令人心灵震颤的画面，依然历历在目。他坐在柳木棍子上，顺着一行行土城望着，土埂上新栽种的一茬红薯秧，已舒展开绿色的叶蔓，在目光所及的绿色尽头，隆起一个圆鼓鼓的土丘，他立刻联想到，那一定是“小狗儿”的坟。

他先是站起身来，而后毅然迈步沿着土埂向这个土“馒头”走来。他和那回土丘里的小东西沾亲吗？不沾；带故吗？不带！可是索泓一硬是收不住自己的双脚，蹒跚向那土疙瘩走了过去。走近了一点，他才看见坟尖上还插着一根安魂的白幡，由于风吹雨淋，白幡的杆杆已经倾斜，白幡上的纸已经七零八落。索泓一暗自判断：这安魂幡或许是李翠翠回故里探亲前亲手插上的，不，也许是郑昆山在清明节时来扫墓插上的；不管是她的爹还是她的娘插上的，那随风飞舞的纸片都像一把把利刃，在割刺他的心。他几乎丧失了走到这坟墓前的勇气，几次停步，又几次迈步，这个小小土丘像磁石吸铁一样把他给吸了过来。

当他屏气走到土丘前时，一件使他意想不到的场面突然闯进他的眼帘。土丘的背后，一个头戴破沿草帽的人，在一把把地拔着坟坡上的杂草。尽管草帽遮住了拔草人的脸，索泓一还是从那干瘦矮小的身躯上迅速地辨认出来：这人是郑昆山。索泓一第一个闪电般的意念，就是转身走开，匆匆离开这儿，闪到绿苇丛中去；但是另一个念头马上征服了第一个意念，为什么要躲避他呢，他不也是在承受着他的不幸吗？当然，他像拿破仑一样检阅劳教队的队列时，职业给了他以权威的荣耀，但是此时当他萎缩着身腰，在这儿拔着坟坡上的青草时，他变成了一个和自己生命价值近似的人。也许在这个人世间，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幸福和绝对的不幸，一场雷暴滚过天际，无论是高山大峒，还是参天大树，都要和小草一样接受暴风雨的洗礼；也许由于它们比小草身高，承受巨风摇撼所能产生的不幸，比小草还要大得多呢？！

索泓一满怀同情地望着他。他并没发现索泓一的存在，只是默然地拔着，拔着，绿草的草汁染黑了他那双手；间或他长长地叹息一声，像风箱吐出箱内封闭许久的幽门之气似的。此时他想起了什么呢？想起了杨绪主持的批斗会？抑或是记起了李翠翠抱着僵直的黑丫咆哮会场的情景呢？不，也许他感到愧对了坟墓里的那个小东西吧？他的手稍稍伸得长一点，在这荒漠的土地上也会变得应有尽有——就像杨绪家丰盛的家宴一样。

大概他的手碰上了草丛中的蒺藜狗儿，手臂猛然一抖，接着他站起身来，用嘴吮着被扎破的手指。在这一瞬间，他和他的目光碎然相遇，索泓一惊异地发现，郑昆山的脸上，挂着几颗豆粒大的水珠，迎着西沉的太阳，那几滴水珠在他黧黑的脸上，像璀璨的琥珀，闪着晶晶亮的光。职业的自尊，促使他立刻背过脸去，并用沙哑的声音问道：

“你为什么到这儿来？”

“我归队了，路过这儿。”

“苇子拉完了？”

“完了。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郑队长，我请求下大田干活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身体恢复得不错了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银钟河的鱼汤治好了我的浮肿！”索泓一为了表示这不是假凤虚凰，弯腰摙了摙腿腕；被他手指摙下去的肌肉马上恢复原状，不再出现一个个酒盅似的浮坑。

郑昆山分明看到了索泓一的动作，可是木然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。索泓一突然感到他是个多余的人，只好尴尬地转身走开。他走出去约有二三十米远了，身后忽然传来郑昆山闷声闷气的喊话声：“你去找杨科长报到去吧！”

“我愿意留在你的队里。”索泓一停步回首。

郑昆山抓了把黄土，擦着手上黑绿色的草浆，看了一眼土坟，大步朝索泓一走了过来。他把破草帽从头上摘下来，扇着汗迹斑斑的黧黑脸腮。那双深陷进眼眶的眼球，直直地盯在索泓一脸上。沉了会儿，他双手卷着那顶破草帽，低声说道：“索泓一，在你身上我真正犯了个错误。你知道提前摘掉你右派帽子的真正原因吗？”

索泓一犹豫了一下：“我心里清楚。”

“这……也许是害了你！”郑昆山说。

“怎么能这么说呢，我一直在感谢您。”

郑昆山歪头看了看落日，摇摇头说：“你拯救过翠翠，所以在你摘帽儿以后，我叫你拿着板刷搞宣传，这活儿轻松点，可以让你恢复一下体力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你曾经在家属区画过壁画吧？”

“画过，在杨科长的山墙上画过一口猪。”

“你为啥去画它？”

“杨科长叫我画的。”

“你画的是公猪还是母猪？”

索泓一想了想：“肥猪。”

“就为了这口猪，你不能再归还我这个中队了！”

索泓一惊愕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把它画瘦了！”郑昆山朝四处望望，声音沙哑地说，“杨科长早就叫我把你从银钟河边叫回来，我事忙没办；你眼下归场了，是不是先去改改那幅画？”

“我不改。”索泓一回答得十分肯定。

郑昆山吃惊地问道：“为个啥？”

“这是他对我的报复。”

“我看过那幅画，你确实画瘦了点。”郑昆山表明自己的态度。

“比翠翠捡红薯时，腰里拴的那口猪还瘦吗？”索泓一激动地反问道，“那口猪瘦得皮包骨头，郑队长你不会忘记吧！”

郑昆山脸色阴沉下来：“他圈里的猪是肥的！”

“我没拿他圈里的猪当模特儿。”

“你应该去改画一下。”郑昆山的口吻里含有命令的意味，“那不会花费你多大工夫！”

“郑队长，在银钟河我一个人反省了在劳教队的几年生活，我什么苦活都愿意去干，可绝不再干出卖眼睛的活儿！”索泓一一反常态地高声说道，“我爸爸活着的时候，这么教育过我；郑队长，您使我懂得了人活着应当廉正。”

“索泓一……”郑昆山嘴唇哆嗦了。

“您慢慢说。”

“我命令你去修改那幅画！”

“我确信，这不是您的真心话。”

“……”郑昆山虽然脸色冷得怕人，但没能说出半句话。他双手用劲把破草帽一绞，那顶草辫子编成的玩艺，被他绞得变了形。散了架；他一挥手，那顶草帽成了一条条的草节，摊在了绿绿的红薯秧上。他没有再多看索泓一眼，像自我惩罚似地咬了手背一口（在草料棚他也曾咬过自己的手），转身向家属区走去。

落日终于沉到远山背后去了。

索泓一的心也随着落日一齐下沉。是忧虑自己？还是怜悯郑昆山？也许是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了，使他久久地在原地站立。短短的片刻之间，他像是经历了滑铁卢战役的

惠灵顿将军，一举击败了铁面铁甲的“拿破仑”。没有金戈铁马，没有火枪火炮，而是用真理——这把锋利的长矛揭开了“门神爷”的心。到现在，索泓一似乎才真正认识了郑昆山这个人。当然，索泓一更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，为把那口猪画瘦了的问题，等待他的也许是十级风暴。管它呢！反正他战胜了自己的卑躬与懦弱，向人的坐标迈了第一步，就像爸爸讲述的“鹿回头”故事中的小鹿，勇敢地奔上了陡峭的悬崖。

之后，是使他时而晕眩、时而清醒的批斗会。

“你丑化了社会主义的猪！”

“难道我们养的猪是那样皮包骨吗？”

“你睁眼看看，杨科长圈里的猪头头滚瓜溜回！”

“你为什么把猪画得那么瘦？”

“这是右派立场不改！”

“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！”

相异的面孔。

相同的语言。

这些都不使索泓一感到惊奇，在五七年的批斗会上他早尝受过了。使他惊异的是，这个批斗会本来该由郑昆山主持，因为他画这口猪的壁画时，是属于“门神爷”手下的“兵”，可是这个铜铸铁浇从不生病的汉子，据说得了重感冒，杨绪只好披甲上阵，亲自主持了对索泓一的批斗。批斗的方式也逐步升格，先是呼喊口号命令他低头弯腰，当重炮一样的轰鸣声失去效能时，他脖子被坠上了几块砖头；当那细细的铁丝勒进他的脖颈里，他真有点承受不住了，他几次想表态：杨科长，我承认错误，我一定去改画那口猪。可是每到这个时刻，他像抽疯发吃症一样，眼前总是看见翠翠背着“小狗儿”捡红薯时，腰间绳子上拴系着的那口猪。是眼发离了？还是闹鬼？那口瘦猪摇身一变变成了往山崖之巅奔驰的小鹿，他立刻把求饶的话一下憋回到舌根下边去……

疲劳轰炸了五天，第六天早上就业人员在食堂门口排队打饭时，发现了一张批判稿，个个伸长脖子观看。全文如下：

稿题：索泓一，你为什么不老实？！

稿曰：索泓一，你这个摘了帽子的摘帽右派，简直反动透顶。你的眼睛怎么长的？杨科长圈里的猪明明个顶个儿长得肥头大耳，你为什么偏偏画别人猪圈里的猪？

众人看到这里，不禁哑然失笑；再看看后尾的署名，个个目瞪口呆。原来质问索泓一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索泓一自己。食堂门口顿时哗然：

“这小子把魔术变到食堂墙上来了！”

“这是世界上最高级的魔术！”

“他是吃了豹子胆啦？”

“快去报告杨科长。”

不一会儿，这张小字报被沾着水的扫帚刷掉了。索泓一手里捧着的那碗稀粥还没喝完，就被专政的铁扫帚扫进了严管班。严管班设在远离场部的狱墙脚下，白天岗楼上有值勤的哨兵，夜晚高墙上的示警红灯眨着眼睛。被送到这儿来的成员，除了他这坚持反动立场的摘帽右派之外，几乎清一色是“二进宫”“三进宫”……的亡命之徒。这二十几块“特殊材料”，不属于任何中队，直属管教科管理；这些亡命徒，嘻笑颜开地称呼这个集体为杨绪的“嫡系部队”。

内炼筋骨、外练皮肉——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开始了：炎阳似火的盛夏，索泓一和这些成员，在没有一棵树遮荫的荒原上，挖掘着排灌大渠。有一天，天气奇热，由于沟渠里热得如同蒸笼，所有成员一律脱得一丝不挂。索泓一最初还以一条短裤保持自己的体面，后来索性入境随俗，也光起身子干活。这天，正好碰上杨绪来工地视察，别人光腚干活，他似乎视而不见，只把索泓一一个人叫到堤岸上来——那儿有一个专为干部和警卫搭起的遮荫凉棚。

“你怎么也光着身子干活？”杨绪问道。

“热。”

“你该知道你是有文化知识的人，他们……”

“我和他们一样，都是被严管的反改造分子！”索泓一赤条条地站在那儿，毫不脸

红地说。

“你背过身去和我讲话。”

“我不理解！”

“它脏。”

“赤裸出来的东西都不脏，只有隐藏在心底的东西才脏哩！”索泓一回答。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随便您怎么理解。”

“你可不要后悔！”杨绪侧过脸去，目光从他光条条的身上移开。

“我早就不吃后悔药了！”

“真？”

“真！”

“你这是侮辱管教干部，来人——”杨绪解下随身带的小细麻绳并把它扔给了跑上堤岸的严管班班长。

于是，在挖渠工地上，出现了一场光腚人捆绑光腚人的表演。索泓一被捆在支撑凉棚的一根木杆上，让太阳暴晒。收工的时间到了，捆他的那个班长，来给索泓一解绳子。细细的麻绳已经被汗水溷透。杨绪走上来，拦着这个班长说“他不是愿意光腚干活吗？让他在这儿光上一夜！”

“杨科长，这……这……”捆他的班长为索泓一求情说，“苇塘里的黑蚊子会把他叮烂了！刚才我们不也光着身子干活了吗，您……”

“他和你们不一样！”

“是！是！”

严管班的队列，扛着铁锹，背着抬筐，叫着一、二、三、四的响亮口号回窝了。在水渠工地上，只留下索泓一和他的影子。索泓一微微闭着眼睛，静待着夜幕降临后花脚蚊子的惩罚。他不后悔刚才的行为，却有点害怕妇女从这儿经过。这儿虽然比较荒凉，但堤下不远就是一条小路。如果他赤身露体地站在沟渠之内，将没有一个人发现他的存在；而他所站的地方，是一个制高点，小路上只要有过往行者，都会看见他这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原始动物。他忽然想到，进化的人类总是谪贬原始社会，那时候的人虽然没有现代的物质文明，却远比现代人纯真，就像他现在这样袒露着生命的一切似的。后来，出于御寒的目的，更出于怕丑的心理，老祖宗腰间开始围上兽皮，又进化成各种时装，不但遮盖了人的本来面目，而且矫饰了心灵……

堤下的小路上，当真有人走了过来。他完全能估计到，别人发现他时的惊讶表情，最好的办法不去看来者——不管他是干部还是就业人员，或者是囚徒以及劳教分子；只要女劳教队不从这儿经过就阿弥陀佛了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那声音就像饺子下锅，显得零乱而无章法。在劳改农场生活久了的人，听这声音就知道是右派队走过来了。他很想睁开眼，看看昔日和他同窗的那些好友。还没容他启开眼帘，堤下的声音就飞到了堤上：

“喂！快看，那不是‘幸运儿’吗？”

“他为啥光着身子站在那儿？”

“是在表现男性的曲线美吧！”

“哎——伟大的公民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幸运儿”“伟大的公民”这两个称呼，像针尖麦芒戳进他的耳鼓，他心里一阵酸痛，两只紧闭着的眼睛立刻涌溢泪水。他不想让伙伴们看见眼泪，蠕动了一下手背想抹掉它，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的手是无法动弹的。他扭动着脖颈，用肩头蹭着脸腮上淌下来的泪水，同时自己对自己下着严格的命令：索泓一，你不能哭，要是在这时候流眼泪，当初何必冒充男子汉呢！

好奇心重的伙伴，顺着大堤的斜坡跑了上来，直到距离他二三米远的光景，才发现他不是向大自然展示一个男性的曲线——他是被麻绳捆在棚柱上的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们不要解绳子，那是一根法绳！”索泓一向伙伴们示警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别问了，给我揪几把茅草来，塞在我必须遮挡的部位就行了。”索泓一请求。

茅草没有送来。有人到沟渠里拿来索泓一的衣裤，小褂斜披在他肩上，裤子蒙在他的腰胯之间，再把两条裤脚管打个结系在凉棚的木柱上。这就算是对索泓一最诚挚的帮助了，至于那根绳子，无一个右派敢于问津。多亏了这块遮羞布，因为右派的队伍过去

之后，一群光着脚板的妇女就走过来了，她们是去稻田施肥的，有人提着化肥袋子，有的手里拿着脸盆；不知哪个眼尖的妇女，发现了他，一声尖叫过后，有人用手遮住眼睛，有的用脸盆挡住了自己的脸。

“缺德鬼！”

“臭流氓！”

“好像是那个变戏法的。”

“别看了，谁看谁长眼疔了！”

在妇女的叫骂声中，索泓一只是像死人一样地听着，等女工班的脚步渐渐远去，他才睁开他那双眼睛。他定睛搜索着这群妇女的背影，生怕其中有李翠翠在内，他宁愿那群娘儿们把他看成畜牲，却不愿李翠翠眼皮子里沾上一粒灰尘。索泓一失望到了极点，因为他一眼就看见了那个穿藕色小褂的人——那正是她。她走在人群最后，虽然没有回首张望，但显得步履蹒跚，显然她是看到他了。此地，此景，她如同又喝了一杯意想不到的精神苦酒吧？！

索泓一记得，他初进严管班那几天，在出工的半路上，他曾遇到过她一次。她站在十字路口，貌似在等后边的女伴，实则专为在等候他，因为她有意扬了扬手中的草帽，草帽上用红墨水写着个偌大的“走”字。当时队列中的同伙，只认为这个俊俏妇女在用草帽扇风，只有索泓一知道，她是在示意他离开这块受难的土地。他微微晃了晃头，李翠翠顿时蛾眉高挑，狠狠地在地上跺了跺脚。那些色迷瞪眼的成员，以为她是“呸”他们的，顿时收敛了轻佻的目光。索泓一却难过地垂下了头。

索泓一盼着落日早点下山，夜幕降临后他就会变成乌有，但苦于盛夏昼长夜短，那太阳迟迟不肯谢别天幕。好容易熬到天色昏黑，蚊子开始搔扰他这充满汗腥气味的身体，他手脚不能动弹，只能任凭这些东西在他身上吮血。为了转移浑身的骚痒，他尽量想些有意思的事情，用精神来抑制痒痛，想来想去，有意思的事情不多。童年的摇篮虽然令人回味，但距离自己十分遥远；抗美援朝时跳进江水抢救那个女文工队员的往事，固然激起他的兴奋，但在他整个生命中只像一道流星之光；对了，在市内在文工团里，苏雪这个姑娘值得回忆，她透明得像白雪凝成的冰，但因为太透明了，留给索泓一咀嚼的东西反而显得很少；只有当他想到了在石灰窑的那个晚上，他的思绪才掀起狂澜：“雁娘”不就是她自己的投影吗？！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也许只有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，才把它信奉为生活罗盘。塞外的狂风吼叫之夜，他不情愿地奉献给她两个窝头几块鬼子姜，至使她萦绕于怀至今念念不忘……

夏夜的热风吹了过来，索泓一那只眼睛盈出了泪滴。他喜欢这阵风，风可以驱散聚拢在他周围的蚊子。风声中传来电铃的声响，那是大墙里的犯人开始学习的讯号；风声传来了堤下行人的脚步声，他不再害怕这种声音，因为没有人会看到他的存在。他是一株衰草，他是一块淤泥，他是荒原上一株不吐花的芦苇，他是被砍掉了枝条的一根树桩。没有人会注意他，他也不需要别人的注意，只有一钩弯月和满天星斗对他眨着眼睛。它们像对待人世间的万物一样，给予他应占有的一线柔光……

脚步声越来越近了，索泓一终于分辨出来：这不是个过路的夜行者，而是沿着渠堤的斜坡，弓身向凉棚走来的人。是杨绪？他的行动总是伴随着马蹄声的，他不奢望杨绪对他施舍善心；是夜班沿着渠堤去稻田放水的人员？可是来者肩上没扛改畦口的铁锨。忽然，一个念头闯入心扉，难道是她来了？索泓一顿时睁大了眼睛。

正是她。

在离凉棚几米远的堤捻上，她停住了脚步。

“你回去。”索泓一难为情地低头看了看遮羞布。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你不该来这儿！”索泓一再次提醒她。

她依然沉默无声。

“我在赤着身子！”索泓一急切地告诫她。

“俺是过来人了，俺不怕！”李翠翠嘴上这么说，可是并没有移动脚步。她显得有些踌躇，站在堤上对他说：“俺原来不想来，刚才场部有线广播喇叭广播，说你侮辱了干部。俺一想，一定是那个姓杨的给你小鞋穿了，俺猜想不会让你一个人在河堤上罚站，一定是给你上绳了！”

“郑队长知道你在这儿吗？”

“他去东北伊春接逃号去了。你记得有个喂马的‘头人’叫刘鹏的吗？”

索泓一心里蓦地一跳：“他被抓住了？”

“他在林区当了几个月的黑户伐木工，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了！”

“他已经是解教释放的就业人员了！怎么……”

“你不也是解除教养摘了右派帽儿的人了吗？”

索泓一哑了。

李翠翠两步迈过来，绕到索泓一的背后，动手解着木柱上的绳扣。她边解边说：

“老郑对那‘头人’印象不坏，可这是他的职业，你要当真跑了，他也要下令抓你！”

“你别解？！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我愿意在这儿接受惩罚！”

“你愿意俺可不愿意，俺看着心里难受。”

“眼不见为净。你还是走吧！”

李翠翠把解开的麻绳往地下一扔，背过身去说道：“抖落抖落胳膊踢腿，省得哪儿淤着血。把裤子快蹬上，俺嫌你这样太寒碜。”

多亏那个带班班长积德，绳套捆得不算太紧，索泓一稍稍活动一下，胳膊大腿就恢复了知觉。他匆忙地穿上那条汗渍斑斑的短裤后，才感到浑身痒痛难耐。他蹲下身子，拼命挠着自己的双腿。李翠翠从背后助阵，用尖尖的指甲抓挠着他的后背说：“要是还不解痒，你就像卸了车的骡马那样，躺在堤坡上打个滚吧。浑身裹上泥巴，蚊子就难下嘴再叮你了！”说着，她从兜里掏手电筒，朝地上照了照。“这儿地挺平，没有草裸子蒺藜狗扎你。”

“我不痒了。”

“浑身这么多大包，咋会不痒哩！”

“我不习惯！”索泓一袒露了心声。

“俺看你们这些喝多了墨水的人，就是有一股子酸气。”李翠翠说，“真驴儿都当了好几年了，还怕当一会子假驴儿？”

“我干不来！”

“俺真想骂你几句，可那管个啥用，又把你骂不出农场去。”她叹了口气，狠狠地在索泓一后背挠了一阵，直到挠破了皮肉才罢手。她走到堤边，提过来一个柳条篮子，往索泓一眼前一放，“饿死鬼，吃吧！”

索泓一借着她手电筒的光亮看了看，篮儿里有几张玉米面贴饼子，两块咸菜疙瘩和一个空碗。李翠翠说：“俺在篮里装了一碗鸡蛋汤，夜路难走，撒了个净光，要渴我给你去灌渠舀碗水去！”

“用不着！用不着！”索泓一边说边抓起饼子往嘴里填。他饿急了，挖土方的活儿最容易饥人，特别是和这群剃着光葫芦头的亡命徒干活，索泓一全力以赴还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他从渠心往大堤上挑的泥兜，装泥人用锨拍了又拍，直到拍成一个小山头，才允许他挑走。杨绪对这些光葫芦头有过关照：索泓一是个手不能提篮、肩不能挑担的臭知识分子，要给他肩膀上增加分量，才能叫他脱胎换骨。因此，索泓一一个下午就挑折了两条扁担，两个肩膀连同后脖子，被磨得血迹斑斑。他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，一趟趟从渠心把泥兜挑到堤上，冲闯着劳动上的鬼门关。此刻，他肩上解除了沉重的负荷，身上剥掉了捆绑的绳索，大口大口地吞噬着李翠翠送来的食物，不禁潸然泪落……

李翠翠看到这般情景，声音也变了调儿：

“别……别……哭！”

“没哭。”

“俺看见你泪花都掉在饼子上了。哎！这事儿想前想后都怨俺。”李翠翠机械地摇晃着索泓一的小褂，为他轰着嗡嗡叫的蚊子，叹着气说，“当初，俺要是不在石灰窑跳车，碰不上你这‘白无常’，也许不会在矿山落脚。俺要是役在矿山落脚，你那顶右派帽儿也被风吹不掉，也许这时候还顶在你脑瓜上和右派们一块生活哩！俺和老郑是一片苦心，倒结了个苦果子！让你遭了这么大的罪！”

索泓一再也咽不下去玉米饼子了，他说：“这怎么能怨你们呢，都怨我手里的画笔。当初，戴上帽子送劳教怨它，现在遭罪还是怨它。我要是个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人，就免灾免祸了！”

“你要是那号人，俺就是拿这篮饼子去喂猪，也不会给你拷到这儿来。”李翠翠抱怨地说，“这儿的猪多的是，只会吃喝拉撒睡。”

“难保我几年后不会退化成一只四肢发达的猪。”索泓一悲悯地自语着。

“俺早就对你说过了：离开这儿！”李翠翠高声地说。

“走？”索泓一仰起了头。只有在今天，这个怕人的字眼，才唤起了他内心的回声，“往哪儿走！”

“俺早就对你说过，哪儿的黄土都埋人！”

“刘鹏不是又被押送回来了吗？”索泓一犹豫地问道。

“该他倒霉”。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别三心二意的了，你要是胆子小，俺送你到银钟河。”

索泓一站了起来，匆匆穿上褂子，李翠翠把篮里剩下的玉面饼子，塞进他的衣兜，打开电棒，寻找下堤的小路。索泓一走了两步突然停住说：“翠翠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想走了！”

李翠翠厉声问道：“咋了？”

“我想再等一段时间，对摘帽右派的政策也许会落实下来的！”索泓一惶惑地低声说。

李翠翠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好！那俺再把你捆上！”她不由分说地把索泓一拉到凉棚立柱旁，用绳子在他身上绕了三圈，突然把麻绳一扔，怨声怨声地骂道：“你自个捆自个儿吧！俺不愿意再碰你身子一下！”说着，她气忿地把柳篮用力一掷，柳篮飞进了堤下芦苇塘，扭身朝堤下走去。走到堤下，她又折身回来，掏出索泓一口袋里的饼子，抛进了沟心的烂泥中。她把手哆哆嗦嗦地伸进自己小褂口袋里，掏了半天，掏出个纸包来；她打开纸包，抖出几张钞票，嘴唇也哆哆嗦嗦地说：“瞅，这是俺苦苦地攒下的三十八块钱，给你装来打车票用的，你倒缩了脖子了。要是骨头这么软，何必跟那姓杨的装好汉？！”

“我是个矛盾体。总是陷入矛盾之中，你骂我吧！”索泓一木然地说。

“走不走在你了。在矿山那条河沟子里，你曾经想塞给俺打车票的钱，叫我到别处去盲流；今天俺把这钱留给你，算俺最后的一点心意。今后，俺俩在农场，是两旁路人。你就在这儿挨蚊子叮吧！叮死你，也没人给你来收尸！”李翠翠一边诅咒索泓一，一边抹眼泪，说到后来她竟然哽咽起来，把钱塞进索泓一的口袋，就向堤下跑去。

“翠翠！”索泓一喊着。

她没有回答，不一会儿，身影儿就被夜幕遮盖住了。

索泓一茫然不知所措。他不知该怎么处理眼前的问题，绳子已解掉了，衣裳穿在了身上，自己走向严管班，没有接到这个命令；继续留在这儿？那还有什么实际意义？他抬头看看那镰弯月，弯月如同钩在天上一动不动；他抬头看看星星，星星也好像睡着了。他坐在凉棚角上，后背靠着立柱想平静一下自己狂乱的心情，心神和肉体的疲惫一齐向他袭来——困魔迅速征服了他，他流着口水睡去了。

据生物学家论证：人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，梦是它的显著特征之一；而索泓一度过这个夜晚，是个没有梦的夜晚。他像个没有精神反馈作用的低级动物，蜷缩在大堤上大睡了一夜。黎明时分，尖嘴巴的花斑蚊子隔着衣衫把他咬醒了。他没有用手去挠痒，真地像驴儿那样在堤坡上打了个滚，草叶上沾着夜露润湿了他的衣裳，一阵凉意穿透他的胸背——他的头脑顿时清醒了，首先想到的是准备应付杨绪的提问。

上午，严管班的光葫芦头们照旧干着挖渠的活儿。索泓一就地接受审讯：

“谁给你解下的绳子？”

“我自己挣开的。”

“你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？”

“你曾看见过我演出的‘仙人脱衣’！”

“你是光着身子被捆上的，无衣可脱。”

“这涉及到魔术的秘密，我无可奉告！”

“绳子呢？”

索泓一低头一看，绳子确实不见了。便信口胡诌说：“可能是叫他们拿去剪断拴泥兜用去了！”

杨绪对这根绳子的丢失十分认真，他甩下索泓一，亲自到泥水汤浆的渠底，仔细检查抬筐和泥兜上的绳索，没有发现劳动工具上挂系着他用的细麻绳，狐疑地走向凉棚，立刻开始第二轮的追查：“有人到过这儿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过路人。”

“我问你他的身分！”

索泓一玩世不恭地回答：“普通的老就（就业人员）敢为我解开法绳吗？那个人的身分反正比你显贵！”

杨绪微笑中流露出一丝怯意：“你首先侮辱了干部。我不过是用绳子煞然你的傲性！做得并不过头。”

“我如实向那位干部禀报了。”索泓一索性假话真说。

“他说些什么？”

“为我解开绳子，就是他的发言。”

“为什么他不叫你当夜返回严管班？”杨绪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，在指甲盖上磕着一只烟卷。

“出于人道和安全的考虑，他怕我深夜回去，被岗楼上的哨兵误认为是逃跑的犯人，开枪击毙！”索泓一回答得天衣无缝。

“他姓什么？”

“我人微言轻，不便于询问总场领导姓氏！”

杨绪失态地划着火柴，却没有去点燃他手中的烟卷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是总场的干部？”

“我去那儿变过魔术。”

“你不是在对我变魔术吧？”杨绪扔掉那根燃尽了的火柴，嘴角闪露着不安的笑意，“要是核实出来你在蒙哄干部，咱们严管班可紧挨着‘大墙’！”

“凭你发落。”索泓一孤注一掷地说。

“那么说，绳子是他拿走了？”

“此话不假。”

“好。那你去干活吧！”杨绪挥了挥肥胖的手掌。

“我不能去干活，牛马干完活还要吃草料呢，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还没吃饭！”索泓一原地不动，不卑不亢地说，“我不要求你什么恩赐，只要求人的待遇！”

杨绪略略沉思了一下：“好！满足你这个要求。”

索泓一徒步而行。杨绪骑在马上。一个低头走路，一个仰面青天，两人一前一后慢慢地奔狱墙的岗楼走来。索泓一嘴角闪过一丝苦笑：真有意思，魔术演到生活里来了，我居然演得惟妙惟肖。这固然是我索泓一堕落了，但并非我自觉自愿，而是命运逼着我踩这根钢丝。至于后果……他妈的听天由命好了。他不记得是哪个大哲人说过这样一个信条：遇见狼最好你也学狼叫。他学了，学得还有几分像，而且发生了效果；不然的话，杨绪怎么能痛痛快快地让他来喝早粥呢——没那么便宜。

喝罢早粥，杨绪对他施行了第二次宽大，叫他在家睡觉。索泓一觉得蹊跷，门口值班的“老就”，偷偷地告诉了他这个秘密：就在他喝早粥的时候，总场部打来了一个电话，说是有人提着麻绳去总场告状了，告杨绪把一个摘帽右派捆在工地的梁柱上过夜。值班室和办公室只隔一道泥巴墙，这个老就听见杨绪一边挨克，一边向总场解释。真是鬼使神差，索泓一拉大旗作虎皮的胡诌，居然歪打正着地应验了——他顿时想到干这个营生的不会是别人，一准是李翠翠。很可能是在他睡着以后，她又返回大堤，没有叫醒他就把那条麻绳捡走了，并连夜赶到十五里以外的总场部，向总场提供了杨绪捆人的物证。值班的老就规劝他说：“这地方关押的能人有的是，无论你有多大能耐，都要夹着尾巴做人。你光着身子和杨科长讲话，等于是骂他；他捆了你一绳子，让你挨一夜蚊子叮。半斤八两，你还没算吃大亏。今后，你这有能耐的人，可不能和那群光葫芦头卖一个价钱。”

索泓一连连点头。对这位好心人表示了谢意。他仰面朝天躺在土炕上反躬自问，觉得自己虽然以自轻自贱的方法向杨绪展示了人的尊严，但也给他未来的生活，增加了危险系数。过了初一，还有十五；过了十五，还有三十，生命的车轮究竟那天才能转到“平安里”呢？也许李翠翠的告诫是对的，真到了自己下决心的时候了。

他双手枕在后脑勺下，低头看了看他裸露着的胸脯，那条麻绳的痕迹还没有消失，那一条条盘胸而过的烙印，就像一条条蛇咬噬着他的心。他猛地从炕上坐起来，在两面炕之间的狭窄空间来来回回地踱步，像关在回笼里的野兽，寻找着出笼的缺口。他看一

眼绳痕，增加了一分活力，他脱掉小褂对着惟一的一块破玻璃照照自己，经过近两个月的严管磨练，他的胸膛显示出强健的肌肉——他有条件去当个流浪汉了。

临近中午，一个偶然的事件，把他的思绪统统地打乱了——“头人”刘鹏被送进严管班。他是戴着手铐走进这间屋子的，当他发现索泓一也在这儿，并没流露出过多的惊奇，只是朝他微微一笑。索泓一却无法遏制自己的惊喜，连忙握住他那双被套在铁镢子中的大手：

“我已听说你从伊春被接回来了！”

“我也听说你进了严管班了！”

索泓一感到奇怪：“你听谁说？”

“‘门神爷’。我的事你是听谁说的？”

“……”索泓一避开李翠翠的名字，转口说，“这儿都这么谈论。”

刘鹏毫不在意地笑笑：“说起来也怨我。本来，我在林区一个伐木队已经当上了小头头，还戴上了先进生产者的光荣花。只因为一个星期天，在伊春的小酒馆里多贪了几杯白干，酒后吐了真言。在酒馆里有个穿便衣的雷子（警察），我便被带进了派出所。我一不会抢劫，二不会偷窃，就这么简单。看样子，命里注定我是吃这碗劳改饭的了！”

索泓一毫无一丝笑意，动情地望着刘鹏的脸。他似乎消瘦了一些，颧骨显得比昔日要高耸一点。他的眉毛、鼻窝……都蒙着一层尘土汗渍，显然是刚刚归场，就马不停蹄地被送到了这儿。索泓一拉下吊竿上的毛巾，给他擦脸，又给他倒上一缸子凉开水，送到他的掌心：“喝吧！”

在刘鹏双手捧杯喝水的当儿，索泓一心里得到一点安慰，尽管刘鹏戴着“铁镢子”，两只手腕的肉皮却完好无损。在严管班他多次见过押送回来的逃号，个个手腕子上血迹模糊；更有甚者，腕子上翻起一圈内酱。刘鹏察觉到索泓一的目光，解疑地晃动了两下“铁镢子”说：“感谢‘门神爷’，过了银钟河渡口，才给我戴上这家什。”

“在押解途中没给你戴上它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也许‘恨透铁’被熔化了！”

“没那么容易。他虽说没给我戴刑具，我上厕所，他跟着；我躺着睡觉，他坐着看书。我也不知道这个‘鱼干’，是什么玩艺铸造的，他好像不知道劳累。”刘鹏侃侃而谈，“只有当我们面对面地坐在火车的靠椅上时，这只黑老虎才打盹；可是我看见，他一只手总摸着别在他腰里的手枪。”

“几千里的旅程，你们没说过话？”

刘鹏略略想了想：“只说过一回。”

“说什么？”索泓一对郑昆山很有兴趣。

“他说：‘你是“内矛”，办了“敌矛”的事。你在马棚偷吃马料，我批评你几句，可并没一个劲地克你，后来你咋会跑了呢？’我说：‘到了大田队，我感到肚饥。’‘饿？’‘饿！’他阴沉着脸自语说：‘那天，我要不去马棚牵马就好了，偏偏场部半夜开会……’从打这次对话以后，在沿途上他再没张开过他那两片黑紫的嘴唇，可是每到打尖吃饭的时候，都给我多买馒头。对了，在天津火车站，他给我买了三兜包子递给我，我说：‘郑队长，我肚子再大，也塞不下！’他问声闷气地回答道：‘吃不了带上，你还记得有一个变戏法姓索的人吗？他也在严管班！’我琢磨着他这两句话，好像是叫我带包子给你带来，可我又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，便问：‘您是说把这些包子留给……’他却阴沉着脸闭口无言，真他妈的是个怪物！”刘鹏说完这番话，就示意索泓一帮他把肩上的背包取下来。

包子是用纸袋包着的，斑斑油渍透过纸背，索泓一毫不客气地拿出一个包子。

“吃吧！开开荤！”刘鹏催促着。

索泓一刚咬了一口，就皱起双眉：“真糟糕！包子馊了！”

“怨我手上戴着这玩艺。”刘鹏带有歉意地说，“没法儿让它通风！”

“馊的也没关系，告诉你吧，去年我浮肿的时候，还吃过死耗子呢！”索泓一边吃边说，“一场饥荒，造就了多少人的铁胃，在医学上，简直难以找到解释。”

“我在东北，一顿能吃一头野狍子。信吗？”

索泓一突然停止了嘴巴的蠕动，两眼专注地盯着包着包子的纸袋。

“吃呀！都把它吞下去。”

索泓一急切地把沾着油渍的纸袋拿到眼前，神往地望着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索泓一把嘴里的食儿咽下去，眉眼中露出喜色：“老刘，你真是颗吉星，不但给我带来解馋的包子，还给我带来喜讯，你看——”索泓一指着纸袋上密麻麻的铅字。

“我看不出什么名堂。”

“这是一张今年六月底的旧报。”索泓一从报纸的角角上查到了日期。喜形于色地说，“看！XXX，XXX的名字，在报纸上露面了。这两位大人物曾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！沉了底儿，现在又飘上来了！”

“嘻！那不是大人物吗？”刘鹏摇头笑了笑，“我是大老粗，可也懂得两句俗语：混龙闹海，鱼虾遭殃。你趁早别做梦娶媳妇，天底下没那宗便宜事儿！你甭看别人，就看我这‘内矛’手上的‘铁镢子’就行了！”

索泓一神不守舍地凝思着。

“你愿意想就想吧，想好事能解心烦！我一路上太累了！”他打了哈欠，囫圇个儿倒在索泓一的铺位上，不一会儿就响起他的呼噜声。

索泓一望望带着手铐就入睡了的刘鹏！心里飘飘摇摇地打开了秋千。走？那也许意味着刘鹏的命运，后果可能不是进严管班，而是被挪进大墙的铁门。他又拿起报纸仔细看着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平了反了，对右派能不能也开个天窗？手铐和那张旧报纸，动摇了他早晨下定的决心——他陷入了惶惑之中。

苦夏匆匆走过去了，芦苇吐穗开花报告了萧瑟秋天的来临。刘鹏手上的铁镢子早就摘去，他的心却戴上了沉重的镣铐。一天，他肩上扛着铁锹，在“一二一”的行进队伍里，继续干他那永无休止修理地球的活儿。在路过家属区的时候，他在墙壁上看见一张写着歪七扭八字体的批判标语，上写：李翠翠为摘帽右派鸣冤叫屈，去场部提绳告状欲意何为……他顿时想到这一定是窝瓜娘娘在妇女群中，对李翠翠发起的围剿。索泓一的脑袋顿时轰鸣了一声，身子踉跄地靠在挨着他走路的刘鹏身上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！”

刘鹏扭脸看见了那幅标语，忿忿地低声骂着：“他妈个X，这年头到处鸡吵鹅斗，连娘们圈里也不得安宁。”

“别说了。”索泓一制止他说下去。

“她包庇你了？”

“别胡说。”

“怎么是胡说呢，右派队不是只有你这么个摘了帽子的‘幸运儿’吗？”

索泓一顿时语塞。到了挖渠工地，刘鹏看看只有警卫在远处放哨，没有队长看管，便对索泓一说：“你挖的四米活段我给你包了，你就坐在河坡上休息。你要是看得起我这个赶大车的把式，就对我抖落抖落心里的乱麻刀，省得心里难受。”

索泓一实无心思干活，但又不敢坐在堤坡上休息，便一边拿着铁锹慢慢腾腾地挖土，一边向刘鹏简要地陈述了他和李翠翠相识的经过。刘鹏听得直眉瞪眼，索泓一话音一落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表态：“我说索老弟，你这人确实少了点男人气，还犹豫个什么，趁早远走高飞。”

“往哪儿飞？”

“你有一身手艺，在哪儿都能活。”

“政策真是不能拐弯了？”

“你是个什么人？报纸上印得清清楚楚：右派就是反革命。也许有那么一天，天下会掉下馅饼来，依我看那要你熬到白了头发。”刘鹏赤裸裸地发表看法，“一句话，我百分之百地赞成李翠翠说的，就看你拿主意了。”

“咱们俩一块走吧！”索泓一突然说。

“我是逃号，眼珠子都盯着我，没人想到你会逃跑。”刘鹏显得很有经验，给索泓一出招儿说，“你要争取一个人出外干活的机会。”

这天索泓一借着歇歇儿的工夫，到堤边折了一把干芦苇，晚上开始用苇秆和苇坯插一个小玩艺。三天以后，这件小小的工艺品完成了——这是一挂全部用苇子插成的小风车。只要风一吹，苇坯编成的小轮子就哗啦啦地唱歌。刘鹏感到诧异，责怪他说：“你还有这闲心？”

“我拜托你办一件事！”

“说。”

“我不能再给李翠翠一家人找麻烦了，等你离开严管班后，记住把这个小风车插到黑丫的坟头！”索泓一感伤地说，“那块红薯地紧靠家属区，我去那儿叫娘儿们看见不合适。让我以祭悼那条‘小狗儿’的形式，表达对这家人的谢意吧！”

“你下定决心了！”刘鹏转了转小风车，把它插到窗棂上。

“跳河一闭眼，决不再动摇。”

第二天晚上，杨绪在队列前训话以后，索泓一走进了他的办公室。他规规矩矩地站好，向杨绪报告说：

“杨科长，我一切都明白了！”

“明白了就好，你自己有什么认识？”

“我反动立场未改，导致了一系列错误！”

“高粱面经熬，还是能煮成粥泥吧？”

“杨科长的话完全正确，我请求去重画那头猪，由于我思想上有了转变，我一定能够把社会主义的猪画好！”

“不必了！”

索泓一心里凉了半截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几场大雨过后，山墙上那口被你丑画了的猪，已经被雨水冲刷掉了。不过——”杨绪认真地看了看垂手而立的索泓一，似在审查着他的诚实，“不过，还有个更重要的任务，想交给你去做！”

“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完成。”

“这才像个摘帽右派的样儿。”杨绪欣然地站起来，慢条斯理地向索泓一布置任务，“明年是一九六三年，三四月间全国要进行第五届普选，金盏乡大队要画一幅迎接普选的街头宣传画，他们点名要你去画。我一直没答应，现在……”

“我不会辜负杨科长的希望。”索泓一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感情，庄重地回答。

“好。明天早上你就去。”

“我可以走了吗？”索泓一谦恭地请示。

“一定把这幅墙头画画好，不能叫贫下中农挑出毛病来。如果你圆满完成这件任务，我们准备结束你的看管。”杨绪眼球转了两转，试探地问道，“你看，把你安排在哪儿好呢？我想……我想叫你回到郑队长那个队去。”

“不。我请求留在您手下搞宣传。”索泓一看透了杨绪的心思。

“好吧。你回去早点休息，明天早晨上路。”杨绪微笑地拍拍索泓一的肩膀。

“再见——”索泓一含蓄而礼貌地道别。

回屋之后，他就把已然入睡的刘鹏叫到了厕所的墙根。

“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我要走了。”

“上次你送我，这次我送你。”刘鹏握住他的手，使劲地摇着。

“这儿不能多站，省得光葫芦头起疑。”

“是不是先到我叔叔那儿去？那儿是大森林！”

“还没想好。反正我要想办法去看看我妈妈。”

“杨绪会派人去那儿掏你的，你不能大意。”刘鹏低声叮咛着。

“学习狡兔三窟吧，这是生活向我出的课题。”索泓一神色黯然地回答，“当然，也有可能像你那样被铐回农场！”

“你一定要戒酒。”

“我记下了。”索泓一一点点头。

“跟什么人都不能说实话。”

“我记下了。”他鼻子有些发酸。

“还有……还有……你要多穿点衣裳走。当个流浪汉难保要蹲车站，站码头，住小店，入秋了容易着凉！”

索泓一眼泪终于坠落下来：“谢谢了！”

“对了，遇见什么困难也不能哭！”

索泓一突然哭出了声。

刘鹏用手捂上他的嘴，又帮他擦掉眼泪，“睡去吧！”刘鹏硬是把他推离墙根——他们分手了。

早晨，索泓一套上绒衣，外穿一身干净裤褂，离开严管班。刚刚出门，他就被吓了一跳，一个荷枪的高大魁梧士兵在等待他，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。他只好使自己尽量

装得欢快一些，以免士兵途中生疑，好在苦中作乐对他并不困难，他每次登台演出魔术时，不是经常逗得干部们捧腹大笑吗？

“你早！”索泓一笑眯眯地向他问好。

“走！”士兵头蠕动了一下，示意他少啰嗦。

那只渡船终于飘飘摇摇地摆过来了。

士兵微笑地望着渡船。

他悲悯地望着身后的芦花荡。

回过头来，他有点怜悯起褚大个儿来了。他憨厚、诚实，还有那么一丁点幽默；虽然他也带着潜入骨髓的时代病，但来银钟河的路上，他俩从无言到有言，从不识到相识，从不知到相知。索泓一不排除在他逃跑时，士兵赏他一颗子弹的可能，经过几秒钟撕裂心肝的痉挛之后，他将解除一切忧愁和烦恼，他将永远消失在茫茫人海中间。但冷峻的现实的问题是：他确信自己能像变魔术一样，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，那么等待这个河南士兵的该是什么呢？

他俩双双登船了。

摆船的船老大一眼就认出他来：“这不是在河边看过芦苇的索泓一吗？”

“您还认识我？”

“还跟着一个保镖的？”船老大瞧瞧褚大个子。

士兵顿时涨红了脸：“俺……俺……”

“我画猪画瘦了在被严管，走出场界理应受到班长监督。”索泓一为褚大个子解围说，“怕槽头的牲口溜缓，这是他的责任！”

船老大鄙夷地撇撇嘴：“他看芦苇那几个月，我这条船就把他摆过好几回，上供销社打个醋，买个盐啥的。他要有溜号的心，早就溜了，何必等到眼下。”

士兵脸上的壮疙瘩，都因充血而变得圆鼓鼓的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俺也知道……知道……他不会逃跑，他都成了……‘摘帽右派’了，比‘戴帽右派’都高一截子了，还跑个啥？可是上级给我的任务，我要执行。”

士兵的自白，使索泓一陷入困惑。“摘帽右派”这个字眼，又使索泓一清醒。做事自古两难全，为了活得像个人，他真要作出愧对这个士兵的行为来了。他几次来金盏，他知道村子背后有一片比农场略小一些的芦花荡，他只要钻进去，那是无法搜寻的。除非点上一把火，燃着了芦苇；要搜寻一个“摘帽右派”，老乡是舍不得掏这个血本的。

船在河水里摇晃着，颠簸着……

索泓一的心随小木船一块跳荡。

他神色肃静地眺望着他即将诀别的那块土地。那上面刻着他的屈辱，涵着他的汗滴，留着他的脚印，埋下他一个美好但早已破碎了的梦。就在对岸河坡那间苇芭房里，她对他讲起过雁娘拔毛的故事；不，她不仅是对他讲过这个故事，而且拔下过她自己的翎羽，为他遮挡风雨；可是这根翎羽太轻了，无法抵挡住时代的雷暴……

想着想着，他的眼睛湿润了。

士兵发现了他在流泪，惊异地问：“刚才在路上你还高高兴兴，到了船上咋变得……？”

索泓一含着泪花笑道：“班长，你忘了吗？我是‘风泪眼’。”言毕，他怕士兵生疑，赶忙抹掉眼泪。

士兵并没多想——因为河面上的风确实很大。

船靠岸了。船老大执意要留他俩在摆渡房喝碗枣叶茶，以解路途上的饥渴。褚大个子坐在炕沿上，和船老大拉抓起来，好像一过那条楚河汉界的银钟河，他也解除了什么压力似的，捧着大碗喝起茶来了。索泓一只喝了两口，就背着装有颜料等家什的背包，出门去了。

画墙头画的地点，离渡口旁不远。士兵隔着后窗玻璃，能看个一清二楚。他第一次向那儿看去时，索泓一已开始用扫帚扫着墙上的纸屑和尘土；第二次向那儿看去时，索泓一身旁已围满一群看索泓一画画的妇女和娃子；第三次看去时，那群围观的妇女和娃娃仍在，但索泓一本人不见了。士兵并没因此着急，因为他看见索泓一的画具背包还挂在墙头的柳树杈上。他背着枪，戴上军帽，谢过船老大的招待，慢步向街头的人群中走

来。

“那个画画的哪？”他问。

一个抱娃的妇女说：“他说去大队部找个涮笔的水碗！”

士兵刚坐在树根上，又立刻站起来：“你们大队部在哪儿？”

“那儿！”娃子们指着村子的尽头——那儿有一棵古槐。

士兵神色有些紧张，他匆匆地迈着大步向那棵古槐走去。

围观画画的妇女和娃子渐渐散去了。街头巷尾传来褚大个子的喊声：

“索泓一！”

“索泓一！”

他声音焦急而尖利。像在这平静村庄拉响了警笛。

他头上冒出了大汗，转身跑回大队部，抓起墙上的老式播棒电话，拚命地摇着。接着，他气急败坏地向河北岸的农场报告：“俺……俺……上了他的当，这狗娘养的……养的……跑了……”

过了个把月，一封地址不详的来信，摊开在农场总场政委的桌子上。上写：

场领导：

我矛盾了很长时间，才下决心离场。

原因非常简单：我看不见前途。我曾被同类看成是幸运儿，但实际上并非幸运；因为摘掉右派帽子以后，第二顶帽子又来了——“摘帽右派”。这样尾巴咬尾巴地变幻帽子，即使帽子摞成昆仑山那么高，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百姓了。

几经考虑，我离场的行为只是手续欠周，并不违反对右派的处理条例。在对右派处理的第三条上清楚地写明：允许离职自谋生活。现在，我用这封书面材料，补上我欠缺的手续。至于你们怎么看待我的离场，我现在已无暇顾及。

我在全国各地谋生的日子，绝不去偷窃——因为我认为那是无耻行为。我要靠我的双手，寻找我的生活出路。人世问善良的人多于恶者。我坚信这一点。

此外，我力争每到一个谋生码头，都给你们来一封信，以示我的生命犹存；但鉴于人所共知的原因，恕我不能奉告详细地址。

流浪汉 索泓一

×月×日

1985年12月18日脱稿